

原创



爱情泛滥

内容简介

他真是情圣吗

因为心上人太幼齿，便一心等她长大。
心上人被人“捷足先登”，伤心之余，
他依旧忍痛守护在她身边！

她到底算不算女人

怎地女人家的敏感她都没有

她看不出来他爱她吗

怎能要他当她的爱情参谋，听她和别人的情事

这两个人一个钝一个痴，

实在看不下去了，待我略施小计——

唔，就对她说他是同……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与龙共舞/迷迪著.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1. 10

(花雨. 第4辑/珠雅主编)

ISBN 7-5387-1588-6

I. 与... II. 迷...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9181 号

花 雨 (第四辑)

主 编: 珠 雅

◎作 者: 迷 迪 等

策 划: 珠 雅

责任编辑: 张秀枫

装帧设计: 杨 丹

出版发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联系电话: 0431-5638648

邮政编码: 130021

印 刷: 广州市番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1/64

印 张: 144 字数 480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一版

200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7-5387-1588-6/1·1522

定 价: (全 48 册) 216 元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 任何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
加以侵害, 一经查获, 必定追究到底, 绝不宽待。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1

“真好吃。嗯！人间美食！”

一对新人正在台上发表进入“围城”是如何幸福的高见，方紫宁却躲在角落里大快朵颐，不时发出一些不文雅的声音。台上的新人时时可见，但台下成排的美食却不是时时有。所以，她正在努力地吃。

她的举动全落入林帅宇的眼中。正在台上的新人反而没有眼前像小猪一样贪吃的女孩那样令他注目。

她有多大了？十六还是十七？要不然，动作哪会有那么坦率纯真。如果是在他生活着的，所谓的上流社会，她这种吃相会被批评为粗鲁，但他却欣赏她这种毫不做作的举止。随心所欲地活着真好！

方紫宁感到有人正在盯着她，不禁从食物中抬起头来，看过去。乖乖！眼前的男人是不是从日本漫画里走出来的，真像《妙探夫妻》里的主角义辉，不过比起义辉时常搞笑的举动，眼前的男人多了一分沉稳的气质。方紫宁看到发了呆。

她有一双坦然的大眼睛，正瞪着他目不转睛地看，

眼里只有对他的“惊艳”，没有任何企图，纯得有如山涧的流水，让人不觉放松下来。

方紫宁看到那男人眼中出现一抹玩味，才明白自己正对着眼前的超级美男子大刺刺地看。

特别声明，并不是她方紫宁好色，而是这么一位赏心悦目的大帅哥在眼前，不看多几眼如何对得住自己呢？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

“嗨。”方紫宁不好意思地向对面的大帅哥打个招呼。

林帅宇含笑地点点头。她会直直地盯着人看，毫不矫情造作，而那水灵灵的大眼睛，清澈得像山泉。

“超级万人迷！”方紫宁收回目光，喃喃道。一笑倾城其实也可以用在男人身上，不一定是红颜才会倾城。

“你说什么？”林帅宇已经来到她身边，显然没有听清她的自语。没来由的，他想亲近她，只因她明亮透澈的双眼。

“嘎！”方紫宁吓了一跳，手抚住狂跳的心口轻拍。不禁自问：他什么时候“飘”过来的，怎么她一点都没有觉察到呢？还以为是哪个“兄弟”出现了。

“是不是我的声音太难听，所以把你吓成这样？”林帅宇被她丰富的表情及可爱的动作逗笑了。

“不是啦！你的声音比张学友的还好听！”方紫宁

大大地夸奖眼前美男子的动听声音。可以肯定，如果出生在战争年代，如此会拍马屁，她肯定可以做汉奸。

“我叫林帅宇。”林帅宇向她介绍自己。他没有拿出自己的名片，直接告诉了她自己的名字。

“连名字都这么帅！”方紫宁又低声感叹。别人的老爸真会取名，哪像他老爸给她取的名字，去大街上叫一声，随时会有好几个人响应。

“我想知道你是在赞我还是骂我？”林帅宇看着方紫宁一开一合的小口戏谑地问。他居然有股想一亲芳泽的欲望。天！活了二十八年，女人在他的生命里从未占据过重要地位，他对女人一向没有非分之想。现在怎么会有摧残民族幼苗的想法。

“我没有骂你。”方紫宁直觉地叫了出来，无仇无怨的，她不可能骂他。

“那你在说什么？”

“没说什么。”方紫宁掩饰地把手中的蛋糕往嘴里送。如果让他知道在为自己的名字自艾自怨，肯定会被他笑。

“你吃这么多为什么都不长肉？”林帅宇不解地问。现在的女孩不都很流行减肥吗？怎么眼前的小女孩却拼命地吃，而且看起来还瘦得很。这个问题不该是他问的，但他却逾矩地问了。

“我爸爸也是这样说我。”方紫宁不介意地答道。

方紫宁的话惹来林帅宇的干咳，他有这么老吗？要不然怎么会令她想到她爸爸来。

方紫宁好心地拿了杯水递给他。

“谢谢！”林帅宇伸出手想要接过方紫宁递过来的水杯。

“天！你是不是艺术家？你是不是弹钢琴的？你的手比冯德伦的还好看！”方紫宁抓住林帅宇的手仔细看着，不时发出“啧啧”的声响。上天造人真的好不公平，有些人造到连出街都感到抱歉，怕影响市容；有些人却连手指都那么完美。

“很遗憾，我根本就不会弹钢琴。”眼前这女孩子不懂什么叫“男女授受不亲”吗？居然大刺刺地抓住他的手，而且他们可是初次见面哪。

方紫宁欣赏完后，才把手中的水杯交到林帅宇的手中。看着他修长的手指轻握着晶莹剔透的玻璃杯，真是优雅极了！这男人简直就是完美的代言人。飞扬的黑发，饱满的额头，浓黑的剑眉，深邃的双眼，高挺的鼻子，性感的薄唇，加上修长的身段，啧啧……

“有没有人告诉过你，你很帅。”方紫宁着迷地看着林帅宇问。

林帅宇轻摇头，他知道自己长得不错，但他从不认为这是他值得骄傲的地方。身体容貌是父母所给，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

“怎么可能没有呢？你好像《妙探夫妻》里的男主角义辉，不过，你比义辉成熟多了。我敢保证，如果你去做明星，肯定会红过刘德华。”这么俊的男人应该去做明星，让大家一饱眼福。

“义辉？”哪个家伙来着？林帅宇不太明白《妙探夫妻》是小说还是电影。

“是呀，义辉有时真的好迷人，不过有时像小狗一样好笑。”想起义辉的动作，方紫宁忍不住想笑。

“义辉是谁？”她说了一大串，他还是不明白，所以只好直接问出来。

“日本漫画《妙探夫妻》的男主角呀！不过你不会看这种书就是了。”他看起来那么成熟稳重，哪会像她一样专看一些幼稚无聊的漫画。这可是她身边的人对漫画的评语，而且大哥说得最多。每每她为漫画申冤时，却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的理由，如果主席也喜欢漫画就好了！

“我看起来很老吗？”林帅宇不禁问道。相对于她来说，自己与她可能会有“代沟”了。这可是现在的孩子最喜欢的名词。

“咳……不是的，我的意思是你这么成熟，不会看那种没内涵兼幼稚的东西了。”年代变了吗？怎么男人也开始介意起自己的年龄来了。

“既然是没有内涵兼幼稚的东西，你为什么还喜欢

看呢？”她的用词真的很有意思。

“没办法呀！看上瘾了。”方紫宁不好意思地吐吐舌头。

林帅宇被她吐舌头的样子迷惑了。那粉红色的小小的舌头看起来那么可口，不知尝起来会是什么味道？这个想法吓到了林帅宇。不会吧？他居然会为一个黄毛丫头动了凡心。要知道，有不少成熟美丽的女人诱惑他从未成功过，朋友都笑他是不是“不行”，还是“同志”，时不时会介绍一些知名医生给他。现在，她只做了个小动作，他平静了二十八年的心湖居然起了涟漪。

“喂！回魂！”方紫宁张开五指在林帅宇眼前晃晃。

“你的漫画可不可以借我看看？”林帅宇拉下在他眼前摇晃的手问。

“什么？你也喜欢看漫画？哈哈……”方紫宁大笑起来。

“很好笑吗？”林帅宇红着脸尴尬地说。要是让朋友知道他向小女生借漫画，肯定会让他们笑上三天三夜都不止。

“不是这个意思，你别想歪了。我很高兴有了一个喜欢看漫画的朋友。”真是太好了。每次她猛K漫画的时候都会被同学笑，读后也不知与谁去讨论一番，憋在心里怪难受的。现在有这么一个成熟稳重的帅哥加

入看漫画的行列，对漫画并不是没有内涵兼幼稚的而是老少咸宜的观点，应该比较有说服力了吧？

“不用这么兴奋吧？”林宇看着她发光的双眼不解地问。

“你不会明白我的心情的。知己可遇不可求。”看来方紫宁已经把林帅宇当成知己了。

“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我如何找你借书？”多么容易取悦的女孩！他林帅宇什么时候学得如此狡猾了，居然转弯拐角地“泡妞”？

“我叫方紫宁，紫色的紫，宁静的宁——有没有笔？”

林帅宇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支笔递给她。

“纸呢？”方紫宁接过笔又问。

林帅宇摊开手，作了个没有的动作。

“用这个好了。”方紫宁抽了一块台面上的白色小餐巾，飞快地写下几个数字递给林帅宇。

“你家的电话号码？”林帅宇接过看了一眼，放进上衣的口袋。

“是的，不过我要星期六日才有空。”方紫宁把笔还他。

“你在读书。”林帅宇接过笔放好。

“是呀，今年就要考大学了。”

“今年考大学？”林帅宇不信地重复。

“我已经十八岁了。为什么你们总是不相信我今年考大学。”方紫宁对天一翻白眼，每次她告诉别人今年升大，没有一个人会相信她的，难道她长得很像骗子？

“到时我打电话给你。”原来她并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小。

“好呀。”方紫宁说完又开始进攻台面上朱古力味的糕点。

看来糕点比他更具吸引力，林帅宇好笑地想。每个见过他的女人，都会被他的出色外表迷得晕头转向的，她们只注重他的外表，也不管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如果得知他的身份，她们都处心积虑地想坐上林夫人的位置。眼前的小女生对他大为赞美之后，也就还他私人的空间。

“你还在这儿？”方紫宁吃完手中的糕点，又伸手向台上的糕点时发现林帅宇还在，不在意地问，伸出舌尖卷走唇上的奶油。

林帅宇没有把她的话听进去，他的心思只停留在她粉红色的舌尖卷走唇上奶油的动作上。他突然感到唇干舌燥。天！他居然像个思春期的男孩子，只因为小女孩吐吐舌头就唇干舌燥。

“要不要试试？”方紫宁拿了食物问正在发呆的林帅宇。

林帅宇回过神来。伸出舌尖润润干燥的唇，试图

调整自己的声音，但发出来的声音却低沉沙哑。

“试什么？”

这回轮到方紫宁发呆了。他的唇型真好看，好性感哟！他润唇的动作比漫画中男主角的动作还迷人。只是不知他的唇吻起来会是什么感觉？

嘎？这个想法吓了方紫宁一跳，她什么时候变得如此好色了。要知道她可是好人家的女孩子呀！她对爱情一直都没有幻想的，更别说接吻了。她一直认为，当她要结婚的时候，找个男人谈谈恋爱就嫁了。可现在，为什么突然想到吻眼前的男人？但是，他的唇真的很好看！看起来秀色可餐的——不会吧？秀色可餐一般都是用在女人身上的吧？！

林帅宇看着她正盯着他的唇发呆，脸上的表情变化万千丰富极了。

“那我就试试了！”话说完，在方紫宁还未反应过来的时候，他的唇覆上了她。让她想后悔的机会都没有。第一次，他在公众场合这么失控。

老天，她方紫宁今年行什么好运了？老天爷居然厚待她，让她心想事成？！天！我只是比别人多一点善良和诚实而已，也用不着如此奖励我吧。

林帅宇的唇辗转摩挲着她柔嫩的唇瓣，她的唇有如花瓣般细腻香甜得他令着迷，他伸出舌头细细描绘着她的唇型，轻轻地吸吮、慢慢地啃咬、细细地品尝。

原来接吻真是如此美好，只是唇与唇之间的接触就会带来如此舒服的感觉？怪不得漫画中总是出现这个画面。方紫宁舒服地轻叹一声，抬起手环住林帅宇的颈，等待他给自己更多的欢愉。不可否认，她喜欢这个吻。

林帅宇原以为自己会得到五个手指印，没想到得到的是更多的迎合。她的轻叹让他的舌头渴求更深接触地探进她的口中，缠住那令他痴迷的粉红色舌头共舞。

“这就是接吻呀？”方紫宁在得到呼吸的空间时在第一个句话的就是这个问句。

“喜欢吗？”他声音沙哑地问。林帅宇以为她至少要表现得矜持，毕竟他们是第一次见面，而且没有经过她的同意就冒犯了她，没想到她一开口就是这句话，真是与众不同的小东西。

“我好喜欢！”方紫宁推开林帅宇站好，对着他毫不矫情地认真道。虽然父母说过，女孩要矜持。做人要诚实。所以，如果她说不喜欢，那么就是不诚实；如果她说喜欢，那就是没有女孩子人家的矜持了。大人们的话好矛盾，她决定选择诚实。

坦白可爱的小东西！林帅宇对着她认真的表情笑开了。

“我说真的！”他的笑是什么意思，不相信吗？还

是她这句话好笑？她只是陈述心中的想法呀，没有什么不对，也没有什么好笑的。她只是对自己诚实而已。

“我知道。”

下一秒，他又吻上了她的唇。既然她好喜欢，那么他很“君子”地投其所好了。

这一次，方紫宁有样学样地伸出舌头，沿着他的唇线游走。她学东西一向很快的，舌头滑进他的口中触到他的牙齿。正在思考下一步该如何做的时候，林帅宇的舌头已经缠上她的。

到最后，林帅宇不得不推开她。这个清纯的小女妖，几乎令他失控了。想不到她竟然如此轻而易举地挑起了他的欲望。

“你不喜欢我吻你吗？”方紫宁有点伤心地问。

“不是。”林帅宇还在努力地平复自己的欲望。

“一定是我表现得太差劲了，等我学好了再吻你。”如此好看的唇尝起来真的好好味，只是，他的主人显然反对她的接触。

“不可以。”林帅宇失控地低吼出来。听到她后面的那一句话，让他忍不住的生气。

“我学好了还是不可以吻你吗？”方紫宁委屈地问。他可以未经她同意就吻了她，虽然她也不反对。那么她为什么不可以吻他呢？现在可是男女平等的社会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可以教你，并且提

供你免费实习的机会。”真有点像大灰狼在引诱小红帽。

“真的？”方紫宁高兴得几乎跳起来。那她就可以时常吻他当练习了。哈……哈……太好了！方紫宁不由得抽了条餐巾捂住口，以免自己出洋相地流口水或大笑出来。

“紫宁，你怎么躲在这？”有人过来把方紫宁拉走。

“记得你说的话喔。”方紫宁一边走一边回过头来对林帅宇说。

“当然。”林帅宇笑着给她一个肯定的答复。

2

双休日不知是好还是不好，呆在家里又无所事事。如果可以选择，方紫宁宁愿上学。

“女儿，陪老爸下盘棋如何？”方父对正在发呆的方紫宁说。

“老爸，别强人所难了好不好？”她不喜欢和老爸下棋，这令她没有自信。因为从小到大她都没有真正赢过一次。赢也是老爸故意让她的。

“没大没小。”方母过来娇嗔道。

“女儿，你不去拍拖？”方父小心翼翼地问。他一向不是个严厉的父亲。

“您真是的，女儿才这么小就教唆她去拍拖。老爸，您为老不尊。”方紫宁没好气地对方父翻翻白眼。真不知他老爸心里想的是什么，不都说老爸比较疼女儿的吗？为什么他这老爸总是希望她快快走路？难道她不是老爸亲生的？

“我是为你着想。”做老爸的被女儿这样说，真是太没有面子了。

“老爸，难道我不是你亲生的？”方紫宁疑惑地问。话还没说完，方紫宁的头上就挨了一记。

“这你笨小孩。”方母好气又好笑地说：“你老爸当初追求我的时候吃了不少你外公的苦头，所以生下你他就说要从别人家的男孩身上讨回来。只可惜……”

“只可惜什么？”方紫宁笨笨地接话。

“只可惜女儿没有遗传到我们的优良传统，没有招蜂引蝶的本钱，真是令你老爸大失所望。”方母一本正经地说，肚子里却早笑得肠子打结了。

“老婆，我也是。”方父一唱一和地配合方母。

士可忍，孰不可忍，想她方紫宁虽然不是国色天香，但也不会像两老说的那样不堪吧，至少有很多男孩子说她可爱。如果方紫宁知道“可爱”可以解释为：

可怜没人爱或是可恨不敢爱的话，她就不会这么理直气壮地说出来了。

“也只能怪你们的制造能力太差。”方紫宁没好气地拿起电视遥控器打开电视。

“紫宁，你的电话。”方父举着电话叫，是男孩子哩，看来他的愿望很快就会实现了。

“谢谢！”方紫宁接过电话。

“喂，我是紫宁。”

“我，林帅宇。”电话那头传来他简洁的回答。

“是你呀。我以为你已经忘了要借书这一回事。”事隔一个月，她以为他忘了说过的话，也认为他只是随便说说，哪有大男人还会喜欢看漫画的？才说完，她的注意力随即被电视上的颁奖典礼吸引住了。

“出来好吗？我在门口等你。”她的声音听起来好像有那么一点点不在乎。是不是他在她心中并不具任何影响力呢？这个想法令林帅宇不悦起来。不见她的日子，他发觉自己无法不想她。一向心如止水的他，曾几何时学会了牵挂一个人？天！他渴求以后的生活有她的照亮，让生命变得更有意义。

“什么，这么快？”她真有点舍不得电视上的俊男呀。转念一想，电视上的帅哥可没屋外的帅哥赏心悦目！方紫宁以最快的速度回房把十集《妙探夫妻》打包，看看身上的牛仔裤 T 恤还可以见人，就直接出门

了。

“这个给你。”方紫宁把手上的书交给正倚看车门的林帅宇。准备再回去看电视。

“你有什么急事吗？”林帅宇捉住方紫宁的手臂问。

“我想进去看电视。”方紫宁回过头来说。

“看电视？”林帅宇被她打败了，只为天天都可以看的电视？！

“看电视有什么不对吗？”方紫宁不解，他为什么看起来好像很生气。

“去吃自助大餐如何？”既然她的心往里飞，那他只有抬出一个可以令她留步的理由来。真可悲，他林帅宇居然在跟一台电视机争一个小女孩子注意力。

“自助大餐？！”他的提议令方紫宁两眼发光。

“上车吧。”看着她发亮的双眼，林帅宇极力忍住笑意。看来，她真的很好拐。

“我要先进去换件衣服。”方紫宁拉拉身上的T恤道。

“不用了。”

这时候方紫宁才发觉林帅宇没有穿西装，只是一身休闲打扮，这让他潇洒得要命。

“原来你也穿得这样休闲。”方紫宁钻进车。

“你的车子很好。”方紫宁对着他的车东摸西摸的。她家只是小康，方父跟方母都不向往大富大贵的生活，

家里只有一架日本的小甲虫，平时上学她都得自己搭公车，从未坐过这么好的车子。

林帅宇无奈地看着方紫宁，她的心思没有一刻是放在他身上的。亏他这一个月想她想得如此辛苦。不过，如果她不像他想她那样地想他，那么他会利用自身的优点达到他想达到的目标。他只求可以令她坦然而无波的双眼染上爱恋的情愫。

“有没有进步？”林帅宇突然冒出一句令方紫宁摸不着头脑的话来。

“什么有没有进步？”孔夫子教导，做人要不耻下问。所以方紫宁谨遵孔夫子的教诲，直接把不明白的话问了出来。

“我是说你的接吻技术。”林帅宇悠闲地以手肘支着车座，手掌托着头侧过脸问。

“这个呀。”方紫宁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有没有进步呢？”看来只能用色相诱惑。真可悲！他林帅宇居然得用这种不入流的招式？

“你都没有让我实习。”方紫宁委屈地说。视线停留在他性感的薄唇上，这才惊觉自己多么怀念他的唇。

“现在给你机会了，可别不珍惜。”得了便宜还卖乖就是这样的啦！引诱成年少女不知会不会犯法。

“真的可以？”方紫宁的表情与有大餐吃如出一辙。

林帅宇点点头，突然觉得自己是一道菜。

方紫宁双手撑着座位，小心地凑过去，轻轻地贴上林帅宇温热的唇。真的很好味呀，比她以前品尝过的任何美食都好，而且好像百吃不厌的耶！

方紫宁伸出舌尖细细地描绘他的唇型，然后溜进他的口中。她一向好学，而且学东西特别快。现在应用的这些都是从林帅宇身上学来的。

林帅宇忍受不了她轻柔的细吻，长臂一伸，把她揽进怀中，一手托住她的后脑，结结实实地侵犯了她的小嘴。把一个月来的想念全部倾注在这一吻上。

如此深切的想念令林帅宇吓了一跳。母亲说得没错，他要么是一辈子不谈恋爱，要么就是全情投入不可自拔。

“你是不是去了法国公干？”唇舌得到说话的自由后，方紫宁的话又令林帅宇一头雾水。

“为什么这样问？”林帅宇不明她话中的意思。

“要不然为什么你的吻变得跟法国长吻一样热情？”方紫宁呆在他怀中不自觉。

“你知道法国的吻很热情？”原来她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

“别以为我是笨蛋！”方紫宁晃晃拳头示威，只是不具什么威胁效用而已。

“我去了日本。”林帅宇把她的拳头展开来，与自己的十指交缠在一起。

“有没有看日本的樱花，书上描写的樱花雨真的好美！”方紫宁一脸向往。皆因那些作家把樱花刻画得入木三分，美得好像进入人间天堂一样，加上那些摄影师把樱花拍得让人有如身临其境地逼真，所以令她对樱花痴迷。

“喜欢日本？”

“我喜欢日本的樱花。”虽然她讨厌日本，但并不是全部，对日本的先进科技产品，日本的帅哥美女，日本的温泉和樱花，她绝对不会排斥。

“现在是樱花开得最灿烂的时候，想不想去看看？”

“想是想，但去不了呀。”方紫宁沮丧地说。

“如果下次我要再出去公干，带你一起去如何？”反正再过一个星期他又要去，这一次最好能把她引诱了一起去，免得受这种之苦。更可悲的还是自己单相思，“可我要上学呀，而且今年就要升大了。”方紫宁更沮丧了。他看起来很有钱的样子，带上她应该不会太困难，如此好的机会她居然没能赶上。

“就一个星期，你的功课可以来问我。”

“真的？”她眸中的光彩重现。空气真是清新！世界真是美好！林帅宇真是帅毙了！

“真的，只是必须经你家里人同意。只是不知你家里人会不会同意你不上课去旅行，而且是跟一个认识不久的男人去。”

“这个没问题，我以前总是缠住老爸去日本看樱花，但他却让我自己存够钱一个人去，别烦他。他说他誓不踏入日本鬼子的国土一步。”

“有没有护照？”林帅宇又笑了，她的父亲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没有。”方紫宁直截了当地告诉他。

“身份证给我。”

方紫宁把身份证交给他，这才发觉自己的手被林帅宇紧扣着。

樱花，我们相见的日子指日可待了。

“你这么容易相信别人？”林帅宇扬着方紫宁的身份证难以置信地问。

“难道你不可信吗？”方紫宁不明白他为什么给自己的人格抹黑。

“你觉得我可信？”林帅宇挑高眉问。

朋友间没有什么信不信的，能做朋友就一定要信任对方，要不然，互相猜疑的朋友还不如不要做。她从来都相信人性的善良，世界并不是真有那么多的坏人，只是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防线，这使人与人之间开始保持距离。真诚可以打动人心，触摸到人原本善良的本性，只是，大家都忘了去做而已。

“我觉得你像我哥哥一样可信，虽然他有时喜欢欺负我。”方紫宁没有什么心眼地说。

哥哥？林帅宇真是无言问苍天。他可不是为了让她把他当哥哥才对她那么用心。

“你确定是像哥哥？不是其他？”林帅宇不死心地问。

“我现在觉得你有点像老爸了，这么啰嗦。快开车啦，自助大餐在等着我们！”方紫宁投给他一记卫生眼。

林帅宇没好气地帮她扣上安全带。如果把他当哥哥又岂会让他吻她？少根筋的女孩，要让她开窍还真是一件困难的事，不过也颇具挑战性，但接受挑战前提是。他没有被她气得发狂。

他可以等，等她长大，等她接触爱情，等她明白他对她的爱恋。他会让她在感情上慢慢成熟。她还小，他又何必急呢？

方紫宁侧身看着开车的林帅宇，连侧面都这么俊！看帅哥真是人生一大享受。

“怎么不说话？”遇上红灯，林帅宇转过头问。她绝对不是个安静的孩子。

对方紫宁充满赞赏的坦率大眼。未知何时，这双大眼睛的主人才会懂得害羞呢？

“你开车的时候很认真，好帅！”方紫宁从来都不会吝啬给别人赞美。

帅又怎样？你都不会珍惜，一味地糟蹋我的真心，

还少根筋地把我当哥哥。林帅宇无奈地把车开了出去。



“老爸，你打个电话给我班主任，说我需要请一个星期的假去外地看病。”吃完晚饭，方紫宁先跟老爸打个招呼。

“你有什么病？”方父放下手中的报纸，紧张地问。

“是呀，你有什么病？为什么不跟我们讲呢？”方母也焦急地问。

“我有相思病。”方紫宁一本正经地说。

“我的女儿终于有人看上了！”方父松了一口气，又开起玩笑来。

“谁那么倒霉让我妹妹看上了？”方紫宁的哥哥方霖也来糗她。说实话，他的妹妹是美人一个，只是太迷糊，而且少根筋。她会把别人的特别关怀用朋友的情谊来解释，很多男孩子都受不了地转移目标，不敢去爱上她。爱上她简直就是自讨苦吃。

“我对日本樱花有相思病。”方紫宁受不了地大吼。

“河东的小母狮吼起来还真厉害。”方霖掏掏耳朵说。

“死女囚，想害你老妈耳聋啊。”

“一句话，你帮不帮我打电话给班主任？”方紫宁问。问得很有黑社会的气势。

“你存够钱了吗？你一个人去我们可不放心。”方父开始正经起来。

“钱不是问题。”她已经找到可以敲诈的人了。

“要不然让方霖陪你一起去好了。”方母也说，玩笑归玩笑，她毕竟还是不放心的女儿一个人出国。

“和他一起去看樱花，我宁愿留在家里看四面墙。”方紫宁对方霖做了个鬼脸道。

“你有伴去吗？”方父又问。

“有啊，你只管帮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其余的不用你们担心。”

“你的朋友可不可靠？”方父又问。

“百分百可靠，你放心了，老爸。”方紫宁打个呵欠准备上床去会周公。

“早晨。昨晚睡得可好？”

方紫宁刚下楼，迎面来的是林帅宇的问候。

“早晨，你不用上班吗？”方紫宁很惊讶林帅宇会一早出现在她眼前。

“送你上学。”林帅宇打开车门让方紫宁上车。

“我还没吃早餐呢。”方紫宁上了车，得寸进尺地说。

“我们先去吃早餐。”林帅宇发动车。

“公园里有早餐吃？吃树叶还是吃空气？”方紫宁

一边下车一边戏谑地说。早晨的公园，有几个老人在打太极，还有些在跳健身舞。

林帅宇不理睬他的戏谑，从车后座拿出一个小篮。一手提着竹篮，一手牵着方紫宁的手向树荫下的石台石凳走去。

“是什么好吃的？”看到他提着竹篮，方紫宁兴奋地问。

拉她坐下来，林帅宇揭开盖在竹篮上的餐巾。

“哇，桂花糕，还有红豆糕。”竹篮内摆着各式点心，方紫宁开心地想要伸手取美食，却被林帅宇抓住了手。

“干什么？”方紫宁火大地问。阻拦她享受美食者，一律杀无赦。

“老师没告诉过你吃东西之前要洗手吗？”林帅宇用湿纸巾给眼前的馋猫擦干净手。

“我只知道不干不净，吃了没病。”手得到自由，方紫宁立即向食物进攻。坐在树下，吹着轻柔的春风，呼吸着清新的空气，看着刚盛开的娇嫩花朵，听着清脆的鸟鸣，看着赏心悦目的帅哥，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品尝着人间美食，唉！人生最大的享受不过如此罢了。

“你为什么不吃？”方紫宁问正在看着她狼吞虎咽的林帅宇。

“我吃过了。”林帅宇开了罐可乐递给她。

方紫宁把剩的最后一口点心塞进林帅宇的口中，才腾出手去接可乐。她知道自己的样子一定很好笑，两手都拿着食物，像个贪吃的懒婆娘一样；也知道自己的仪态很差。但没办法，在他面前她装不出斯文来，总是很随性地“为所欲为”。而且这些食物太美味了！如果家人看到这一幕责备她，她大概可以高唱：“我承认都是美食惹的祸……”

喝了一口可乐把口里的食物咽下去，抬起头来，方紫宁发觉林帅宇的嘴角沾有少许奶油。直觉的，她俯下头，伸出粉红色的舌尖拭去他嘴角的奶油。

林帅宇被她的动作撩拨得倒抽了一口气。在她的红唇离开之前托住她的后脑，把红唇又压回来，辗转地把她引发的热情全部倾注到她口中。

嗯！虽然桂花红豆糕很美味，但比起林帅宇就逊色多了。她绝不会介意转换口味。

林帅宇放开她的唇，然后又再在嘴角印下数吻才扶她坐正。

“我觉得你比桂花糕还美味。”方紫宁一言惊人。

“我是不是要表现得很荣幸呢？”林帅宇被打败了。

“不用了。我只是实事求是而已。”吃完早餐，方紫宁才惊觉自己还要去上学。一看表，心知不妙。

“惨了，要迟到了。”她慌张地站起来把台面上的

东西收拾好。

“我们现在过去，最多迟到十几分钟。”只顾看着她，林帅宇也忘了时间。她总能令他忘却一切，只静静地看着她就足够。

“不去了，当着几十个人的面进教室真是太丢脸了。”当着几十个人的面进去，丢面子事小，后果严重到难以想象才事大。

“谁都会迟到，没什么丢脸的。”林帅宇又哄又骗的。

“我不要去，几何课的高老头可是出了名的严厉，让他捉到迟到，就吃不完兜着走。我不想被罚洗厕所。”以前看到许多同学被他罚洗厕所，没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只会笑，正所谓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现在风水轮流转，想不到她也有这么一天。想到自己要成为同学口中的“所长”，她打死也不去了。

“洗厕所？”林帅宇不禁回想自己的学生时代，好像罚洗厕所也是常有的事，只是从未发生在他的身上就是了。想不到这高招一直沿用到现在，而且好像还很管用。

“你帮我打个电话给班主任，就说你是我哥，告诉他我病了，要请假。”左想右想，只能用这最差的招数，也是同学最经常用的绝招——请病假。不过不经常生效就是了。她方紫宁第一次用应该会管用吧？

“这样不好吧。”林帅宇犹豫着。

“快点啦！”方紫宁不依地扯着他的衣袖叫。

林帅宇不情愿地掏出手机，按方紫宁说的拨了号码。

“你好，是王老师吗？……是这样的，我家紫宁有点不舒服，需要请一个上午的假……麻烦你了……再见。”

“王老师没有问你是谁吗？”方紫宁紧张地看着林帅宇，很奇怪请假会这么顺利。

“没有。”

“奇怪，要是以前有同学电话请假，他一定再三审问的，就怕是学生假冒家长打电话请假。”有个太精明的班主任真是她们的苦难。而做她们这些精灵鬼的班主任，才真叫考验呢。

林帅宇白了她一眼。

“我可是第一次请假，所以他才会这么爽快地答应，我一向是个好学生。”方紫宁一边把没收拾完的东西收拾好，一边自语。

林帅宇只是用怀疑的眼神瞟了她一眼。

“我发誓，我方紫宁所说句句属实。”方紫宁举起手道。

“我要去上班了。”林帅宇站起来。

“你是不是不开心？”方紫宁提着竹篮跟上去问。

“没有。”

“我保证，以后绝不会为难你帮我说谎。”像林帅宇这么优秀的人，应该从来没有说过谎话吧？他看起来好像有点生气了。

“上车吧。”林帅宇上了车对方紫宁说。

“你去上班，我上车干嘛，我要留在这儿玩。”方紫宁把竹篮放进车内，取出自己的书包。难得偷到半日闲，她可要好好想想该怎么消遣。

“上车。”林帅宇又重复了一次，声量提高了不少。

“干嘛，上车就上车，用得着这么大声吗？”方紫宁咕哝着上了车。平时他对她说话都很温和，现在声调突然提高了好几度，听到她耳中就不好受了。

“你带我这来干什么呢？你不怕被老板炒鱿鱼呀？”车到达目的地——“中日集团”，她不明白为什么要来这里。

“跟我来。”林帅宇头也不回地一手捉住正想开溜的方紫宁，把她的手握在掌中。

“唉！”方紫宁自认倒霉地任他牵着进去。真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容易读懂她的心思。先严正声明，是他强带她进去的，如果有什么后果，可怨不得她方紫宁。

“早晨，总裁。”进入大门，前台接待员弯腰向林帅宇问早，只是一双眼不由得停在眼前的小女生身上。

老板打哪里拐来的小女生？

总……总裁？没有听错呀，因为又有人向林帅宇问早了。偷偷地打量了他一眼，现在的他，好像与平时不同了，虽然不是板着脸的，但严肃了好多。认真的女人最美，认真的男人也很帅嘛。

“中日集团”是跨国企业，庞大得令人难以想象。方紫宁一直以为“中日集团”的总裁会是一个“聪明绝顶”、“腰缠万贯”的老头子，没想到会是眼前的年轻帅哥。真不可思议！

一路上都有人向林帅宇问早，但视线都集中在方紫宁身上。不明白老板怎么会拐个小女生来办公室，而且看那小女生的穿着还是学生。

“合上你的嘴，苍蝇飞进去了。”林帅宇提醒吃惊的方紫宁。

方紫宁直觉地闭上嘴，当她回过神，人已经在他办公室了，如此光鲜的办公室如何会有苍蝇？方紫宁这才发现自己上当了。

“坐下来看你的书。”林帅宇在自己的位置坐下，指着办公桌前面的椅子对方紫宁说。

“我可不可以四处参观一下。”方紫宁讨好地低声问。如此气派的办公楼，不四周看看如何对得住自己。

“不可以。”林帅宇简洁有力地给她一个肯定的答复。让她到处走，不知会惹出什么祸来。

“真小气，看一看又不会亏的。”方紫宁细声嚷嚷。但抱怨归抱怨，人在屋檐下，哪能不低头。乖乖地坐下来拿出书温习，可是这种环境下她怎么也静不下心去看书。

偷偷地瞄了林帅宇一眼，发觉他正认真地批阅文件。她轻轻地站起来准备溜出去看看。

“你去哪里？”林帅宇头也不抬地问。

“我……我口渴了，我想出去喝水。”这个理由够充分吧？

“在那边。”林帅宇指指办公室的另一边的茶水间对她说。

“哦。”方紫宁只有不情愿地向他所指的方向走去。有钱人真是奢侈，一个人就要一个茶水间，真是浪费资源。方紫宁一边走一边抱怨。

林帅宇看着她的背影想笑。她想做什么他岂会不知道，不过他可是把她吃得死死的。

方紫宁进入茶水间，用不着这么大的茶水间吧？真是浪费，就连茶杯都好像很特别。心不在焉地拿了个杯子接水，没拿好的杯子“当”的一声摔下来。她直觉地蹲下来伸手去捡碎片，却被破损的边缘划伤了手指，呆呆地看着鲜血涌出。

“啊！”当方紫宁意识到自己流血叫出来的时候，林帅宇已经来到她面前，抓起她流血的手清洗干净，

再从柜子里找出药箱，给她的伤口上药，动作一气呵成，非常连贯。

“你比我哥还好！”对着正在为她包扎的林帅宇，方紫宁由衷地说。每次她割到手或什么的，方霖虽然会帮她包扎，但他边包扎边笑她笨得像猪。

“我不是你哥。”林帅宇提高声量说。她今天已经两次说到他像大哥了，他一点也不稀罕做她大哥。

怎么了？她知道他不是哥哥呀，只是打个比方而已。她在赞他呀，怎么反被吼了？方紫宁想不明白地低下头。

“你先出去。”看到她委屈的样子，林帅宇不忍地放柔声音道。

方紫宁乖乖地出去，留下林帅宇清理现场。

不一会，林帅宇由茶水间出来，手上拿了一杯水。无言地把手上的水杯放在方紫宁面前的台面上。

“对不起。”方紫宁低声说。

“为什么说对不起？”在他记忆中，她好像并没做错事。

“对不起打烂你名贵的杯，对不起要你浪费宝贵的时间帮我包扎，对不起要你清理现场。”方紫宁站起来说。他茶水间的茶具看起来非常名贵，搞不好还是古董；而且要他浪费宝贵的时间去帮她包扎伤口；还有，高高在上的他可能极少抓扫把吧。

“你以为我会介意吗？”林帅宇无奈地问。他只是不满她把他当哥哥罢了。

“谢谢你帮我倒茶。”说了这么多他应该气消了吧？方紫宁抬起头来看他，看是否已经雨过天晴了。

他不应对她抱太大的期望，他说过要耐心地等她长大，看着方紫宁一脸怕怕的表情，林帅宇不禁轻笑开来。所有的不满全化为上扬的线条。

“你笑的时候特别帅。”意思就是你别板着一张扑克脸。

“我没有生气。”林帅宇听懂她的话中的意思。

“我就知道你最好了。”方紫宁开心地抱住林帅宇的颈，踮起脚用额头抵住他的额头，这是她经常对老爸及大哥做的动作。

“咳……咳”门外有人干咳了两声。

方紫宁转过头一看，门口正站着一个人年轻的男子，手上托着文件。看他的样了应该不是送文件的，倒像来看戏的。难道这里有什么好戏看吗？

“唐悦，你最好有理由解释你的不请自进。”林帅宇危险地盯着门口的男人。

“我来送文件，没想到打扰到总裁你的好事，请继续，我会自动消失。”唐悦一脸看好戏的表情。听说总裁拐了个小女生回来，真是天大的新闻，林大老板可是从不与女人扯上任何关系的，现在居然有这么大的

进步，把女生带到办公室来了？他不掺一脚如何对得起自己呢？

“何时需劳唐经理亲自送文件，这可是唐经理秘书的失职，我应该考虑给你换个好秘书。”

“你知道的，做上司的要体恤下属嘛。”唐悦涎着一张脸，一语双关地说。

“我赞同你的观点。”方紫宁开口说。

“谢谢你的支持。可否请问小妹妹叫什么名？怎么让我们总裁拐到这儿来了？”唐悦向他目前最感兴趣的方紫宁问。

“第一，我不是小妹妹，我叫方紫宁；第二，我不是帅宇拐来的，我们是好朋友。”方紫宁发表声明。

“你的穿着应该是坐在教室里听老师的之乎者也，而不是在办公室里的吧？”不理睬林帅宇的目光，唐悦不怕死地捋着虎须继续说。

“因为我……”她能说因为迟到了，所以请病假逃避现实吗？方紫宁一脸的窘相。

“不用理他。”林帅宇截断了方紫宁的话。放开她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

“这文件是给你过目的。”唐悦把文件放到林帅宇台面上，然后顺带地在办公桌前面的坐下来，盯着方紫宁。

啧啧！林总裁的目光还真是不赖，眼前的小女

孩清丽脱俗，尤其是那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纯真可人。原来，总裁不是不喜欢女人，而是喜欢那种清纯得像糊涂蛋的女生。看着方紫宁不染风情的大眼睛，唐悦可以预想林帅宇的爱情路会走得很艰难。

“我想唐经理最近比较空闲，是否需要去美国巡查一下那边的业务。”林帅宇悠闲地开口。

“总裁，你滥用职权。”唐悦扁起嘴指控林帅宇，那表情真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如果有一天唐悦失业，到演艺界再就业是他的首选。

“你不喜欢出国呀？”看到唐悦委屈的表情，方紫宁的同情心大起。

“嗯。”唐悦像个小男孩一样用力地点点头。

“那就叫你们总裁另派人去了，别伤心。”方紫宁拍拍他的背安慰他。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唐悦都快流泪了，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的伤心。

唐悦连忙用手捂住脸，就怕让方紫宁这个爱心大使看到他的笑脸。

“唐悦。”

“帅宇。”

林帅宇和方紫宁带警告的声音同时响起。林帅宇警告唐悦适可而止，别惹到他不爽。方紫宁警告林帅宇别太过分，唐悦已经够可怜了。

“乖，男子汉大丈夫。别哭了。”基本上，方紫宁

把唐悦当三岁小朋友哄了。

唐悦终于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了。

“你……你欺骗我。”看到唐悦漾开的笑脸及张大的口，方紫宁生气地指控他。

“我可没说我在哭呀。”唐悦无辜地说。

“你……你太过分了。帅宇，你应该派他去非洲巡查业务。”

“我们那边没有业务，不过，我会考虑由唐经理拓展那边的市场。”林帅宇靠向椅背道。眼前的小女生平时迷迷糊糊的，但发起火来还真不简单。

“我很忙，失陪了。”唐悦赶紧溜之大吉。做人要懂得适可而止，要不然，只会给自己招来数不清的麻烦。

3

时间怎么过得特别慢？方紫宁第N次看了看闹钟。没办法，第一次坐飞机、第一次出国、第一次看樱花，这么多的第一次，叫她如何能入睡。

东边才刚泛起鱼肚白，方紫宁就起了床，打点好

一切。

林帅宇如时到达。

“干么在这儿等？不是说好到时给你电话的吗？”林帅宇下了车接过她手上的行李交给司机，一边数落方紫宁。

“我睡不着嘛。”方紫宁看到神清气爽的林帅宇觉得很碍眼，自己因为兴奋而睡眠不足，所以看不惯林帅宇神采飞扬的模样。

“为什么？想我？”林帅宇不正经地试探。

“你有什么好想的。”方紫宁不以为然地说，一边钻进车里坐好。

“吃早餐。”上了车，林帅宇把早餐交到方紫宁手中。真是不解风情的小东西，林帅宇不由得对天翻白眼。

“谢谢！”方紫宁接过。YEAH！又是她最爱吃的糕点，“你哪里卖的？”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她找了好久都没有哪间店有这么棒的糕点，唉！美食可遇不可求。

“自家生产。”

“哇！自家生产？那你不是经常享受美食吗？”方紫宁真的好羡慕他。人生无非是吃、喝、玩、乐，其中又以吃为首，在方紫宁的认识中，人生就是这样。

“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林帅宇模糊地回答。

“你的意思是我可以到你家吃白食？”方紫宁不确

定地问。世上竟然有这等好事！不过如果是发生在林帅宇身上就不容置否了，他多的是钱嘛！

“白吃白住都没问题。”这次，林帅宇给她一个肯定的答案。

“万岁！”方紫宁兴奋地喊。

到了机场，办完手续，他们顺利登机。

“原来坐飞机是这样的。”方紫宁自言自语地说。跟坐 BUS 差不多啦，只不是 BUS 上没有如此美丽可人的空姐服务就是了。

“不然你以为会是怎样？”林帅宇被她的话逗笑了。这小东西，从来都不会藏拙。也因为这样，他才会让她轻而易举地偷走了心。

“我没以为怎么样。”方紫宁理所当然地拉过林帅宇的手绕过自己的肩，头枕上他宽阔的肩膀准备补眠。好舒服！方紫宁转眼间就去会周公了。

林帅宇低头细细地审视她的睡颜，如此纯真可人的小东西，也许她不会太早明白他的感情，但他可以等，一直等下去，等她明白他的心。

“先生需要点什么？”空姐推着餐车过来问。

“暂时不需要，谢谢！”林帅宇轻声说道。

轻拂开方紫宁滑落在脸庞的头发。她留的是及肩的碎发，令她看起来充满青春活力。

难言的情愫涨满胸膛。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林

帅宇就被深深地吸引，原来纯真还是存在的，只是已经太少。

自幼生活在豪门，看惯了大家闺秀那像机器人的举止，斯文、大方、得体，这就是她们约束身心得来的评价，只是这评价对她们没有什么实用性。上流社会的人，每个人脸上都有一副精致的面具，他永远无法知道面具下的真实面。

他看透了，也看腻了。他在想那些说爱他爱到心碎的女人，是否只为他身上的光环。他总在想，如果有一天他破产了，也毁容了，她们还会不会叫爱他爱到心碎？他不敢轻易言爱，他不相信世上真的会有可歌可泣的爱情，那些只是在小说中才会出现的，用来骗骗小女生。可当他第一眼看到躲在角落大快朵颐的方紫宁的时候，二十八年来平静的心居然起了涟漪。爱情小说没写错，原来真的会有一见钟情这件事。



第一眼看到如云如雾的樱花，整个人都醉了，心也飞上了枝头，感觉到自己也是枝头上成千上万的花中的一朵，变得轻盈起来。霎时间，感动竟盈满心中。

方紫宁完全被眼前的花海迷惑了。那雪白的樱花，粉红的樱花，让她一下子感动起来。世界原来可以如此的纯洁温馨！没见过樱花的人是体会不到那种感动

的。

现代人总是叫着感动越来越少，那只是大家没有用心去体会，有时一件很小的事，或是很渺小的东西，可能也会触及你心房的最柔软处，会让你感动得不能自己。用心去体会吧，可以感动的事物就在你身边！

风吹过来，樱花瓣随风飘落，落在她的黑发上，落在她的睫毛上，刷过她的红唇，穿过她张开的手指缝滑落在草地上。不湿衣的樱花雨啊，原来真的可以令人痴迷，令人沉醉，令人忘却凡尘里的一切，只用心去感觉那美丽。

方紫宁随着飞舞的花瓣舞了起来，感觉自己变得像风中飞舞的花瓣那样轻盈随意。

忽然，十数架相机有默契地闪起来，捕捉花仙子误闯凡间与樱花溶为一体的珍贵时刻。

林帅宇只是静静看着在樱花中起舞的人，而忘了举起手中的相机。那与樱花共舞的人儿深深地震动了他，他为她的感动而感动，从来没有什么时候比这一刻让他觉得樱花很美，很美，只因樱花取悦了他的所爱。

舞累了，方紫宁才停下来，蹲在地上看着一地的花瓣，那些花瓣就像在地上铺了一片雪白的天然地毯。她甚至不敢踏上一步，只怕破坏了这美丽的天然地毯。

“我们该回去了。”林帅宇提醒发呆的方紫宁。

“可是，我不忍心踏碎这些花瓣。”方紫宁迟疑地说。才与她共舞过的花瓣，她如何忍心去伤害它们，虽然那些只是花瓣，但在方紫宁的心中，它们是有生命的。

“要不要学学林黛玉葬花呢？”林帅宇戏谑的问。大步过去，将相机由胸前往背后一挪，弯腰抱起方紫宁。

“帅宇，以后每年我们都来看樱花，好不好？”环着他的肩颈，方紫宁满是期待地看着林帅宇。

“好。”林帅宇给她一个肯定的答复，让她安了心。

一路上，不时有飘落的樱花落在他们的身上。那种情景真的好像走进了惟美的小说中，飘落的樱花瓣就像上天洒下来的美祝福。

“先生，请等一等。”有人追上来用日语叫住林帅宇，打破了这宁静的气氛。

“什么事？”林帅宇同样用日语问。

“我想问问两位是否有兴趣进军娱乐界。你们很有条件，请认真地考虑考虑。”

“对不起，我们没有兴趣。”林帅宇一脸兴趣缺缺。

“这是我的名片，这是我刚才为你们拍的相片，你可以先看看相片，我相信你们绝对可以成为影坛新秀。”日本男子递出名片和相片。

方紫宁就算不懂听日语，但由那个人的手势也猜

到他要给他们东西，她直觉地伸出手去接了过来。

林帅宇没有理睬日本男子的利诱，断续向前走。

“你好了不起哪！居然会说这么流利的日语，我连一个字也听不懂。”方紫宁吐吐舌头道。以前真是小看了他。

林帅宇笑而不语地把她放进车中。

“你们刚才说了什么？”方紫宁又问。

“他问你想不想进军日本影坛。”林帅宇一边取下相机一边道。

“我这个样子也能进攻日本影坛？”方紫宁不可置信地看看自己平坦的前胸。要知道，日本的女星有很多都是靠写真集打出名堂来的耶。比起阿香的富士山来，她方紫宁真是新机场的起跑道。

“不要妄自菲薄。”林帅宇根本就没有听懂方紫宁的话中话。看着方才接到的相片顺带安慰方紫宁。专业人员拍的照片果然特别出色。

“妄自菲薄？我这是实事求是。我这种身材在日本是混不开的。相信任何男人都喜欢富士山多过平原。”方紫宁越说越伤心，不禁悲从中来。

林帅宇这才明白方紫宁的心思，不由得瞄了一眼她小巧的胸前。虽然不是“波涛汹涌”，但也可以啦，做女人不用太“伟大”，她还在发育。天！他想到哪里去了？林帅宇连忙调转头。看来是现在多得满天飞的

丰胸广告令未发育完全的小女生自卑了。

“比起阿香，我根本就是平原，是不是？”方紫宁伤心地问。

天！她居然用这个问题向一个绝对正常的男人提问？林帅宇不知是该好气笑。

“真是留不住别人的眼光哪。”方紫宁自言自语地说。

这女人是不是脑子有问题？林帅宇在心里叫苦，她居然在一个绝对正常的男人面前说出如此煽情的话？不把他当男人看？

“你喜不喜欢阿香的身材？”方紫宁好奇地问。班上的男孩十有九个都会喜欢阿香的身材。“做女人‘挺好’”这个话题可是班里最热门的话题。虽然她不觉得胸大有什么好看，但时势所趋嘛，任何人都要与社会同步，不能落后于社会嘛，政治书都有这样说的了。

林帅宇看着车外的风景没理会方紫宁的问话。

“哦，你脸红哦，是不是被我说中了，你喜欢阿香的身材，不用不好意思。”方紫宁凑过去看到林帅宇红了的俊脸说。他怎么比班里的小男生还要害羞？

林帅宇庆幸司机不会听中文，不然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我们去吃日本菜。”付了车钱，林帅宇拉方紫宁下车。

“其实我也喜欢阿香的身材。”林帅宇自以为不会听中文的司机在他们临下车前扔给他们一句震撼性的话来。

“你会说中文？”方紫宁奇怪日本人也会讲中文。

林帅宇向司机点头笑笑，拉着她进去，免得在这儿丢人现眼的。

“日本的女人真的好温柔。”到餐厅坐下来，方紫宁看着穿和服的日本女人说。男人大概都想娶这类型的女人吧？她们把丈夫视为人生的全部，是天神，男人说一，她们绝对不会说二。但如果是她就受不了了。

林帅宇挑挑眉不作声。

“你们男人大概都希望可以娶到这样的老婆吧？”方紫宁又问。

林帅宇喝着清酒，他不见得同意她的观点，老婆应该是该温柔的时候温柔，如果娶个像布娃娃一样的女人，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的观点，只会一味顺从的女人，那才是男人的悲哀。因为你永远不能知道她内心的世界。

“这酒喝了后怎么好像会飘飘然的。”两杯清酒下肚，方紫宁已经微醉。对林帅宇的不作声，她倒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只是径自喝自己的酒。

“干杯。”方紫宁向林帅宇举起手中的杯。酒真是一样好东西，怪不得李白喜欢喝酒，而且喝完之后必

有好诗出。方紫宁一时间也觉得灵感汹涌想要吟诗作对了。

“你醉了。”林帅宇轻轻夺过她手中的酒杯低声说。刚才在思考，无暇顾及她，没想到让她喝了几杯酒。微醉的她双颊微红，双眼朦胧充满了风情。让他不禁想拥她入怀独享她的娇态。

“我清醒得很，要不你出个问题考考我。”喝醉的人打死都不会承认自己醉了。

“是，你没醉，是我醉了，我们回去了。”与喝醉的人争执无好处。林帅宇招来服务员结账，准备离去。

“日本人真是小气到家了，明明有大把的钱，却连椅子也省。”方紫宁想站起来，奈何腿发麻得站不起来。

“我扶你。”林帅宇扶起晕头转向的方紫宁。

回到入住的酒店，经过酒店大堂时，林帅宇向总台服务员道：“烦麻给我一杯解酒茶，送到520号房。”说完把方紫宁带回她的房中，将叫着干杯的她安置在床上。

俊男开口好办事，服务员亲自去准备。

“帅宇，我们再喝一杯。”方紫宁从床上站起来走向林帅宇道。

“好，这是你的。”适时服务员送上解酒茶，林帅宇把茶递给方紫宁道。

“举杯邀明月。”方紫宁举起杯子，一仰头喝了下去。如果没记错，酒的味道应该是辣的，而不是苦的。方紫宁皱皱眉头，“这酒的味道有点怪怪的。”

“好了，邀完明月也该睡觉了。”林帅宇被她表情逗笑了，拿过她手上的杯子道。

“是的，该睡觉了。”方紫宁很听话地躺下来。

“你要睡地板？”将杯交给服务员，林帅宇转身却看到方紫宁正躺在地上。

“呵……呵……我忘了。”方紫宁起身四周看看，然后向床的方向摇摇摆摆地走过去。椅子怎么的？该不会是富士山要喷发火岩了吧？方紫宁想避开家具，没想家具好象有意和她作对似的，偏偏她走那边它就到那边挡住她的路。

“小心。”林帅宇及时出手相助，才使方紫宁避免与椅子来个亲密接触，“有什么事叫我。”将方紫宁安置在床上，林帅宇准备回自己的房间。

“砰……哎……痛……”林帅宇的手刚碰到门，就听到背后传来声音。反射性地转头一看，方紫宁已经趴在地上了。

“有没有摔痛哪里？让我检查一下。”林帅宇飞奔过去把地上的人抱上床问。

“这里痛。”方紫宁指指自己扁平的前胸。这一摔可真是惨无人道，她原本就扁的前胸可能变成平原了。

林帅宇顺着她手指的方向看去。怎么检查？林帅宇尴尬地笑笑。

“你抱着我睡好不好？”为了不让自己的平原变成峡谷，方紫宁扯着林帅宇的衣袖提出了过分的要求。

林帅宇不可置信地看着方紫宁。她是真的不懂？还是不把自己当男人？

“我是男人。”林帅宇郑重其事地告诉床上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我知道。”这家伙真是的，谁不知道他林帅宇是男人，用得着如此大声声明吗？真是的。方紫宁不耐烦地转过身，“啊……砰……”没想到这一转又把自己转到地上去了。都怪林帅宇，干嘛把她放到床边。

林帅宇蹲下来想要扶起趴在地上的方紫宁，却见她泪水正在眼中打转。

“是不是跌痛了？”林帅宇心痛地问。

方紫宁含着眼泪摇摇头，梨花带雨的模样让林帅宇好生不忍。只好认命地抱起她放于床上，自己也躺了上去。为了自己的心脏着想，他决定答应她的要求，只是这夜会很难熬。虽然他林帅宇从不好色，但绝对不是柳下惠，更何况面对的是自己心爱的女孩，他又岂能坐怀不乱？

“你答应做我的保姆了。”方紫宁开心地抱住林帅宇，放心入睡。

夜，其实并没有他想象中的那样难挨。看着方紫宁恬静的睡颜，林帅宇松了一口气。

他已经深深地陷了进去，不可自拔。上天真会开玩笑，在他无欲无爱的二十八年生命过后，居然会赐他一个对感情一窍不通的小女孩。而等待她成长的日子是多么的漫长。但还是要感谢上苍让他遇见她，她的出现让他知道，原来自己也有一颗火热的心，也会爱人，也渴望被自己所爱的人爱。

未来等待的日子会是怎样，他不在乎，他会等，等她明白他的爱，等她发现他的真心，等她的双眼为他染上风情。他的爱，需要等待与包容。

“帅宇……樱花……”方紫宁咕哝着。

林帅宇听到她的呼唤，想要开口回应她，却见她动一下身子又睡了过去。她梦中是否有他？正想着，她的腿却横到他身上，正压着他的重要部位。

上帝，太早感谢你是我的过错。林帅宇在心里哀号，黑夜开始出现危机。小心地移开她的腿，却惹来方紫宁的不满，她整个人翻身压到林帅宇的身上。上帝你真能听到我内心的话，为何还要如此折磨我。他能清楚感受到她玲珑的曲线，柔嫩细致的肌肤，而她的脸正埋在他的肩窝吐气如兰。

扶她躺平，林帅宇离开床去平息自己的燥热。她总是能轻而易举地撩拨起他的热情。



“砰……哎……痛……”林帅宇刚进来就看到历史重演。

“紫宁。”林帅宇大惊且心痛地奔过去。想来他真的错了，为什么不阻止她喝酒，现在摔在她身，可痛在他心。只是，这一天比一比浓的爱恋，她何时才会明白？蹲下来看到地上的人儿已经入睡，还能去和周公聊天，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林帅宇悬着的心也暂时归位。

轻轻抱着她躺回床上。抱她入怀是那么的温馨，是一种林帅宇从未体会过的安心感觉。看着已经“安分守己”的她，他的目光久久不能离去。

最终他做不过睡意的侵袭，睡了过去，只是，睡着的他，双手仍不忘记自己的保姆职责，紧紧地抱着她，不让她受到伤害。

一觉醒来，头好痛，这是方紫宁的第一个感觉，床好舒服，第二感觉——等等，不对耶，她发觉枕着的地方会跳。

“嘎！”反应迟钝的她终于发觉自己枕着的不是床，而是别人的胸膛——林帅宇的胸膛，这个认知让她松了一口气。没来由的，她对他总会放心。

“早晨。”林帅宇再多的睡意也被她的叫声唤醒了。

睁开的双眼因未能适应光线而眯了起来，凌乱的头发及晨起低沉沙哑的声音让他看起来帅得要命。

书上不都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关在有床的房间时，一定会是干柴烈火燃烧起来吗？为什么她现在毫无损失？方紫宁看着自己身上虽然皱得像菜干却完整的衣服，脑中只冒了这个想法。嘎？她可是好人家的女孩，怎么可以想起这些。不过说来也是，以自己的身材，哪能引得林帅宇兽性大发。方紫宁沮丧地低着头看着自己的平胸。

“可以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吗？”林帅宇小心翼翼地问低着头的方紫宁。说不定她有起床气，所以他才这么小心。

“我没事。”

“我们等下去泡温泉。”林帅宇想办法讨她开心，只因她的不开心会传染，令他也不开心起来，所以讨她开心也就是让自己开心。

“好啊！”方紫宁很快就抛开烦恼。顺其自然好了，烦恼也没有用，何必烦呢？

其实她很好哄。林帅宇看着方紫宁兴奋不已的脸轻轻地笑开了。

4

结束了日本的“樱花之旅”，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是方紫宁起的，而林帅宇也赞同。

“我回来啦。”方紫宁打开门大声叫，就怕家人不知道她回来。

“回来了，有什么日本特产？”方母手上抓住锅铲，方父手上拿着报纸，方霖手上是键盘。全部围上来同口同声地问。

“哥，我知道你牵挂我，但拿着键盘是什么意思？我好像没听说有哪个国家有拿着键盘欢迎人的礼仪耶？”方紫宁不解地看着方霖手上的键盘。

“是呀，我说儿子，你这是哪国礼仪，不妨说来让我们增长知识。”方母取笑道。

“我……”方霖抓抓头。一世英名就这样毁了，正在计算机前写毕业论文，听到小妹的叫声，一个心急，居然把键盘都带了出来，“我……我正在修键盘。”终于给自己找了个台阶下。

“是吗？”方母狡黠地问。

“有什么礼物，show 来看看。”方霖大声地问，以逃过方母的打量。

“有，请看……”方紫宁拿出冰壶装着的樱花，“正宗日本原产新鲜樱花。”

“你以为个个都像你，有樱花情结呀。”大家不感兴趣地失望散去。

礼物不够好吗？方紫宁看着手上显然不受欢迎的樱花，不会吧！这可是她认为最好的礼物了，而且她是学生耶，哪有那么多的钱去买那些贵重的东西。真是的，都不想想她现在的身份是学生。



林帅宇去了日本一个星期，办公桌上的文件及个案多得几乎堆到屋顶去了。尽管忙，但他仍习惯早起送方紫宁上学。

车到达大厦门口时，方紫宁也正好下楼。他总把时间计算得很准确。

“早晨。”林帅宇打开对面的车门对上车的方紫宁道。

“早晨，你还好吧？”粗心大意的方紫宁发现林帅宇今天无精打采的。怎么了？他一向是神采飞扬的呀。

“没事。”林帅宇帮紫宁扣好安全带，她永远都不会记得扣安全带。

“如果你很忙就不要送我上学了，反正平时我都是自己坐车的。”虽然有专车送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但如要对方太辛苦，那自己也不好过。

“功课还好吧？”林帅宇没有回答她，反而问道。

“应该没问题。别担心，有我哥哩。”方紫宁真是有点过意不去了。花了人家的钱和时间去旅行，还要人家担心自己的功课。

“找个地方吃早餐。”林帅宇把车停在学校旁的一间早餐店。

两人坐了下来，方紫宁叫了牛肉面，而林帅宇只叫了咖啡。

“你就只喝咖啡对身体不好。”方紫宁对林帅宇说。

“我没胃口。”林帅宇轻呷了口咖啡说。

“是工作上还是是感情上？”方紫宁问。男人叫没胃口不是工作上不顺心，就是感情不如意了。如果是女人就不同了，女人可以为减肥说没胃口，可以为了扮娇弱说没胃口……反正借口多多啦。方紫宁不明白她们为什么要与美食过不去。

“书上不是说男人除了这两方面烦之外，应该没有什么好烦的吧？”书上说错了吗？见林帅宇不作声，她低头吃她的牛肉面。

“你真的不要试试？这家的牛肉面是很出名的哟。”不说话的相处她实在受不了，于是开口诱惑林帅宇，

如此美食不与好朋友分享就真的对不起朋友了。

“不骗你，你试一口。”方紫宁在努力逗林帅宇开口，一块牛肉递到他面前，就等着他开金口。好在林帅宇也给面子地吃了。

“我没骗你，是吧？”方紫宁一副等着他认同的表情。

林帅宇轻笑着点点头。算是给她答案。

“民叔，再来一碗牛肉面。”方紫宁大声对老板说。她的话老板听到了，刚入门的同班同学也听到了，全部看了过来。哇！好帅的帅哥耶，紫宁什么时候钓到的帅哥，真是好福气！

“紫宁。”四个女同学全都围上来了。

“是你们啊！坐吧，今天他请客。”方紫宁边说边指指对面的林帅宇道。

“不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同学问道。早餐可以暂时不吃，但帅哥可不能错过结识的机会，更何况眼前这位是帅哥之中的帅哥。

“林帅宇。”方紫宁简短地介绍，“你们自己推销自己吧。”介绍完后，她继续进攻她的牛肉面。

在同学大力向林帅宇推介自己的时候，楚琳用手肘碰碰方紫宁，低声问：“是不是你男朋友？”

“不是啦，我们只是好朋友。他大我们十岁耶，而且他怎么会看上我呢。”

“那大家都有机会啦？”楚琳问，真不明白紫宁，这么帅的男人居然不自己留着。

她俩的对话，照理说林帅宇是听不到的。只是，他根本就没有听进那些小女生的自我介绍，他只在意她——方紫宁。虽然早已知道自己在她心目中的地位只是朋友，但从她口中说出来，仍是使他的心落到底谷。

等四个小女生介绍完自己，林帅宇也站了起来，礼貌地告别：“抱歉，我赶时间。你们慢用。”说完，结了账离去，留下四个女生围着方紫宁问长问短。

“我先走了。”喝完最后一口汤，方紫宁赶紧溜走。三个女人一条街，现在有四个女人围着她，她怎么受得了！

“紫宁。”走在校园里，有人叫住了她。

“早晨，陈同学。”方紫宁极有礼貌地和邻班同学陈建希打招呼。

“我有话要跟你说，中午12点在街头的红茶馆等你。”陈建希说完，也不管方紫宁的反应，直接进教室去了。

方紫宁奇怪地看着陈建希的背影。他是不是约她？可是，应该不会吧。陈建希可是建中的高傲王子，怎么会约她呢？不过，也有可能是要她帮他送情书什么的，方紫宁暗笑自己太过自恋。不过，她好像都没有

答应他耶。

以方紫宁的性格，中午下了课，她还是去了。管他呢，大热天到红茶馆喝杯泡沫红茶，吹吹冷气也好，有此好事如何可以错过？

到了红茶馆，见不少同学正一双一对地低语。咦？她以前怎么没有发觉有这么多校园恋人呢？

角落的陈建希向她招招手，红茶馆里的建中学生都看了过来。也难怪，陈建希在学校是出了名的酷，对女孩子从来都不屑一顾，不知伤了多少少女心。虽然是这样，但作为校篮球队队长的他，每次出赛都会有大把女生为他加油，但求得到俊男一瞥也好。今天他出现在这里，全部人都在猜测他要等的是什么人，到底是哪个倾城倾国的美女让冰山美男子动心。

真不公平，如果是俊男高傲就会被捧为有性格，但如果是平凡一点的话，就会被说为不可一世，无财又无色的凭什么高傲。世界真是很奇怪！

一向不愿成为焦点的方紫宁赶紧移步过去，免得在这儿像商品似的让人评头品足。

“陈同学。”方紫宁边向他打招呼边坐下来。

“为什么一定要叫陈同学这样别扭呢，叫我建希，就像我叫你紫宁一样。”陈建希不悦地说。

“好的。”不知为什么，方紫宁突然有点怕他，也不管他语气多么的不当，用的是命令式口吻，她还是

答应了。可能因为他是学生会主席，她们已经习惯去听从；而且不就是叫名字吗？有什么关系呢，名字取了就是让人叫的了。

“要喝什么？”陈建希问方紫宁的意见。

“随便好了。”在他的注视下，方紫宁也不敢要求太多。

“做人怎么可以随便呢。”陈建希责怪道，然后对服务员说：“两份奶茶和蛋糕。”

其实方紫宁想喝泡沫红茶，既然陈建希叫了奶茶，她也没反对。反正什么都是吃到肚子里嘛，就不必太坚持了。

“早上送你上学的是谁？”陈建希问。

“朋友。”怎么连他也看到了，是谁说是女人八卦的，其实男人也挺什么的嘛。

“男朋友？”

“是朋友，好朋友。”方紫宁更正。林帅宇应该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她做女朋友吧？谁会喜欢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女生，他长得那么帅，而且又多金，成熟妩媚的女人大把，哪里会看得上她呢？她也没想过他们的关系要发展成为情侣，他们是好朋友，很好的朋友，肝胆相照的朋友。

“不是最好。其实我想等我们毕业后再告诉你的，但我决定提前告诉你，我要做你的男朋友。”陈建希好

像在陈述着事实，哪里像在对女孩子表白。

“我要做你男朋友”？不会吧？是不是她听错了，建中大把美女，他怎么会找上她呢？今天好像不是愚人节。方紫宁想破头也想不到陈建希怎么会找她做他女朋友。

“就这样定了，现在我们开始恋爱。”

“现在我们开始恋爱”？她要恋爱了吗？而且对象是建中的第一号美男子耶，她方紫宁积了什么德，居然会有这种好事发生在她身上。他是学生会主席，平时他说什么她们就听什么，他说她是他女朋友，他说现在他们开始恋爱，好像也没什么不妥。

恋爱？好奇怪耶！怎么才算恋爱呢？其实方紫宁很想问陈建希，但她不敢问，怕他笑她笨，专问一些小学生的问題。

“你是不是有话要对我说？”陈建希注意到方紫宁欲言又止的样子。

“没有，没有。”方紫宁吓了一跳，连忙塞了一口蛋糕入口。方紫宁不知道自己什心事都写在脸上，还道陈建希很神呢。

陈建希好笑地看着方紫宁娇憨的样子。他就喜欢她这样子。

结了账一起走红茶馆，方紫宁故意走得很慢，落在陈建希后面。她可不想和他一起走，成为建中的焦

点人物，她可不想一个不留神，被陈建希的爱慕者用口水淹死。

陈建希停下来等着龟爬的方紫宁。而方紫宁为了避免让别人看到她，只顾低头走路，差点就撞上陈建希的背，吓得她把伸出的脚收回来，失去平衡地几乎向后摔去。

“你怎么连路也走不好？”在她稳住身体后，方紫宁就听到陈建希的这句话。不会吧？他明明背对着她的，怎么还会将她看得如此清楚？真是的，如果不是你突然停在这儿不动的，我怎么会……这些方紫宁只能在心里说说，根本就不敢说出口来。

“如果你看路走路，就该见到我一早就站在这儿了。”陈建希转过身面对着她道。他不用听她说什么，只需看她的表情就知道她在想什么了。

这下，方紫宁真的对他佩服到五体投地了。他会读心术？一定是。要不然他怎么会知道她心里的想法。她暗自提醒自己，以后千万别在心里抱怨他。

“走吧。”陈建希执起方紫宁的手向前行。

他的手很大，很有力，而且手掌中还有茧，可能由于打篮球的原故吧。方紫宁被动地向前走，他身高腿长，而且经常运动，走起路来快得要方紫宁跑步才跟得上。和他走路真的很累，这是方紫宁对陈建希的第一个认知。

到了校门口，方紫宁想挣开陈建希的手，可是，她不敢。只能小心翼翼地问：“我们这样走进去影响不大好吧？”

“我们是情侣，拉拉手很正常。”陈建希不给她任何抗议的机会，拉着她进学校去。只要他认定的事，任何理由都阻止不了他。

下午放学时，几乎全建中上下都知道陈建希和方紫宁手拖手的从学校外回来。看着同学投过来的一个个吃惊的眼神，方紫宁恨不得地板上有个洞，让她钻进去。

教室的人几乎都走光了，就剩方紫宁在慢慢地收拾课桌上的书本。她等大家离开后才走，免得被陈建希爱慕者眼光中的怒火燃成灰。

“紫宁，你保密得还很成功耶！”楚琳坐到方紫宁的课桌上说。

“我们今天才开始的。”看着楚琳暧昧的眼神，方紫宁有气无力地说。

“今天才开始就拖手逛校园，好神速啊！”当她楚琳是三岁小孩那样好骗呀。

“真的。”为什么他们都以为她早就与陈建希有一腿。他们只是拉着手进校园，就被他们说成拖手逛校园。

“紫宁，你真的很好艳福！本世纪两个最帅的男人

都在追你。既然你和冰山一号在一起，林帅宇怎么办？”楚琳最关心的还是这个。为什么她会对林帅宇的名字这样熟？皆因这个名字出现在她同桌的笔记本上999次，同桌自从早上见了林帅宇后，就变得魂不守舍的。她觉得林帅宇的心应该已经遗落在眼前这个对感情迷糊的笨丫头身上了。

“我和帅宇是好朋友。”收拾好书包准备闪人，现在林帅宇才知道思春期的少女好难缠。少女情怀总是诗，只是，这首诗太长了，留给有耐心的人去慢慢读吧。

“你不要送我好了。”楚琳说，如此成熟有型的帅哥，方紫宁真是不识货，不如让给她楚琳好了，她绝对绝对会珍惜的。

“紫宁。”陈建希进来，打断了她们俩的谈话，也让方紫宁成功脱离楚琳的轰炸。

“陈同学。”看到陈建希，方紫宁战战兢兢的。

“什么……”陈建希拖长音调说。

“建希。”方紫宁连忙更正过来，虽然说他已经晋升为她的男朋友，但她一时间还未适应过来，习惯性地叫了他同学。

“一起坐车。”陈建希提起她的书包，一手拉住她的手往外走。好像根本就看不到楚琳这个人。

“明天见。”方紫宁回头对楚琳说再见，然后被陈

建希拉出了教室。

如此高傲的男人，她楚琳就真是无福消受。比来比去，还是早上的帅哥比较好。

“我们同路吗？”方紫宁问。

“比你多一个站。”

下课高峰期，上车的人特别多。陈建希小心地护着方紫宁，尽量不让她与别人接触。并不是他担心方紫宁，而是他不习惯让别人接触到他的所有物。

虽然陈建希有时有点霸道，但看着他帮她拿书包，又小心地护着自己上车，那种感动令方紫宁差点热泪盈眶。没办法，她特别容易被感动。

恋爱，不错嘛！偷偷地看了一眼旁边的陈建希，没想到正碰上他的目光，脸上一阵发烫，她连忙调开眼光。恋爱的滋味？哼！

“我到了。”车到站，方紫宁对在她座位外的陈建希说。

陈建希站起来，拉着她一同下了车。

“你还没到站。”方紫宁提醒陈建希。

“我走路过去就可以了。”送她到门口，陈建希把书包交到方紫宁手上，“明天我来等你一起上学。”

方紫宁很想说“明天我想坐大哥的机车上学”，但在陈建希的注视下，所有的话全部化为口水咽到肚子里去。

“就这样定了。明天见。”陈建希挥挥手说。

“明天见。”方紫宁跑进大厦。

看着她跑进去，陈建希才开始步行回家。想着今天的一切，他的嘴角不由得泛开了笑意。对付这种对感情迷糊迟钝，并且少根筋的女生，单刀直入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第二天早上，方紫宁下楼，陈建希已经在等她。

“早晨。”方紫宁微笑着向他道早安。

“早晨，昨晚睡得可好？”陈建希拿过她手上的书包，拉起她的手去公车站等车。他很喜欢牵她的手，而且她好像有点习惯了。

“很好。”方紫宁回答。其实她睡得一点也不好，想破了头也想不清自己怎么一下子成了陈建希的女朋友。可能他是学生会主席的缘故吧，她习惯了对他所说的话给予服从。而且，昨晚翻了好多书，书上都说爱情是慢慢进展，认识一段时间后才会展成为拖手、拥抱、接吻。怎么他们一下子就发展成拉手了？恋爱，真的好难懂！还有，那么她和林帅宇之间的朋友界线又怎样定夺？

方紫宁突然觉得有人在看她，但回过头来却什么也没看到。真是神经过敏，方紫宁暗骂自己多心。

“上车了。”陈建希提醒方紫宁。

方紫宁上了车坐下，望向车窗外，发现对面的车好像是帅宇的，可未来得及看清，公车便开走了。不知为什么，方紫宁心里突涌起一股失落。

坐在车里的林帅宇收回眼光。他总是忍不住又来了，这已经成为他的一个习惯，看来要改了。因为，已经有人会陪她一起上学。他只想来看她一眼，稍稍平复一下他的想念。

也许，她渴望的是一个可以帮她拿书包，陪她一起坐公车，吃饭的男孩，毕竟他们一样的年轻，有着一样的思想。

他们之间曾经分享过甜蜜的吻及日本樱花之旅，对她来说什么都不是了。只是，他在她心中是什么？

他早就知道，要等她成长是一件很漫长艰难的事情，但他没想过会有人像他一样发现她的美好。现在，这种等待中又加了一种滋味——煎熬。

现在，他只能等待，在她需要他的时候出现，等她经过她的恋爱，等她明白自己的感情，等她有一天能看到他的真心爱恋。他不想给她任何压力。

5

春天过去了，黑色的七月来临。这些日子里，陈建希总会和方紫宁一起上学，一起吃午餐，一起放学，他总是很喜欢拖着她的手。

这样的日子过得很平淡，方紫宁偶尔想起林帅宇。升大考试就快到了，复习很紧张，她不想再在建中多呆一年，所以，她不能时时想起林帅宇。建希说过，她一定要和他一起考上C大，C大可是炙手可热的最高学府。

她不明白为什么所有事都是陈建希说了算，他说他是她男朋友，然后她就成了他女朋友；他说要一起上学放学，然后必定是每天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他说要一起升C大，然后她的志愿也报了C大。她好像没有反对的余地，而且她也没想过要反对，自己好像有点怕他。

最近复习之余，她翻了许多关于恋爱的书，书上都说初恋是最甜蜜的，可她为什么感受不到甜蜜呢？

“想什么？”陈建希进来问。教室里的人都走了，

只剩下方紫宁一个人在发呆。

“没想什么。”方紫宁鼓起勇气对他笑笑。

陈建希几乎被她的笑容摄去了心神，抬起手，他轻轻地把她垂落面颊的头发拨到耳后去，缓缓地低下头，在她的脸上印下一吻。

方紫宁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她没想到一直只是拉拉她手的陈建希会突然吻她。她的脸上飞起了红云，害羞地低下头。突然理清自己的思绪。

“我下午要帮忙布置考场，你先回去。”陈建希站起来说。他本想让他们的吻发生在升大之后的，但却忍不住地吻了她，他最想吻的是她的红唇，但明天就要升大考试了，他不想给她造成太大的困扰。

“哦。”方紫宁低应了声，开始收拾课桌上的书本。

“今晚早点睡，别看书了。”陈建希又吩咐道。

“哦。”方紫宁边应边点点头。

“我先走了。”陈建希说完走了，再呆多一刻，他怕自己会把她抱进怀中深深地吻住她。

方紫宁背着书包出了校门，本想坐车回家，不知为什么，突然想到了林帅宇，她希望林帅宇给她的升大考试一点鼓励。算算日子，他们起码有三个月没见面了。行动派的方紫宁决定去找他。到了中日大厦，全身上下都清凉了。夏天，真的应该窝在家里，不应到街上去消耗水分。

“小妹妹。”刚要与前台接待员说想见她们总裁，唐悦就出现叫住了方紫宁。

“你没有去非洲吗？”看到唐悦，方紫宁戏谑地说。

“没有，真是令你失望了。是不是来找帅宇？”唐悦笑问。

“是的。”这一刻，她真的好想立即见到他，只是，她不明白为什么这股念头来得这么猛烈，也不愿去细想为什么。

“他正在会客。要不要去我办公室玩玩？”唐悦问。他想知道她和总裁之间发生了什么事。帅宇最近变得闷闷不乐的，把全部精力全投到工作上去。那种把工作当成生命的转变令他担心起来，他根本就不管自己的身体能否负荷得了。作为老同学，他有义务关心他一下。想来想去，就只有方紫宁能令他变得如此了。这件事，他无论如何也要插上一脚。当然，也有好玩的成分，天地良心，这成分不多，真的不多嘛。

到他办公室玩玩也好，免得等待的时间变得漫长。方紫宁跟着唐悦上楼去。

会完客，秘书送客人出去，林帅宇靠回椅背，抬手揉揉额角。为了不让自己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胡思乱想，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公司上。站起来，准备去找唐悦商量如何规划这个个案。

出了会客厅，却见方紫宁正在跟他和秘书说着话。

他摇摇头，以为自己思念太切，令他思想也混乱了。这个时候她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

方紫宁感到有人在注视自己，猛然回过头来，却见林帅宇正倚在门上静静地看着这边。

他好像瘦了，眼神更深邃，像一口井，把她吸引进去。他的神色有些忧郁，他怎么了？平时虽然没有阳光般明朗，但却也带有浅浅的笑容，难道为情所困？这个想法让方紫宁心里难受起来。

方紫宁还在思索这不悦为何而来的时候，林帅宇已经走过来，执起她的手，把她带到办公室里。

“你瘦了。”到了办公室，方紫宁说。

这一刻，林帅宇才不想讨论自己瘦不瘦的问题，他只想拥她入怀，以慰自己内心的思念。但他不能，他不想给她太多的困扰。放开她的手坐下来，平复自己内心的激动。

“你是不是在为感情烦心？”方紫宁在他坐的椅子旁边蹲下来，双手扶着扶手，仰着脸问。

“明天就考试了。”林帅宇说，不是在问，而是在陈述。她的一一点一滴，他知道得一清二楚。

“是的。明天就考试了。”提起明天的考试，方紫宁内心一阵惶恐。把下巴贴在手背上重复着。对明天的考试，她没有太大的把握，只因志愿填写了要求最高的C大。

“有信心吗？”林帅宇问。

“不知道。”

“相信自己。”林帅宇宠溺地抬起手摸摸她的头，给她鼓励。

“帅宇，恋爱是怎样的？”方紫宁问，这是她现在最想知道的。她本想问方霖的，但又怕他笑她，而且，她觉得林帅宇会帮她解答她的问题的。

“你期待的恋爱会是怎样？”林帅宇不答反问。

“我也不知道，但我却在恋爱了。建希说他是我男朋友，然后他就成了我男朋友；他说要一起上学、放学，然后我们就一起上学、一起回家；他说我要考C大，然后我的志愿就填了C大，也不管自己能不能考到；他说要喝果汁，我就不敢喝可乐。一切好像已经成为习惯了。”方紫宁轻叹一声，“我好像有点怕他，和他一起我会变得战战兢兢，我不敢提出自己的观点，我不可以有自己的爱好，不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如果他说地球是方的，我也不会说是圆的。我不知道别人的恋爱是不是像我这样的。书上都说恋爱要互相迁就，但我觉得这种迁就根本就没有自我。”

听着她的话，林帅宇可以想象得到陈建希是充满侵略性的，而且是很有主见，但却不允许别人来否认或改变他的想法。如果他认定是对的，谁也不能说是错。

看着林帅宇紧锁的眉头，方紫宁有股想抚平它的冲动，但她最终没有行动。建希说过，她现在是他的女朋友，心里只能有他，不可以随便接触异性，或是被异性接触。其实那时她很想问“自己的老爸也可以吗？”但她不敢问，只是使劲地点点头。

“为什么不上课？”林帅宇不想多说什么，轻叹一口气问。

“放假了。”其实她也并非非要他回答不可，她只想把这些说出来，这样心里会舒服很多。

“这样蹲着不会累吗？”林帅宇问像小猫一样蜷在椅旁的方紫宁，虽然她这样子让他感到很窝心，但他仍是担心她会累。

“我不想回家，我想这样和你说话。”她只想这样看着他，和他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话，随便说什么也可以，只要不让她想起明天的考试就可以了。

“走吧。”林帅宇站起来，把手伸给她。

方紫宁也没问去哪里，把手放到他的掌心，借助他的力站起来，跟着他往外走。她好像从不担心他会带她到不好的地方。

经过秘书办公台时，林帅守停下来向秘书交待了几句，就带着方紫宁跷班了。

“老板带头早退。”坐进他的车中，方紫宁笑着说。

林帅宇又为她扣安全带，她总是忘记扣安全带的，

也是他一直帮她扣，所以她永远都不会记得自己扣。在侧身过去拉安全带时，方紫宁正好动了一下，四片唇轻轻地滑过。

方紫宁脸上飞起了红云，连忙靠回椅背，以此拉开两人的距离，心为刚才不经意的接触而狂跳起来。为什么以前亲密的深吻都不会令她感到的心悸？会不会是因为违背了答应建希的事而心虚吧？肯定是这样了，方紫宁告诉自己。

看到方紫宁的刻意躲避，林帅宇的心抽痛了下，她已经学会躲避他了？只是轻轻的接触就让她躲得如此快，以前他们分享过的缠绵炽热的吻，在她心中又算什么？或许，那只是她以前贪玩，那么，现在不同了吗？抛开一切思绪，林帅宇决定专心的开车。

方紫宁偷偷地看了一眼严肃的林帅宇，不明白为什么以前她可以大刺刺地盯着他看，还可以一边看一边啧啧赞美，现在却变得那么扭捏。她不喜欢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真的一点也不喜欢。把头转向车窗外，复杂的心绪怎么也理不清。

车厢内静得惊人。林帅宇打开收音机，张学友的《只有你不知道》充溢着车厢。

“若你想问我，不会否认，只有你可以令我生命再有热情，心不知醉或醒，但这分痴心，惟独你是看不明……

独白：当我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好想走到你面前，话你知，你好靓，但我始终都系静静的坐在这儿看着你，当你要走的一刻，居然走到我面前和我讲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好中意你……常在暗恋你想你等你，我的眼神泛滥着爱情……无论真知道不知道只知道是我心碎……”

车内的人都被歌声吸引了。

呵……呵……真是自己的最佳写照。林帅宇苦笑着想，把车驶进停车场泊好，方紫宁仍在注视着外面。

“紫宁。”林帅宇轻唤了声。

可方紫宁好像没有听到，仍沉浸在音乐中。很好听的歌，值得回味的歌词。

林帅宇没有打扰她，陪着她静静地把歌听完。当最后一个音符停止下来，方紫宁才回过神来，却不知道什么时候车子停了下来。转过头，发现林帅宇正看着自己，不期然对上他的双眸，然后快速地移开。

林帅宇收回自己的目光，解开安全带下了车。

方紫宁跟在他后面，不明白自己为何变得如此小家子气的，扭扭捏捏的，一点也不像平时的自己。用力甩甩头，把一切想不通的甩去，收摄心神，才惊觉林帅宇已经离她很远了。

“等等我。”方紫宁叫着跑上去，帅宇看起来已经很烦了，无需再为他加重负担。

林帅宇停下来转过身，却见方紫宁跑上来，衣服及头发在风中飞扬，连带着他的心也飞扬了起来。

方紫宁跑得太快而刹不住脚步，直直撞进林帅宇的怀中。额头撞上他的下颏，痛得眼泪直打转。

“紫宁，你要和我同归于尽吗？”林帅宇轻笑着说，举起的手却轻揉着方紫宁撞红的额头。

“不是的。”方紫宁直觉地反应道。她可舍不得和他同归于尽。

“走吧。”林帅宇揽着她的肩继续前行。

终于看到海了，方紫宁大叫一声，挣开林帅宇的手跑了下去，直想扑进海中感受一下海水的清凉。

“紫宁，先脱鞋。”林帅宇察觉到她的企图，在后面叫着。方紫宁吐吐舌头，甩下鞋跑了下去，好清凉啊！带着咸味的海风吹过来，真的很舒服，怪不得张学友时时唱“想和你去吹吹风”，她也想和帅宇经常来海边吹吹风。

“帅宇，我决定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都会是我的好朋友。”方紫宁站在海中转过身来大声说。管陈建希的什么鬼规定，她和他是好朋友，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说完，方紫宁又开心地发现脚下有贝壳，弯下腰拾了起来。

“帅宇，我捡到一个紫色的贝壳，我好喜欢啊！送给你好不好？”方紫宁举着贝壳跑上岸，把它递给林帅

字。

“谢谢。”林帅宇接过方紫宁递过来的贝壳，欲言又止地只吐出这两个字。

“不用啦。”方紫宁又再回到水中，掬起海水向上洒，看着落霞映照在水珠上，金光闪闪的，然后水珠落在她的头发上，脸上，冰凉冰凉的。此时，她已忘了陈建希，忘了明天的升大考试，只知道帅宇就在身后看着她。抛却一切，一心一意地在海里玩着。

太阳开始落山了。林帅宇唤回正在看着海中小鱼畅游的方紫宁。

接过林帅宇递过来的手帕，洁白清香的手帕叠得方方正正的，迟疑地看了林帅宇一眼，见他不在乎地牵牵嘴角，方紫宁也就不客气，一手扶着他，用手帕抹干脚穿上鞋。然后把手帕收回自己的衣袋中，说：“送我吧。”

“随便。”林帅宇说完开始向停车场走去。

“我们要去哪里？”上了车，方紫宁对正在开车的林帅宇说。

“吃饭。”林帅宇简短地回答。

车驶入一间别墅，应该是林帅宇的家了。这个认知令方紫宁开心不已，她好怀念他家里的美食，现在终于有机会再重温昔日美食了！

“你家好大。”方紫宁吐吐舌头道。她一直以为电

影是夸张的，哪里会有人住那么大的房子，有像公园一样大的花园，现在她终于相信了，真的有人可以有钱成这样。

看到方紫宁粉红色的舌头，林帅宇又想把她抱进怀中好好品尝一番，只是——现在不能了。压下这股欲望，林帅宇率先走出了车房。

“帅宇，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方紫宁跟上去问。一心只想着美食，倒忘了到他家里要面对他的家人。现在想起来是不是太迟了？！

“我父母。”林帅宇又是一句简短的话打发方紫宁。

“我穿成这样会不会太失礼？”方紫宁拉拉校服，然后又拔拔头发，心里紧张起来。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要见林帅宇的父母，她就变得很紧张。她想给他们一个最好的印像。不知为什么，一向不为别人所活的方紫宁想要取悦林帅宇的父母。

“不用太拘礼。”林帅宇看着她紧张的样子，柔声安抚道。她现在的样子有点像丑妇终需见家翁的场面。

出了车房，方紫宁看到了泳池。真是泳池耶！看到那清澈的水，令人想跳下去畅游一番。看来林帅宇的家人还挺会享受的。

“你家真的好美！”看着那绿叶鲜花，方紫宁赞叹道。

“喜欢吗？”林帅宇问。

“喜欢！”方紫宁用力地点点头。这么漂亮的花园谁会不喜欢。

“喜欢就好。”林帅宇丢过来一句令方紫宁百思不得其解的话过来。

到屋里，方紫宁见两个中年人正在门口，好像专门等他俩一样。

“我爸，妈。”林帅宇向方紫宁介绍自己的父母，看到他们兴奋的样子，却认为他们高兴过早了。

“伯父，伯母，你们好，我叫方紫宁，你们叫我紫宁就好了。来打扰真不好意思。”方紫宁向他们弯弯腰道，平时在林帅宇面前放肆，但对长辈该有的礼数她还是做足的。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们巴不得你天天来打扰呢。”林母笑得合不拢嘴。儿子终于带一个女孩子回家让他们看看了，这可是她等了好久的事呀！

“请坐。”林父笑咪咪说，一脸慈父相，看来林帅宇温文尔雅的气质是遗传自其父的了。

方紫宁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看样子他们还是挺喜欢她的。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对林帅宇的家人给她的评价那么在意，只以为那是为了今后可以多过来白吃的原故。

方紫宁坐下来，林帅宇亲自去拿饮料。

“紫宁，你还是学生？”林父看着方紫宁的校服问。

儿子怎么找上一个黄毛丫头来，难不成他有恋童倾向？！

“是的，不过明天就要升大考试了。”方紫宁老老实实地回答。

“你和帅宇是怎么认识的，帅宇是不是很闷？”这是林母最关心的。她的儿子要么就一辈子做和尚，要么就一见钟情。她很想知道她傻傻的儿子，是怎么认识自己一见钟情的女孩子的。

“喝水。”林帅宇把两杯饮料放在茶几上，也适时打断了老妈的问话。

方紫宁随手拿起一杯，看样子应该是可乐。喝了一大口。哇！简直比药还苦，林帅宇搞什么鬼，居然想毒死她。用手肘碰碰林帅宇，低声问：“我跟你有仇吗？”

“没有。”林帅宇被她的问话弄得一头雾水。

“那你干么给我喝像毒药一样难喝的东西。”

“拿错了，这杯才是你的。”林帅宇指着另外一杯说。

原来是自己拿错了，怪不得别人。方紫宁不好意思地把手上的苦茶塞到林帅宇的手中，端起另一杯。

林家父母看着他俩直笑。他们都好到不分彼此了吗？不过，儿子拐到的还是个小女生，好事还远着呢！也该心满意足了，他们原以为儿子会独身呢。

“紫宁，我先去煮饭，你今晚要留下来吃饭啊。”林母站了起来对方紫宁说。

“伯母，你赶都赶不走我哩。我去帮你。”说到吃，方紫宁立即来了精神。

“下次吧，你第一次来，让帅宇陪你四周看看。”林母高兴地说。可能是志同道合吧，要不然提起煮饭她就会眉飞色舞。林母最喜欢研究厨艺了。

其实方紫宁并不是喜欢厨艺，她只是想去看看林母怎样做菜，做出来的东西那么可口。回家再说给老妈听，不用难为自己食之无味，弃之亦不可惜的三餐。

林母给儿子一个鼓励的眼神，然后对林父说：“老头，过来帮忙。”

“来了，老太婆。”林父也跟着进厨房去。

“我说过不许叫我老太婆的。”林母一路走一路抱怨。

“老头子肯定要配老太婆的了。”

看着他们的背影及听着他们渐小声的话语，方紫宁不由得笑了起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真是一件幸福的事！啊？！她方紫宁什么时候变得如此感性起来了。

林帅宇注视着方紫宁轻笑的脸，他真想把她抱进怀中，独占她的笑容，不让别人偷窥一点一滴。他想要她的笑容只为他绽开，成为他的专属。但他不能太

自私，剥削掉她成长过程中的乐趣。

方紫宁拿起饮料喝了一口。啊?! 又拿错了，又是那杯药一样的鬼东西。

看她皱成一团的脸，林宇就知道她肯定又是拿错了。拿过她手上的杯，一口气把杯中的液体一饮而尽。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真是至理名言。帅宇能喝这么苦的东西，所以，他现在正是人上人，而地方紫宁，唉，不提也罢。看着林帅宇一口气把杯中的苦茶喝完，方紫宁不得不赞同这句名言。

落日的余晖映在并肩在花园走着的两人身上，好像为他们披上一件金色的衣裳。谁也没说话，一直就这样慢慢地走着，走到方父种植的一大片的玫瑰花前，方紫宁惊讶地蹲下来，看着那一朵朵如杯口大的花朵，深吸一口气，好香甜的味道！

“这是我爸为我妈种的。”林帅宇也在方紫宁的身边蹲下来。

“你爸好浪漫！”林伯父真是有情有义的好男人，哪里像他老爸，恐怕连一片叶子都没有送过给老妈吧？话说回来，如果有一天老爸送老妈一束花，说不定还会吓着老妈，以为自己的老公脑子出了毛病。浪漫应该是用在这些有钱人的身上的吧。

“这是种来给我妈泡茶的。我爸一向心疼妈为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所以现在有时间在家里，特意种了这

片玫瑰花，晒干给我妈泡茶，听说可以养颜。”林帅宇解释说。他林帅宇遗传到了父亲的优点，对自己所爱的女人，绝对会一心一意地去疼她。

这时，林帅宇的手机响了起来，他看了一眼屏幕，然后站起来对方紫宁说：“吃饭了。”林帅宇的家真是大得离谱，连人叫吃饭都要用电话。

方紫宁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任林帅宇拖着进屋里去。

“伯母，你做的菜比大厨的还好吃。”坐在饭桌前，方紫宁一边吃还不忘一边拍马屁。

“呵……紫宁，你这样赞我，我会骄傲的。”看着方紫宁很给面子地吃自己做的菜，林母心里实在开心。

“你可以骄傲啦，没人会反对的，是不是？帅宇。”方紫宁转向林帅宇问。

“是。”林帅宇真是小看了方紫宁，必要时，她圆滑得像只小狐狸，看她把老妈哄得开心到见牙不见眼的。他很高兴她的取悦了自己的父母。

“喜欢就多来。”林母邀请她，看着儿子的眼神别有用意。看到儿子有些忧郁的神色，母亲的细心让她感到儿子现在还停留在追女孩子“刻苦耐劳”的阶段。

吃完饭，方紫宁抢着帮忙收拾碗筷。

“不用了，你是客人。”林母不让她插手。

“伯母如果当我是客人，那我以后都不敢来了。”

白吃已经很过意不去了，如果还要坐着白吃，就更加不好意思了。

于是，两个女人在厨房里边洗碗边聊，发觉两人的话题还真相近。方紫宁不时赞林母会保养，看起来像帅宇的姐姐一样年轻。把林母逗得开心不已。不过比起一般人来，林母确实不像中年人，现在还这么的美丽，想来年轻时肯定是倾城倾国了。这样也是，要不然哪生得出帅宇这么完美的儿子来。

“有女儿真好，女儿贴心！”洗完碗，林母意味深长地说。

“伯母，你就把我当女儿好了。只是，不知道我会不会贴心，因为我妈整天说我是顶心顶肺的顶心杉。”方紫宁笑嘻嘻地在林帅宇身边坐下来。

“行吗？”林母问，眼睛却看着自己的儿子，就怕她儿子不答应。

林帅宇牵动嘴角笑笑，逃开母亲狡黠的注视。为什么连母亲都知道他的心意，惟独当事人不知道呢？

“紫宁，该回去了。”林帅宇拿过车匙对方紫宁说。

“再见，伯父伯母。”方紫宁站起来向林家父母告辞。

林帅宇把车开到门口等着她。打开车门，却见座位上放着一扎刚剪下来的玫瑰。

“喜欢吗？”林帅宇问。刚才她的恋恋不舍全看进

他的眼中，所以，吃完饭后他便去剪了一束，借花敬佛。

“我好喜欢，谢谢！”方紫宁高兴地抱起玫瑰花坐上车，把脸埋在花中深呼吸。好香！

看到她如此欣喜，剪花时所被刺的伤口好像没那么痛了。低笑了说：“花是我爸种的，我只是借花敬佛而已。”

“但是你亲手剪给我的，不是吗？”方紫宁看到林帅宇手背上划了几道的血口子。她好感动，帅宇对她真的很好，如果有机会，她一定会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到了。”车停在大厦前，林帅宇对还把脸埋在花中的方紫宁说。

“谢谢你！帅宇。”下车前，方紫宁郑重地对林帅宇说。

“别说了，太多的谢谢我没地方放。今晚做个好梦。”

“你也是。小心开车。”方紫宁抱着花下车。

“等等，你的书包。”林帅宇叫住了方紫宁，从后座拿过她的书包交给她。

接过书包，方紫宁挥挥手，迈着轻快的脚步上楼，心情开朗到让她想放声高歌。

打开门，方霖像发现新大陆般叫了起来：“哇！居

然会有人送红玫瑰给你？”

“是呀，哪个男孩子送的，为什么不带回来给老爸看看。”方父也兴奋地问。

“老爸，这是我朋友的老爸为他老妈种的，好浪漫喔！”方紫宁故意一脸陶醉地说。

“你朋友的老爸还真是浪漫！你老爸……连一根草都没有送过给我。”方母的话是对方霖和方紫宁说的，但眼睛却盯着方父。

“花有什么好，不能吃不能穿的。做人应该实际一点，浪漫能当饭吃吗？”方父满不在乎地说，哎！她的女儿越来越狡猾了。

“我真不知是不是瞎了眼，当初竟会看上你这一个浪漫细胞也没有的男人。不知我现在去寻找第二春会不会太老？”方母自言自语地说。只是，她的自语可以让每个人都听到就是了。

“老？怎会呢，出去别人还以为我们是姐妹哩。”方紫宁火上加油的在一旁扇火点火，一副惟恐天下不乱的样子，让方父恨得牙痒痒。

“是吗？”方母双眼发光。

“你别听她瞎说。”方父低声下气对方母说，然后转过头对方紫宁大吼，“明天就考试了，还不睡觉。”

“什么？你的意思就是说我很老了。”方母揪着方

父的耳朵狮吼……

方紫宁吐吐舌头，对不起了，老爸，为难你了。顺利地回房洗澡上床，看着床头上的玫瑰花，心里好甜。这可是她第一次收到的花！伴着玫瑰花香甜的味道入睡，梦中，林帅宇抱着好大的一束玫瑰花向她走来。



相较方紫宁的好梦，林帅宇却失眠了。

回到自己的住处，为了不让自己疯狂的工作方式影响到家人，他搬出来住了。

坐在书桌前，手上的个案没有一个字能看到脑海中去。颓然地放下文件，他拉开抽屉，里面放的是樱花之旅的相片。感谢那个日本男人，为他留住了那美好的一刹那。

照片上的方紫宁正对着他笑，笑得那样开怀，无一丝杂质。修长的手指轻抚过照片上她的脸、红唇。现在，他只能看着她的照片眷恋她的笑容。

都是他的错，他以为她心中会有他，也只有他发现她的美好，真是太过自以为是的想法。当他第一次看到她时，他就忍不住吻了她，她的反应居然很坦然，她大方地告诉他，她很喜欢。那时候他以为，她心中应该是有他，虽然她可能一时还不会明白。他以为，

等她长大，会明白他的用情之深，毕竟只有他吻过她。

他没想过会有人发现她的美好，而且是一个很有侵略性的男孩子。他的确用对了方法——单刀直入地确定两个人的关系。如果当初他能像他一样，勇于掠夺自己所喜，据为己有，那么，今天他就不用对着照片黯然神伤。可是，他爱她，希望给她全部的自由空间，他不希望他的爱会束缚住她。

“帅宇……我捡到一个紫色的贝壳……我好喜欢啊……送给你好不好……”她的声音又在耳边回响。其实当时他想问：如果你身边的是另外一个人，你也会将喜欢的东西送给他吗？但他最终没有问出口。有时他真的很恨自己，为什么要那么为她着想，为什么要那么死心眼地要给她成长的自由空间，为什么不像紫宁口中的建希——喜爱的就掠夺，然后独占。

把贝壳放进抽屉里，不期然地看到了那白色的小餐巾，那是他们第一次见面的见证。“这就是接吻……我好喜欢……真的……”回想她的话，林帅宇唇边泛起了柔情似水的微笑，如此清新坦率的小东西，连少女的矜持都不会稍稍表示一下。可是，他希望她像别人那样吗？答案是否定的。只因她坦率的性格，纯净的笑容，对人的无所图，才会攻陷了他的心。

不能再想了，再想就天亮了。收摄心思躺回床上，却徒然地瞪着天花板发呆。

“帅宇，恋爱是怎样的？”她的声音又来困扰他了。他很想告诉她，恋爱就是一个人深深地眷恋着你，以你的喜好为第一，希望时时可以看着你，把你当成他生命的全部。你笑，他会陪你笑；你哭，他会把你抱进怀中任你哭。他只会爱着你，不让你伤心，不让你困惑，会等你，会想你想到天明，会夜夜在梦中见到你……

可是，这只是单方面爱恋，而不是恋爱。所以，他没有说，她已经有很多困惑了，他不愿为她再加多一些。所以……所以他只能在这里想她，想到不能入睡。

说过不想的，为什么偏又要想起。窗边出现了清晨的曙光，辗转反侧的林帅宇才疲倦睡去。只是，不知在自己的梦中，她会不会又出现，用她的纯净的笑容扰乱他的心神……



当林帅宇醒来的时候，时钟已经指向十点。他赶紧起床整理好自己。即使是没要紧事，他也不会放任自己睡得这么迟，更何况现在是上班呢。出到大厅，却见唐悦正坐在沙发中喝茶。

“我想我不是付薪水请我的员工来喝茶的。”林帅宇倚在墙边说。

“老大，我已经是超负荷工作了。偷得半刻清闲上来喝口茶也不为过吧！”唐悦用的是肯定语气，而不是疑问语气。继续吃他的糕点，喝他的红茶，也不回头看一眼林帅宇，把杯高举过头，“要不要来一杯上好的红茶？”

林帅宇过去，坐到茶几对面的沙发上。唐悦已经把一杯红茶推到他面前来。

“我不明白你，爱她就应该跟她说嘛，搞到自己人不人，鬼不鬼的。”唐悦开口丢过来一句具爆炸性的话来。

林帅宇端着杯子的手顿了一下。怎么连唐悦都知道他的心，惟独她的看不明？连歌都会唱：但这份痴心，惟独你是看不明……林帅宇苦笑一下，喝了一口茶，清香的茶好像变得很苦涩，不复往日的甘醇。原来品茶还要有品茶的心情。

“爱一个人，不是应该让她知道吗？大学时你也这样教过我的。”唐悦盯着林帅宇说。在大学时，他喜欢一个女孩子不敢表白，林帅宇也是这样鼓励他的。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当事情发生在他身上时，他却变得优柔寡断，举旗不定了。

“悦，你不明白，当你的爱对一个未曾知道什么叫恋爱的女孩子说，只会令她困惑时，爱就变得沉重了。我想要的，是她识情之后的褪变。她应该是自由自在

地追求她的人生的，我在等她长大。”林帅宇注视着杯中浮动的茶叶说。他的心也像漂浮不定的茶叶那样无目的地飘。

“我不明白你的什么鬼伦理，我只知道爱一个人就应该独占她，让她的世界只为你转动。你的等待最后等来的是什么？”林帅宇一向是令人难以捉摸的，而现在更令唐悦捉摸不到他的心思。

林帅宇低笑，如果像唐悦说的那样，那么爱就变得自私了。如果他也那样做，会不会使紫宁像面对建希一样，感到有点怕他。完全没有自己的喜好，没有自己的观点，没有自己的思想。只会让人觉得紧张和累的爱，不给也罢。

看着林帅宇苦涩的笑容，唐悦决定了，他要帮他，一定要。他太含蓄了，太宽容，太有风度，太保守了，偏偏这些优点在爱情面前都变成了缺点，他的爱只会令他看着别人快乐，而自己痛苦。“痛并快乐着”原来是解释为：自己痛苦，让别人快乐着，他还一直以为是：别人痛苦所以自己看着快乐，要不然怎么会痛和快乐并存呢？



结束升大考试，感觉到天都明朗了。方紫宁拿着文具走出考场。深吸一口气，她加快脚步向公用电话

走去，她想将好心情与林帅宇分享。

为什么独独想到与他分享她的喜悦？她给自己的答案是：他鼓励她，并且还送了她一束花，让她心情愉悦，所以才会发挥得这样好。

“紫宁。”那天在早餐店的四个小女生又围上来了。

“嗨，考得怎样？”方紫宁心里叫苦，被她们缠上，一时半会是脱不了身的。

“紫宁，下星期的毕业晚会，你会不会邀请林帅宇。”楚琳第一个发问。只是她的发问不是为了帅哥，而是为了眼前迷糊的好朋友。她觉得林帅宇比陈建希适合方紫宁。

“是呀，邀请他嘛。”另一个也说。

“我们会帮你招呼他。”

“绝不会妨碍你和建希的拍拖的啦。”

四个小女生围着方紫宁七嘴八舌地说，但求可以再见俊男一眼。

帅宇真的有这么好吗？不然为什么所有人的芳心都倾向他？见过他的四个小女生都变成花痴。这令方紫宁不悦起来，转头又暗骂自己小心眼。

“我可以帮你们，不过只怕到时我会被男生骂死。”方紫宁笑呵呵地说。

“紫宁。”陈建希声到人到，拉起方紫宁的手向体育室走去。也不管她们正在谈论着什么。在他的认

知里她应以他为中心。

“记得答应我们的事要做到啊！”身后，三个小女生异口同声地大叫，惹来校园往来路人的注目，吐吐舌头各自散去。对陈建希的傲气已经习以为常，不当一回事了。只有楚琳看着他们的背影摇头。

方紫宁被拉着往前走。陈建希看起来好像心情不佳，是不是考砸了，但他也不能把怒气发在她身上呀。不过话说回来，应该不会吧？他的成绩那么好！

在体育室停下来，陈建希转过身面对着方紫宁问：“考试的前一天晚上你去了哪里？”他打了电话到她家，但她家人却说她还没有回来，害他担心她出了什么意外。真是的，她的家人都不担心，他瞎担心什么？

“我和朋友出去走走。”在陈建希锐利目光的注视下，方紫宁小心翼翼地说。

“谁？”看着方紫宁畏缩的样子，陈建希不悦地皱起眉来。他有那么可怕吗？他可不希望她怕自己，她是他的女朋友，不是佣人，用不着对他表现出一副战战兢兢的样子。

“你不认识的。”方紫宁不知自己为什么变得不敢说实话了。低着头不敢看陈建希。

“为什么不抬头看着我？”陈建希受不了地低吼。和她恋爱根本就像带入门的小朋友一样。

方紫宁慌张地抬头，委屈的泪水在眼里打转。长

这么大，都没有谁会这么大声地吼她。恋爱应该是像蜜糖一样甜的，为什么她的恋爱让她觉得像浓茶一样苦，偶尔才能体会到一点点的甘醇，但是极少。会不会是她太迟钝了，建希对她真的很好，是她辜负了他，她不想惹他生气的，但她不知道该怎么做好。

方紫宁不敢说话，她怕一开口眼泪就会掉下来，双手用力地拉着手里的书包转身想要逃开，找个没有他的地方好好反省，也让委屈的眼泪释放。

“紫宁。”陈建希拉住了欲逃的方紫宁。他不想吼她的，真的不想，可是看着她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他就气，气自己的用情之深，气自己不能占据她的心。现在，看着她想哭又不敢哭的模样，他好心痛。身为男朋友，只会让对方哭泣，而且她也不会扑进他的怀中哭，真失败，“对不起。”陈建希缓缓地吐出这三个字。

听到陈建希的道歉，方紫宁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地滑了下来。是陈建希在和她说“对不起。”建中的高傲王子，建中的天之骄子！他居然和她说“对不起”！方紫宁，你真的有办法，居然挫去了陈建希傲气？！

“别哭了，好不好？”陈建希抬起手接住方紫宁脸上滑落的泪珠。他最爱的是她开朗笑声，但是，他现在却把她弄哭了。他真是混蛋。在建中是风云人物的建希，成绩永远第一，体育是全能，演讲与辩论赛都

有他的份。他一向是建中老师的骄傲，建中一颗闪亮的星，从来都只有别人对他低声下气，何时会是他这样哄人？现在方紫宁眼前的，不再是意气风发的陈建希。轻轻地把她抱进怀中，低声地威胁道：“再哭我就要吻你了。”

而方紫宁不假思索地立即停住了眼泪。

陈建希想不清他们为什么会发展成这个样子。他是真心喜欢她的，想不到他的喜欢会带给她委屈：“我们回去吧。”陈建希拥着方紫宁，出了体育室，方紫宁偷偷地拭干眼泪。

方紫宁在楼下与陈建希道别，快步地上楼去，努力装出笑脸，她不是不想家里人关心她，而是不想老爸问长问短。

夜深了，躺在床上的方紫宁辗转反侧的难以入睡。拿起床头的电话想打给林帅宇，最终还是放下。她愉悦的心情已不存在，家里人也发觉她的不开心，都识相地不去问，以为她考砸了。其实她考得很好，她只想找个人倾诉一下今天发生的事。

正在她犹豫的时候，电话响了起来，她迅速地提起电话。

“喂。”方紫宁无精打采地喂了声。

“紫宁，是我。”电话的那一端传来林帅宇低沉的声音。他在等她的电话，可是等了许久，最后忍不住

打了进来，希望不会打扰到她。

“帅宇。”终于听到他的声音，令方紫宁几乎想哭了。

“有话要对我说吗？”林帅宇平静地问。他不确定她考得怎样，所以，他这样问了。如果她愿意，好与不好都可以向他倾诉，他愿意做她的听众。

“其实我考完试后就想打电话给你了。本来我的心情真的很好，我想与你分享那分愉快的。”方紫宁握住话筒顿了一下，她不知道帅宇会不会想听她下面的话，眼泪开始下滑了。她移开电话清清声音问，“帅宇，你还在吗？”

“是的，我在听。”林帅宇低叹了声。

“可是，我被建希拉了去体育室，他问我考试前一晚去了哪里，我不敢直说，我好怕他，我甚至不敢看他。因为他好像有点生气，而且我一向怕他。他只是吼了我一声，我就觉得好委屈，觉得自己好没用，我怕自己会哭，我拼命地忍住眼泪不让它流下来。”方紫宁把下午的事说得杂乱无章。

电话那一头没有任何响声，只有低微的呼吸声。

“帅宇，你知道吧，当他和我说‘对不起’的时候，我的眼泪就忍不住的流了下来。和你讲这些你会不会觉得闷？”

“我一直在听。”也听得好心痛，只是，下面一句

林帅宇只在心里说。那个建希居然让她哭了。如果是他，他绝对不会让她流半滴眼泪。

“我可能没跟你说过建希吧。他的成绩永远排榜首，他的运动全能，有他出赛的辩论演讲，我们建中肯定会拿第一。他是建中的标志，老师们的骄傲，同学们的偶像，他是天之骄子，所以，他有条件高傲。只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我和他恋爱，我觉得我和他是不同世界的人。我没想到他会向我道歉。他应该是意气风发的，不应该是低声下气的，也许别人会羡慕我，居然让建中的高傲王子对我低声下气的，但是我不希望这样。”以前很多同学都在讨论，谁可驯服陈建希，就捧她为建中的女神。屡战屡败，再战再败，大家也就放弃了。想不到她方紫宁今天不战而胜了，只是，她没有一点成就感，有的只是无措及无奈。她觉得，爱情不应存在着征服与被征服的。

“帅宇，我觉得我和他一起有点累，我甚至想逃开不见他，因为我怕自己会惹他生气，怕自己会令他烦恼。帅宇，你听到我说话吗？”电话那头传来一些杂音，方紫宁停下来问。

“紫宁，我的手机没电了。”电话那一头传来林帅宇微弱的声音，

“你现在在哪里？”

“我在你家楼下。”难怪总觉得林帅宇的声音听起

来就像在身边，原来他就在自家楼下。

“上来坐坐好吗？”他居然就在她家的楼下用手机听她发牢骚。

“不了，已经晚了。”林帅宇说完这句话后也就断线了。夜色已浓，他也该离去了。

再眷恋地看了一眼大厦的出口，却惊喜地发现一个人正向这边奔来，看她的速度，肯定她又会刹不住脚步了。张开双臂让她跌进他的怀中，不过，这次记得抬起下巴，免得撞痛了两人。

“你哭过了。”林帅宇心痛地看着她红肿的双眼，抬起手抚顺她被风吹乱的秀发。

“你怎么不早说你在这里。”方紫宁退后一步才看到林帅宇的脸。不知为什么，她又想哭了。爱笑的她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眼泪？

“为什么又哭了？”林帅宇轻轻拭去她的眼泪。

方紫宁只想呆在他怀中好好地哭一场，见到林帅宇后，陈建希在她心中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我要去看星星。”方紫宁抬起头不让眼泪再流下来，看着满天的繁星说。

林帅宇打开车门作了个请的手势。对于她的要求，他从来没有拒绝的打算。

上到山顶，坐在石凳上，看着夜景。繁华的都市跟天上的繁星互相映衬。

抬头数着那一颗颗的星，脖子酸了，方紫宁干脆把头靠在林帅宇的肩上继续数。

“帅宇，我听人家说，每一颗星都代表着一个人，你说哪一颗会是我，而哪一颗又是你呢？”方紫宁数累了星星，然后问了一个很蠢的问题。在林帅宇面前，她不用担心自己会被取笑。

是的，你是一颗星，是我心中那颗启明星，燃亮了我的人生，而永远在你身边的那一颗星，不用说，肯定就是我了。这些林帅宇只能对自己说。虽然是夏天，但山顶上的夜仍是微凉的，他脱下外套披在方紫宁瘦弱的身上。

“谢谢，帅宇真好！”方紫宁抚着外套说。外套带着他的体温和气息，暖暖地把她包围了。那种感觉好安心，就像冬天泡温泉那样令人着迷。

你永远都只知道帅宇好，却从不去正视他为什么要这样好。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坐在身边，他绝对不会这样好，他一向不习惯给予不相关的人太多的关怀。

“帅宇，我是不是不适合做建希的女朋友？虽然他是我男朋友，我宁愿和你一起聊天却怕和他独处。”方紫宁玩弄着外套的扣子说。

“为什么？”林帅宇屏住气息问。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们的友谊比我和建希的爱情要深吧？”方紫宁拒绝去深思为什么，如果什么事都

要想通为什么，那样会很累的。

“只是这样吗？”林帅宇不死心地问。

“那会是怎样。”方紫宁抬起脸对着林帅宇问，难道还有其他吗？他好像知道为什么的样子，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她，要她费脑筋去思考为什么。这么多的为什么，弄得方紫宁头脑里全是一堆为什么。

看着她困惑的脸，林帅宇叹一口气，劝自己别太急进。于是问：“心情好点了吗？”

“好多了！”方紫宁摇摇头，不再去想那些令她想破头也想不清的为什么。

“该回去了。”看着周围的人开始散去，林帅宇对方紫宁说。山顶的夜不安全，他不想上演英雄救美记。

一上车，方紫宁便开始昏昏入睡。扶过她头，让它靠在他的肩上。

到了大厦的门口，熄了引擎，林帅宇看着沉睡的方紫宁，不忍唤醒她。他多么希望每天醒来的第一眼就可以看到她的睡颜。修长的手指轻抚过她紧闭的双眼，目光停留在她如玫瑰花瓣般红润诱人的唇，终于，忘情地低下头，印上他深情的一吻。

睡梦中的方紫宁嚅啾了一声。好甜蜜的梦，她梦见帅宇吻她。逐渐清醒，手不由得抚上红唇，好像还留有温暖的气息。

林帅宇下车将方紫宁送到家门口才离去。到屋里

的方紫宁关上门才记起答应了同学们的事。明天吧，明天去找他。只因明天她也想见到他。



第二天早上，方紫宁起床后直奔中日大厦。她告诉自己，答应了同学的事要做到，所以她才会这么着急来找林帅宇。

“嗨，我们还真是有缘。”刚到中日大厦，迎面来的就是唐悦的声音。

“是呀。”方紫宁也笑了。

“我有话想和你谈谈。”唐悦收起平时吊儿郎当的样子，认真地说。

“可是，我有话要跟帅宇说。”

“我要跟你说的是关于帅宇的。来吧，小丫头。”唐悦率先往电梯走去，他肯定方紫宁会跟上来。果然不出他所料，她已经快步地跟上来。

“帅宇怎么了？”电梯内，方紫宁急不可待地问。她也觉得帅宇有点反常。

“进来再说。”电梯到达目的地，唐悦率先进入办公室。这事关系到帅宇的声誉，中日的前途及全中日集团女性员工梦想的问题，让别人听到还了得。恐怕到时中日大厦会被女员工的眼泪淹没了。

“很重要吗？”方紫宁关上办公室的门问。看唐悦

慎重的样子，她的心也吊在半空的，希望别像故事情节那样——帅宇得了不治之症。

“我今天说的话你保证不与任何人说，包括帅宇在内。”唐悦严肃地说。开玩笑，到时让帅宇知道他这样抵毁他的声誉，不把他的头拧下来当球踢才怪。

“我保证。”方紫宁的心七上八下的，不会真的那么巧吧？

“帅宇最近很苦恼。”唐悦说了一句，故意停顿下来。

方紫宁用力地点点头以示赞同。帅宇最近好像真的很苦恼。

“因为他发现自己对男人有兴趣。他怕传出去会令中日声誉受损。”唐悦一本正经地说。

什么？对男人有兴趣应该是同性恋吧？方紫宁大吃一惊，这个消息比帅宇得绝症更令她震惊。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他身上？如果是别人，她绝不会反对也不会歧视，皆因这是别人的自由，但如果是林帅宇，那就另提别论了。

为什么不喜欢女人，偏要去喜欢男人。方紫宁无措地想。也难怪，男人生得这么帅，这么完美，心理上总是有点问题。很多帅哥有自恋倾向，但帅宇怎么会……

“他读书时都是这样，他不喜欢女人，也从不碰任

何女人。最近他才发现，自己居然喜欢的是男人。”唐悦添油加醋说，但求效果更加逼真。

“不对耶，他吻过我的。”方紫宁记得他第一次见面就吻了她。如果他有同性恋倾向，应该不会吻她才对，毕竟同性恋中扮演女性角色的人物另一个女人是件很奇怪的事。

呃！唐悦真的没想到保守的林帅宇会有这么快的行动。真是自讨苦吃的添油加醋，自以为是的聪明，哑巴吃黄连就是这样了。

“他可能是想努力让自己恢复正常吧。”

“说的也是，去日本的时候，我们曾经同床共枕了一夜，却也相安无事。”方紫宁回想起日本之行。曾与林帅宇同床共眠的一夜，但毫无损失，那时还在想，是自己的身材不能令他兽性大发，现在才知道他根本就是对女人没兴趣。

这下子，唐悦真的佩服林帅宇到五体投地了，他前世肯定是柳下惠。今世他不会真的是对女人没兴趣吧？

“我能帮到他吗？”方紫宁问。

“现在只有你能帮他了，因为他不排斥你的接近。”唐悦发觉方紫宁真的很好骗。

“我该怎么做？”方紫宁很高兴自己能帮到他。

“你该利用你自身的优点去唤醒他迷失的性向，让

他知道女人的身体比男人可爱。”上帝，我说的是事实，女人的身体是比男人的可爱。请宽恕我吧，我是为了朋友，我的出发点是为他们好。宽恕我。唐悦在心里祷告。他绝对是为了他们好的，不是要引诱方紫宁犯罪。而且方紫宁看起来应该也对帅宇有感觉。

“我知道了。”为了朋友，方紫宁上刀山，下油锅也在所不迟。她曾经说过可以为他赴汤蹈火的。

“你一定要帮他，如果这件事传出去，他会身败名裂的，你也不忍看着他身败名裂吧？”唐悦企图唤起方紫宁的同情心。

“我答应你，一定帮他。”方紫宁一副为朋友头可断血可流的样子。转身出去，她要去问他，放着好好的女人不去爱，居然要对男人有兴趣？也许是上天顾及到公平问题吧，所以这么一个完美的男人，让他不爱女人？

“你要去哪里？”唐悦拉住方紫宁的背包问。她的样子好像要去质问帅宇。

“我要去骂他一顿，把他骂醒。”真是越想越气，但她也不知道自己在气什么。

“不可以。现在他已经够苦恼了，他也努力想使自己变得正常，他也不想这样的。为了他的自尊，你不可以当他的面说出‘同性恋’三个字。”开玩笑，被她一骂不就什么都穿了，她还有得玩吗？

“我真是太轻率了。”方紫宁敲敲自己的头说。

唐悦对天一翻白眼，你不单轻率，简直就是单纯到近乎白痴。不过，帅宇喜欢就好。

“我先走了。”方紫宁拉好背包走人。

“有事打电话给我。”唐悦在后面叫。

来到林帅宇的办公室外面，他的秘书正在忙碌。方紫宁很有礼貌地对秘书说：“对不起，我想见你们总裁。”

“总裁在楼上。”秘书抬一下头说完，又埋头苦干。唉！总裁都这么拼命，他们怎么好意思偷懒呢？认命吧！

方紫宁上楼，不明白楼上怎么还有办公室。推推门，发觉门是虚掩着的，开门进去。从室内的摆设显然可以看出这里不是办公室，而是起居室。

帅宇留着那么好的别墅不住，却跑来这儿，肯定另有企图。

房与厅是打通的，方紫宁四周看看。啊？！林帅宇正裸着上身躺在床上，另一个男人正在给他推拿。他们居然在上班时间，而且是在公司的顶楼，不锁门地卿卿我我？也太明目张胆了吧！

“你们两个干什么。”方紫宁难过地大吼。

两个男人都转过身。除了林帅宇，另一个男人也是帅到一塌糊涂的，难怪会互相吸引而不是同性相斥

了。

不会吧，那小女孩干嘛用一副捉奸在床的表情看着自己，好像自己是破坏别人感情的第三者一样。为林帅宇推拿的男人实在想不明白对面的小女生为什么会有这副表情。难道以为他是女的？

看着两个大男人惊愕的表情，方紫宁更加肯定她的出现破坏了别人的好事。

甩下背包走过去，她在床边坐下来，俯头对林帅宇说：“帅宇，你不给我介绍一下吗？”

“呃。他是我朋友何子平。”她眼中怎么好像燃烧着两簇火焰，不会是他眼花看错了吧？

“你好，我叫方紫宁。”方紫宁转过头对何子平说。眼中没有一点友善，有的只是警告。

何子平惊讶于她一副不友善的模样，他见过她吗？迅速地回忆一遍，没有啊！？

方紫宁将何子平的反应视为心虚，不再理会他，转头对林帅宇说：“我们出去溜溜好不好？”目的是为了不给他们两个独处的机会。

“可是我要上班。”林帅宇实在猜不透方紫宁心中的想法。

“知道要上班还在这儿和他……”本想说卿卿我我的，但想起不能伤到林帅宇的自尊，连忙收住口。她回头瞪了何子平一眼，颇有警告的意味。

这小女孩对他可能有误会，何子平好笑地想。

“你在干什么啊？”方紫宁看着林帅宇的背，真的很想好好揍他一顿。

“我在享受子平的推拿。”事实不就摆在眼前吗？为什么还要多次一举地问。林帅宇看着方紫宁气愤的表情大惑不解，不明白自己哪里惹到她了。他只不过由于熬夜导致肩背酸痛，叫子平帮他推拿一下，很正常啊，又没有犯法。

“要推拿不会上健身院。”方紫宁立即大声推翻他的烂借口。

林帅宇不明所以地看着方紫宁。她为什么这么生气？他自从读大学时被唐悦拉着上了一次健身院后，就再不敢涉足那些场所了。推拿是一种享受，但如果有人在一旁虎视眈眈地垂涎兼上下其手，那对他来说就是一种煎熬了。

“呃，我的意思是……”对上林帅宇不解的目光，方紫宁才明白自己没有压抑自己的怒气。她可是来帮他恢复正常的，而不是来指责他不是的啊。

“我帮你。”她站起来挽起衣袖。

“不用了。”被她推拿，说不定会发生骨头错位，而且，气氛太过亲昵，他怕自己会做出不当的举动来，而他最不想的就是伤害她。林帅宇拒绝方紫宁的好意，拿起一旁的衣服套上。

“我有话对你说。”方紫宁又感到有股无名火烧了起来。没关系，她有整个假期可以利用，方紫宁在心里给自己打气。

“什么事。”林帅宇站在她面前问，细细地观察她的表情，想找出一丝端倪。

“楚琳她们托我邀请你参加我们的毕业晚会。”方紫宁一口气说完，然后看着林帅宇，希望他能爽快地答应。

紫宁，为什么不说是你邀请我呢？为什么要把事情分得那么清，说得那么白呢？让我想自欺一下都不行。林帅宇在心里叹了一口气。

“对不起，我很忙。”他不会去，因为他从来就不会应付女孩子，更不想看她和那个建希一起。那会让他受不了的，虽然他有包容心，但他也是平凡人，也会妒忌，不得已的时候，他会选择眼不见为净。

如果说方紫宁对他是同性恋一事还存在一点点疑问，这时候却肯定了。因为他一向不会拒绝她的，这次，他却拒绝得很彻底的。

“帅宇，求求你啦。”方紫宁站起来，双手绕着林帅宇的颈项，撒娇地摇着身体说。这招是她用来对付家人的绝招。不过，好像也有五年没使用了吧？不知还有没有效，为了不被楚琳她们骂个狗血淋头，不管怎样都要试一试了。

她知道她在干什么吗？林帅宇的目光越过她乞求的娇颜落在她背后的大床，只要他装作不小心站不好，他们就会落在床上。连广告都有说：阿妈话，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女仔实有损失。

她还真是对他放心！林帅宇苦笑着收回视线，想要拉下方紫宁的手，刚才她卷起衣袖，那光滑的双臂正接触着他颈部的皮肤，令他想到“肌肤之亲”一词。

方紫宁发觉林帅宇的企图，更用力地搂住他不放。反正她有的是时间，可以和他耗着。他的时间可就是金钱，铁定耗不过她的。

“拜托，给个面子好不好？”她黏住他不放。记得小时候，每次老爸都会受不了答应她的要求。她粘人的功夫是最厉害的，几乎达到出无不胜的最高境界了。

林帅宇，你何必君子呢？你的君子行为没有人懂的，你这是在受着非人的折磨。隔着薄薄的衣料，他几乎被不知天高地厚的方紫宁撩拨得燃烧起来。不得已，他点了点头。

“我就知道这招最管用。”方紫宁开心地在林帅宇的两颊用力地各亲一口。

林帅宇用手固定住她的下颌，唇准确无误地覆上她的，那是他最想对她做的动作，在他梦中时常出现的动作。辗转地摩挲着她的红唇，灵活的舌头探进她的口中，纠缠着她惊愕的舌头嬉戏，把数月来的思念

全化为热情的吻，传递他的爱恋。

一时间，方紫宁脑中一片空白。帅宇已经好久没有吻过她了，好怀念！不知是不是帅宇进步了，还是自己进步了，她觉得这个吻跟以前的不大一样，甜蜜得几乎淹没了她，心脏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把手掌贴在林帅宇的胸前，发现他的心跳和她的一样快。

热情使两人跌落在床上，抱着方紫宁转过身，林帅宇不愿方紫宁承受他的重量。这个吻令他的心活跃起来，她不抗拒这个吻，而且还很投入地参与，或许，她在她的心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

帅宇的怀抱好舒服！方紫宁整个人靠在他胸前，双手撑在林帅宇的头两侧，热切地回应他的吻。

林帅宇不得不轻推开方紫宁，再这样下去，他的自制力在面对自己心爱的女人时，也会消失。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她未明白她的情归何处时，他不能侵犯她。

躺在床上的方紫宁看着林帅宇离去的背影，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为什么他是同性恋，为什么他不爱女人？他是同性恋为什么要吻他，是为刚才的暧昧场面找借口吗？不行，她一定要帮他恢复正常。

方紫宁站起来走到厅中，在林帅宇身边坐下来。

“要喝什么？”林帅宇几乎是反射性地立即站起来，走向冰箱。她再这样粘住他，他就真的要去冲冷水澡

了。

糟了，他连自己也开始排斥了吗？那她该如何帮他呢？方紫宁看着林帅的逃离大叫不妙，他如此明显地逃开，就算再迟顿的方紫宁也看出来了。

林帅守拿了两罐可乐过来，在方紫宁对面的沙发坐下来，拉开拉环把其中一罐给方紫宁。自己径自喝着手中冰冷的可乐，借以降低体温。

“帅宇，无论如何，我一定会帮你的。”方紫宁看着林帅宇痛苦的表情说道。她一定会帮他的，无论如何她绝不放弃。

“帮我什么？”林帅宇大惑不解地看着方紫宁问。除了感情之外，他应该没有什么要她费心的吧？只是，如果感情只是用帮的，那他宁可不要。

“呃。我的意思是，我放假可以帮你分担你的工作。”转念一想，她一个中学毕业的小女生，能帮他分担工作，真是大言不惭。连忙改口，“我的意思是，可以帮你跑跑腿，例如端茶送水兼送文件的。”方紫宁没想到自己会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连忙掩饰地说了一大堆，但求他不会怀疑。这样一来，她就可以天天看守住他，不让他有机会出轨了。方紫宁在心里偷笑。

“你喜欢就好。”方紫宁的提议正中林帅宇的下怀，这样一来他可以天天看到她，不用受蚀骨般的思念之苦了。

“那就这样说定了。”方紫宁高兴地说。

如果林帅宇知道，轻易答应方紫宁要求的后果是带给自己无数的考验，那么，他打死也不会答应她了。

6

方紫宁利用一下午的时间去书店里卖了好几本关于如何恢复男性正常性取向的书，书店的老板又推荐了几本煽情小说给她。真是世风日下、人心难测！居然推荐煽情小说给一个看起来像未成年的女生？其实也没什么嘛，只不过是有点激情画面的描写而已。老板在心里自我安慰。

谢过好心的老板，方紫宁抱着一大堆书回家。家里一个人也没有，窝在床上，方紫宁开始着手研究如何帮林帅宇恢复正常。

啊？！怎么可以用这种方法呢？色诱？那不是夫妻间才可以发生的事吗？她看的那套《妙探夫妻》的漫画有一些令人面红心跳的画面，她一直以为那该是夫妻间才可以发生的事，原来不是夫妻也可以做的。只要你情我愿，男欢女爱就是正常的。不管了，无论用

什么方法，她都要试一试。为了帅宇，豁出去了！想到要和林帅宇上演如此激情的戏码，方紫宁不禁面红心跳，不禁开始有点幻想起来。呃？！她方紫宁也这么好色？

翌日一早，方紫宁塞了本小说进背包，便去中日大厦上班。说去上班，其实只是监视林帅宇的一种手段而已。

顺利到达林帅宇的办公室，见他正在讲电话，他指指对面的椅子让她坐下来。

方紫宁坐下来，看着讲电话的林帅宇。这么一个男人是同性恋真是苍天无眼。他是同性恋的事如果传出去，不单他的名声受损，恐怕会让一群女人的心破碎到满地皆是吧？

“你的办公桌。”林帅宇指指文件柜那边的一张办公桌，那张办公桌比起林帅宇的巨型办公台真是小巫见大巫。林帅宇并不要求人事部门为方紫宁办理入职手续，她只是他请的一个私人助理，也是他自己掏钱付薪水。为了公平，他不会让她入职，因为安排一个稍好的职位让她做，恐怕别人会不服；而且她才中学毕业，不一定能做得来；但如果让她做小妹让人使唤，他又不舍得。所以，她只是他一个人的助理。

方紫宁毫不介意地过去坐下来，他这样安排正合她意。她才不想到什么鬼部门去，离林帅宇十万八千

里的，如何监视到他。

“帅宇，我可以做什么呢？”方紫宁问，总不能像监工一样坐在这儿盯着他看。

“你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林帅宇一边回答一边开始埋头审批台面上堆得比他还高的文件。

方紫宁不再打扰林帅宇，拿出她的小说开始看了起来。

林帅宇偶尔抬头看看方紫宁，见她正在聚精会神地看着书，也就把全部心思投入到工作中去。他以为她要来帮他肯定有什么企图，现在见她静静地看着书，也就放了心。因为她总会做出一些让他意想不到的举动来，或是提出一些吓人的要求，他不防着一点不行。

这样应该是行得通的吧？电影上经常有这个镜头。方紫宁对那段描写研究了好久，决定现场试验试验，看管不管用。

看着林帅宇正在全神贯注地埋首自己的工作中，她悄悄地解开两颗衣扣，把衣服往下拉拉，露出雪白的肩膀，再拨乱头发让自己看起来很有野性。然后轻轻地走了过去。林帅宇，等着接招吧。

“帅宇。”方紫宁柔声地轻唤。够嗲了吧。

“什么事？”林帅宇没有感觉到周围暗藏杀机，正在仔细地审阅着上亿元的个案，听到方紫宁的叫声，头也不抬地问。

方紫宁对天一翻白眼，为什么眼前的男人这么不合作？没关系，她方紫宁会越挫越勇的。倾身向前，抓住林帅宇的领带，将他拉向自己。

林帅宇被动地抬头，眼前的春色差点让他喷鼻血。等等，她以为她在干什么？拍戏呀，居然毫无征兆地给他如此惊吓！

“帅宇，你想和我上床吗？”方紫宁很满意林帅宇终于正视到她的努力，柔声地问，还抛个媚眼给他。想不到她方紫宁对新事物接受得还挺快的嘛。

林帅宇正在思考，是很君子地帮眼前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扣好衣服，还是拉开来看个够，他傻傻地问：“什么？”

这男人怎么会这么迟钝？跟书上男主角的反应真是截然不同。不过，有一点她差点忘了，他是“同志”哩，反应肯定不会像书中男主角那样：双眼发光地抱起女主角，然后一宿春宵，时间就会跳到第二天早上。

“你想和我上床吗？”方紫宁一点也不介意地重复了一遍。继续努力地“挑逗”林帅宇。

当林帅宇听清楚她话的同时，两行温热粘稠的红色液体也自他的鼻腔往下流了下来，他还是控制不住地流了鼻血，皆因她的话实在太露骨了。

“你流鼻血了。”方紫宁看到林帅宇流血乱了方寸，连忙抽了几张纸巾递给他。她不知道这样做会有副作

用。直直地冲入茶水间拎了条湿毛巾出来。

林帅宇仰起头靠在办公椅背上。方紫宁把毛巾搁在他的额头，心里宣告试验失败。唉！真想不到她这样不具吸引力。应该找一个身材好一点的，说不定还会有少许收获。她不知道林帅宇会不会排斥呢？在他的眼中，所有的女人都是一样的吧？

仰着头的林帅宇正好看到方紫宁光洁的下巴，从这个角度看去，她下巴的弧度真的非常美好，而且纤细的颈项，向下是……林帅宇又不小心地看到了她胸前的春光，刚止住的鼻血又开始流了下来。天！再这样下，难保他不会有一天流血过多而亡。

看到林帅宇又再往下流的鼻血，方紫宁赶紧去拿纸巾，小心地拭着林帅宇流出来的鼻血。她想他一定是被她吓到了才会流这么多的鼻血。

“要不要上医院？”方紫宁担心地看着仍在流的鲜红色液体，她真怕他体内的血会流干。

“不用，我体内的血太多了。”林帅宇调侃自己，只为看到女孩的袒胸露背就鼻血流个不止。

“你干脆去献血救人，免得在这儿白白浪费掉。”真是的，哪会有人的血过多的，如果是这样，她劝他去无偿献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他的血这样流，真是浪费。方紫宁没好气地瞪了林帅宇一眼。

她以为这鼻血为谁流的？要不是她无端端地给他

一个惊吓加惊艳，哪会浪费这么多宝贵的生命之源。林帅宇在心里小小地抱怨。真是一物克一物，恐怕他今生注定被方紫宁吃得死死的，谁叫他谁好爱不爱，居然会爱上单纯得几乎白痴的她。是谁说过，一个母亲用二十年时间把儿子变成男子汉，而另一个女人用二十分钟把他变成笨蛋。说得真精彩，而且好像还挺有道理的。

他不知道方紫宁受了什么刺激，居然学会上演这种活色生香的镜头。或是，她只是纯粹好玩？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也许是他对她太纵容了。

闭上双眼，他也能感受到方紫宁焦急的心情。她正在帮他擦拭着流出来的血。她应该还是很在乎他的，迟钝如她，何时才会明白他的心？

一路走来，他应该不是在自作多情吧。她的一举一动都表现出对他的依赖，如果这种依赖可以诠释为爱情的话，那他应该满足了。那个建希给她的爱只会令她累，他应该不会对他有什么威胁性吧？不，不，他又在自为以是了。

如果他告诉她，他爱她，不知紫宁是怎样的反应。以为他神经失常乱讲话？以为他开玩笑？以为他寻她开心……以她对感情的领悟性，恐怕会困扰她半年也想不清吧？不急，她还小，不是吗？林帅宇在心里安慰自己。

“终于止血了。”方紫宁的话打断了林帅宇的思绪。张开眼看着方紫宁把毛巾拿到茶水间的背影，起身过去看看她到底在看什么书，居然会作出如此举动来。

拿起她桌面上的书，翻开的页面上，却是火辣辣的激情描写，一向清纯百合的她何时找来这种小说看的？这是否意味着她已经开始注意到两性问题了？

向她借的十本漫画中，不泛画面缠绵的，但他敢打赌，在她的认知里，应该认为这是夫妻间才会发生的事。

方紫宁出来正好看到林帅宇在翻看她那本煽情小说。如果他喜欢，她会带一大堆给他看，看到他醒悟为止，不用她如此辛苦努力。

“你怎么可以看这种小说？”林帅宇合上书指控方紫宁。他不反对她看，反正她已经成年人了，而且看一下或许可以帮她从中探知一些感情问题，但如果她看了之后在他身上试验，那他就誓死反对了。他可不想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流鼻血身亡的人。

“搞清楚耶，我是成年人。”只是看煽情小说而已，他倒像在指控她罪大恶极似的。他自己和男人卿卿我我的，她却连看一下煽情小说都有罪？这应该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吧？

林帅宇回头看了一眼抗议的方紫宁。她最近好像变得有点不一样了，有点易动怒，有点偏激，她一向

是快乐至上的。

看着林帅宇在看自己，方紫宁下意识地抬头挺胸，以彰显自己是成年人的事实。

林帅宇的目光落在她的前胸。并不是他好色，而是她一直在为他流鼻血而忙碌，衣扣忘了扣好，随着她的动作，林帅宇的眼光不由得对上她半露的酥胸。男人嘛，心照不宣了。

不行，再看下去又要流鼻血了。林帅宇连忙转过头，努力平复自己的欲望。

方紫宁低头看向自己的胸，有这么差吗？居然令他目不忍睹？耸耸肩把衣服扣好，既然这已经成为“事实”，她也就坦然接受了。

为了能让自己静下心来办公，林帅宇把方紫宁推出办公室道：“你上楼体息一下。”

“我的小说。”被拒之于门外的方紫宁叫。

“没收。”林帅宇丢过来一句话，把门关上。

原来好好先生林帅宇也有霸道的时候。方紫宁用力地踹了一脚门，以发泄她的怒气。不知为什么，自从知道林帅宇是同性恋后，她就变得很烦躁易怒。

“门是无罪的。”唐悦过来看到方紫宁孩子气的举动，好笑地说。

都怪林帅宇，不单害她踹痛了脚趾头，而且这么有失形象的事又刚好让唐悦看到了，真是丢脸丢到家。

“现在去员工餐厅吃个冰淇淋会不会太早？”唐悦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往电梯走去。

只要提到有关吃的字眼，肯定逃不过方紫宁的耳朵。她赶紧跑过去，唐悦正按着电梯在等着，脸上是一副讨厌的笑容。

“你请客。”看着唐悦的贼笑，方紫宁在他耳边大吼。最好把他吓得变成傻子，不要老是一副什么事都逃不过他掌握的样子，实在令人讨厌。

“河东狮吼。”唐悦掏掏耳朵叫苦，差点就把他变成聋子了。

上班时间，餐厅没有一个人用餐。唐悦叫了杯咖啡，而方紫宁点了最大客的巧克力冰淇淋。

“怎样？”

“什么怎样？”方紫宁正拿着长长的汤匙挖着冰淇淋，被唐悦的话问得一愣。

“你帮助帅宇的事怎样。”唐悦对天翻白眼，她不会这么快就忘记了吧？那么他的设计不就没得玩了。

“我有的是时间，不急。”方紫宁挥挥手，拒绝再去想烦心事，全心全意地吃自己的冰淇淋。唐悦为什么要提起来，这令她的心情也跌落至低谷。

“你要抓紧时间，不然他会越陷越深的。”其实，是他急不可待地想看好戏。

“知道了，啰嗦。”方紫宁回唐悦一个大大的卫生

眼。

林帅宇忙完公事，才记起午餐时间已过，不知紫宁会不会自己去吃午饭。拿起电话拨到楼上，铃想了半天也没有人听。

打电话到总台，接待员说她已经离开。会不会是他刚才的责怪太严厉了，才会惹到她生气的走了？

林帅宇回想早上对她的薄责，心里不安起来。为什么要责怪她呢？明知她贪玩。这会，林帅宇开始责怪起自己来了。她只不过是贪玩了点，自我控制力不好，能怪得了别人吗？希望她现在不是去找另一个人试验才好。

叫了一份午餐，却食之无味。心思又回到方紫宁身上来。她最近变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对任何人，任何事都和颜悦色，她变得烦躁易怒，变得偏激起来。天！会不会是周围的人给了她太大的压力——是那个建中的骄傲吗？

她不会有什么事吧？会不会想不开？这个念头跃入林帅宇脑中，他立即被自己的想法吓得大汗涔涔。暗骂自己多心的同时，也拿起电话拨到她家里去。

电话响了许久始终没有人回应。她可能是出去逛街了，或是去找同学，林帅宇这样对自己说，但求心里能安稳一点。



在林帅宇对方紫宁担心得要死时，当事人却一边吃着甜筒一边看着商店里橱窗陈列的商品。旁边的楚琳不时惊叫着，特别是看到那些古灵精怪的东西时更甚之。

“拜托，别再鬼叫好不好？”方紫宁没好气地瞄了一眼一旁的楚琳。她的尖叫声已经成功地使她们成为路人的焦点，虽然他们的眼光是善意的欣赏。

方紫宁不习惯被人盯着看，虽然她并不排斥别人的接近，但她更喜欢自己的一块天地。可以随心所欲地做着自己喜欢的事，不令世人用世俗的眼光来评价。

看着路人的眼神，楚琳本想抗议的话全部吞回肚子去，拉着方紫宁闪入一间餐厅。

餐厅里的装潢很高雅，也很有格调。翻开菜单，上面的标价贵得令人咋舌。不过那些食物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哩。两个女生叫了一桌子的东西吃得不亦乐乎。

茶足饭饱的两个人瘫在椅子上几乎动不了。这一餐用了一个多小时，室内的绿色植物伴着轻柔的音乐令两人忘了时间。

“……旁人在笑随便笑，连自尊都不要，我就宁愿流下眼泪满足你需要……”张学友的歌声在这午后的宁静气氛中低诉着他的深情。

“如果有个男人可以为我这样，我楚琳一定非他不嫁。”楚琳有感而发。现在流行速食爱情，如此深情的男人已经濒临绝种了。如果有，那真是如同熊猫一样珍稀。

“如果对方是个大笨蛋呢？”方紫宁故意打击楚琳。

“如此感性的男人会是个大笨蛋吗？”楚琳不以为意地说。

方紫宁被楚琳的话勾起了心事。她与陈建希之间不知会怎样发展下去。那天陈建希向她道歉的时候，她开始害怕这段莫名其妙的恋情。高傲如他，如果有一天像歌词中的男主角那样，她会怎么样？不，不，他怎么会当着那么多的人为她哭呢？这是自己太自以为是的想法。如果，只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呢？那她就真会躲起来不敢再见他了。或许，她根本就不适合他。

一个男人为一个女人流泪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如果女人要男人为她当着那么多的人流泪，也不见得她会多爱那个男人，他们之间可能只存在着征服。爱人应该是令他快乐，而不是需要他为你流泪，这样才叫爱情，至少在方紫宁的认知中是这样。

“如果建希为我哭只会令我害怕。”方紫宁叹了一口气说。

“如果是另一个呢？比如……帅宇。”楚琳旁观者

清，陈建希太高傲，锋芒太露，不会是一个平凡的人，他不合适紫宁。以紫宁这种迷糊随意的性格，她需要的是一个包容她，呵护她，以她为重心的男人，也必定是一个甘于平淡生活的男人。陈建希不会是这种男人，他是一个有征服世界雄心的男人。他应该找一个和他针锋相对的女孩。

帅宇？如果是帅宇为她流泪，方紫宁在心里想象了下，那么，她会心痛。这是她的结论。怎么会？帅宇根本就不会为她哭。为什么帅宇的哭会令她心痛？想不明，理不清。

“你会怎样？心痛？”楚琳盯着方紫宁问。其实自从第一眼看到林帅宇时，她就觉得他看紫宁的眼中闪着一种超越友谊的东西。被喻为建中才女的她可不是浪得虚名的。她心思比别人缜密，洞察力比别人强，领悟力也非常好。

方紫宁惊讶地盯住楚琳，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容易读透她的心，而她却看不透任何一个人的心事？不过，像楚琳这种特殊的女生，她还是不去比的为好，免得人比人，比死人。如果要比，她还是去找一个比自己差的来比好了，起码可以恢复一点自信心。

“为什么会心痛？”楚琳看着紫宁不解的表情又问。她全部心事都写在脸上，不单是她楚琳，相信任何一个人都能轻易看透。

“我们结账好不好？”被楚琳这么一问，方紫宁惊慌起来。她不敢深掘下去的真相，她现在不想知道为什么会心痛，真的不想知道，也怕知道。

“好吧。”楚琳看到方紫宁逃避，不再问下去。感情的事应由当事人来掌控，旁人无需插手太多。能帮的只是点醒她。

“多谢999元。”服务员捧着单过来说。

“什么？”方紫宁吓得一把抓过账单。随便吃了一点东西居然吃了上千元？不会吧，就她们两个人？但单上写得清清楚楚。

楚琳翻遍了全身上下，刮出一堆零散的钱细数——296元，还差了704元呢。捧着零碎的钱看着方紫宁，希望她可以找出几百元来。她不想留下来洗碗，让别人知道她吃了霸王餐。

方紫宁翻了自己的衣袋，只找出几十元的零钱，想找自己的背包时，才记起放在帅宇的办公室里没有拿出来。惊叫：“我的背包忘在帅宇的办公室了。”

服务员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两个吃着甜筒的小女生进来时，她就想到她们会没钱付餐费，想不到她的担心真的变成了事实。

“我去打个电话。”在服务员不屑的注视下，方紫宁几乎用逃的跑向服务台，拿起话筒拨了林帅宇的电话。

“帅宇，快来救我。”电话一接通，方紫宁就朝着话筒大叫。

电话那头的林帅宇吓了一跳。救？难道她被绑架了？

“你现在在哪里？”林帅宇试图镇定地问。

“我在中山路的一间餐厅，等等。”方紫宁不知道这间餐厅的名字，转头问一旁的服务员，然后对林帅宇说，“茉莉西餐厅。记得带钱。”话刚说完，没等林帅宇反应就挂了电话，只因楚琳那边出现了争吵。

“别用那种眼光看我。”楚琳对站在一旁的服务员说。她非常不喜欢那种眼光。当她楚琳是什么，她只不过是忘了带钱而已。现在不是想办法付账了吗？刚才入门口看她那热情的样子，与现在比，真是比川剧的变脸还要快。

“我没有用什么眼光看你。”服务员说。她最看不惯这种人了，装着一副很清纯无辜的样子，到处骗吃骗喝。

“是吗？那么请你离开我身边，我现在不需要你的服务。”如果当她楚琳是省油的灯，那服务员就大错特错了。

方紫宁过来，对服务员点点头，说：“对不起，我忘了拿钱包，请等等。”

“最差劲的烂借口。”服务员丢下这么一句话，仰

着头离开，留下方紫宁发愣。

不是借口呀，事实如此，为什么她不相信自己呢？难道她看起来很像来骗吃的吗？还是她长得一副骗子的模样。

“别理她。”楚琳对一愣一愣的方紫宁说。

方紫宁也没将服务员的恶劣态度放在心里，坐下来和楚琳谈论着即将结束的中学生涯。打了电话给林帅宇后她就放了心。她相信，就算天要塌下来，也会有林帅宇帮她顶住。

林帅宇开车飙来看到的就是方紫宁和楚琳坐着闲谈的样子。而且店里的气氛宁静祥和，根本没有他想像中的紧张。他悬着的心稍稍平复，唤了声：“紫宁。”

“帅宇，你这么快！”方紫宁抬起头看着林帅宇。只不过付餐费，其实也不急的。方紫宁看着一脸汗水的林帅宇，他没穿外套，而且领带也松了下来，来得很匆忙的样子。她站起来，取了桌面上的纸巾细心地为他拭去脸上的汗水。

“你还好吧？”林帅宇抓住她的皓腕问。

“我还好，只是忘了带钱出来，吃了饭没钱付账。”方紫宁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赶得这么急，而且看起来很紧张的样子。

原来是他误解了她的话，让自己白担心了一场，也使自己像丢了魂似地拼命赶来。他今天受的惊吓已

经够多了。

吐了一口气把方紫宁抱进怀中，也不管旁人怎样看他，反正这是他现在最想做的事。他一直都太有风度了，这次，就让他顺着自己的心任性一回吧。

“你怎么了？”方紫宁也感觉到他的焦虑及担心，没反抗地任自己倚在他怀中。

“钱来了。”唐悦提着一个大箱子，像阵风般卷进来，举着手里的箱子叫。

唐悦的叫声吸引了全部人的目光。特别是方紫宁，不明白只是付一餐饭的钱，需要这样劳师动众地扛一箱子的钞票来？虽然林帅宇很有钱，但也用不着如此彰显吧？而且他一向不是个喜欢炫耀的人。

“歹徒呢，两千万现金交给谁？”唐悦走过来问。

“什么歹徒？”这下，方紫宁更不解了。

“你不是被绑架了吗？是帅宇叫我去提款的。”唐悦有点搞不清状况。他只接到林帅宇的电话，要他去银行提两千万现金来这里，说用来赎方紫宁。可是，这里好像没有他想象中那种满脸横肉的歹徒啊？还是现在的歹徒进化为斯文人类了？

楚琳大声爆笑出来。真的很好笑，特别是看着唐悦提着一箱钱傻傻的样子更好笑，她一边笑一边说：“那么麻烦你去付款处付我们的餐费——999元。”

“什么？付餐费？”唐悦大叫，举起手里的箱子看

着，紧急去银行提了两千万来付999元的餐费，未免太小题大作了吧？！看着一旁爆笑不停的楚琳，他竟觉得有种曾似相识的感觉。

方紫宁终于明白自己含糊不清的话令林帅宇误解了，也害他白担心了一场。他很紧张，很焦急，而且都是为她，这个想法令方紫宁心里雀跃起来。

服务员惊讶地站在一边，看着他们说的那装有两千万现金的箱子。两千万耶！她这辈子都挣不到这么多钱，或者说，她这辈子说不定都看不到两千万现金的样子。

楚琳好不容易止住了笑，也深刻体会到方紫宁在林帅宇心里所占的位置有多重要。如此英挺多情的好男人，方紫宁居然不珍惜，楚琳不禁哀叹起来。发现那个提了两千万的男人正盯着她看，不禁收起了笑容。

唐悦看到楚琳收起了笑声，回复冷冷的面孔，才知道自己竟盯着人家目不转睛地看，回过神来，抛给楚琳一个他自认为最帅的笑容。

这个男人发花痴。这是楚琳对唐悦的评价。她一向最讨厌这种自以为是到处放电的臭男人。



毕业典礼如期举行。方紫宁一早到场，坐在座位上无聊地玩着自己的手指。毕业班的学生正陆陆续续

地入座。而她身边的位置突然有人坐了下来。

方紫宁抬头刚想叫来人留一个位置，因为要留给楚琳的。没想到映入眼帘的却是陈建希的脸，她吓了一跳，刚出口的话吞了回去，还让自己被口水呛到，剧烈地咳了起来。

陈建希轻拍方紫宁的背。心情变得沉重起来，考完毕业试后，他一直忙着毕业典礼布置的事，而且也忙着打包行李。好几天没有看到方紫宁了。没想他的出现居然让她吓成这样子。

“你很累。”方紫宁好不容易止住了咳嗽，抬头看着一脸疲惫的陈建希说。

“我有话要对你说。”陈建希说。

方紫宁想问他什么事，校方领导却登上了主席台，开始毕业典礼上演说。惟有跟着鼓起掌，然后装着很认真听领导致辞的样子。

陈建希轻叹一声，伸手覆上方紫宁放在膝盖上的手，吓得方紫宁又是一惊，紧张地四周看了看——幸好没有什么人看到。

他总是这样，惟我独尊的，想怎样就怎样，完全不理会是是什么场合，也不理会旁人的眼光，完全按自己的喜好去做。

毕业典礼开始为优秀生颁奖。当然，第一个名字就是陈建希了。

陈建希不情愿地走了上去，四周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看着陈建希埋在一大堆优秀头衔之中，什么优秀毕业生，优秀学生会干部，优秀运动员……今年的毕业典礼怎么有这么多的优秀？可能是因为陈建希的存在吧。方紫宁觉得他很遥远。优秀如他，平凡如她，为什么截然不同的两人却有了交集？

然后，那一堆优秀生的父母被请到了主席台上，学校对他们教育出如此优秀的子女表示祝贺，同时也让他们谈谈成功教育的心得。

方紫宁一直知道自己平凡，也认为平凡没什么不好，但自从与优秀的陈建希一起后，她就感到了自卑。只因为他是如此优秀，平凡的她只能站在一边为他喝彩加油，而不能和他站在一起接受别人的目光。

毕业典礼结束后，方紫宁匆匆离开了会堂。她不想见到陈建希的父母。

台上的陈建希目送方紫宁仓促离去的背影，心里涌起了强烈的挫败感。他以为确立了自己的男友身份后，他会和她好好谈一场恋爱；但他走不进她的心，她甚至在怕他，逃避着他。真是失败哪！原来人真的不能永远成功，生平第一次，他感到挫败无力。既然他不能带给她快乐，那他也该可以死心地离去了。

晚上的毕业晚会，其实只是给那些在学校时互相

倾慕却又碍于学生身份，无法表达爱意的少男少女们提供俘获佳人芳心或钓到帅哥的机会而已。

校领导及老师们早早退场。他们是过来人，也明白这个场合不适合他们在场。

方紫宁来得很迟，到学校舞厅的时候，几乎全部同学都已到齐了。有人在放声高歌，有人在跳舞，有人在互诉情衷。

“我等了你好久。”陈建希的声音在她身边响了起来。他今天穿了黑色的西裤，浅蓝色的衬衫，令他看起来帅得像卡通片里的男主角。

“对不起。”方紫宁低下头说。她又把陈建希的话当成了抱怨。

“不要跟我说对不起，你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我。”陈建希低沉地说，拉起方紫宁下了舞池，把她搂进怀中随着音乐起舞。

他喜欢她纯纯的样子，喜欢她不喜与人争夺的心性，喜欢她的随意，喜欢她的开朗坦率，喜欢她像风铃飞扬般的笑声。只是，当她成为他的女朋友之后，她变得小心翼翼的，也使他原来喜欢的种种全部消声匿迹了，她在他面前不敢展现自我，而那些却是他的最爱的。

“建希，你有心事？”方紫宁看着脸色沉重的陈建希问。

她终于还是正视他了。陈建希在心里苦笑，刚要开口回答她的问题，热闹的会场这时却反常地静了下来。顺着大家的视线方向看去。门口的林帅宇有些尴尬地笑着。

为了答应方紫宁的事情做到，他最终还是来了，抛下一大堆应酬来了，却不想他的出现令热闹的会场静得连呼吸都能听到。皆因百分之九十九的女生都在注视着他。“一笑倾城”，如果这时候把这个词用在林帅宇身上，相信没有人会反对用词不当的了。

“帅宇。”方紫宁开心地跑向他。她就知道他会来的，因为他答应过她。

顿时，全场的少女的芳心都不平起来。虽然方紫宁很美丽善良，但亦是迷糊少根筋，居然能摊上这么帅的男人，而且本校的白马王子也让她捡到了，连校外的帅哥也是她的朋友。

于是，大部分的女生都涌向方紫宁这边，但求能认识认识她身边的俊男。疯狂的女生基本上把林帅宇当明星一样着迷崇拜了，把方紫宁也挤出了人城外。

方紫宁看着被这班少女包围着的林帅宇无奈失措的样子，不禁要为这班少女叹惜了。他不可能喜欢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即使是建中的校花也一样。

“紫宁。”陈建希来到方紫宁身边，唤她的注意力。

“对不起。”方紫宁收回目光低下头，她这个建希

的女朋友很失职，从来都是他在关心照顾她，而她什么也没有为他做过。她只是在接受建希的付出，自己却从未为他付出过。她突然对建希充满了歉意。

陈建希在方紫宁的脸上看到了她的歉意，他不希望自己看到她这样的表情，如果她心里有一点喜欢他，那么她对自己的付出应该是接受得理所当然的。拉起她的手向校园走去，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牵她的手了。这个认知令他加重了手上的力度。

方紫宁任由陈建希把她带出校园，只因他的表情非常的沉重。

“建希”方紫宁想问他到底出了什么事。

“嘘，别说话。”陈建希低声打断了方紫宁的话。低下头，借着昏黄的灯光细细描绘着她的容颜，将它刻进脑中。以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这样看着她了。视线停留在粉红色的唇瓣上，低下头想要吻上她的红唇。

方紫宁察觉到他的企图，想要逃，却被陈建希圈住了纤腰，固定住了下巴，只能睁着眼睛看着他的唇落在她的唇上。他的唇很柔软，暖暖地吻住了她的唇，除了这个认知，她再也找不到其他的悸动了。

为什么会这样？建希是她男朋友啊。为什么她居然没有一丝悸动和甜蜜？情人间的吻不是应该很甜蜜吗？方紫宁的心乱了起来，为什么她对帅宇的吻会感到心悸呢？

停！方紫宁不愿再深想下去，怎么可以，怎么可以对林帅宇心悸？他是她的好朋友，像兄长一样的好朋友，她接近他不是有所图的。他还是个同性恋者呢。

圈住陈建希的颈项，方紫宁要自己一心一意地回应他的吻，因为眼前的男人才是她的男朋友，她不应在这个时候去想着另一个男人，这是不道德的。



林帅宇目送陈建希和方紫宁离开，黯然地垂下眼睑。她是陈建希的女朋友，这是全建中上下都知道的事实。他不该去介意什么，也没有权去介意。

“不到最后千万别放弃。”楚琳来到林帅宇身边说。从他进场到现在，她一直在观察着他的反应。这个男人，爱惨了方紫宁。

对上楚琳精明的双眼，林帅宇竟然觉得自己被解剖在她眼前。这女孩有看穿别人的心事的本事。无奈地笑笑，只是笑得比哭还难看。

“紫宁是喜欢你的。我们去看看他们在干什么。”楚琳对一脸颓废的林帅宇说。拉着他决定出去看个究竟。她担心笨笨的方紫宁会被勇于掠夺的陈建希吃了。

“这样不好吧？”林帅宇企图说服楚琳。虽然他也很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这样是不礼貌的。他毕竟是大人了，不应该这样意气用事、不顾礼节。

楚琳哪管得了那么多，拉着林帅宇来到校园，发现在树底下看起来吻得难分难舍的两人正是她们要找的人，当场傻了眼。紫宁不是对陈建希没有感觉的吗？她喜欢的应该是背后的男人呀。等等，背后的男人？楚琳转过头，却发现林帅宇已经走向停车场，准备离去。她不明白事情怎会演变成这样，完全超出她的掌控。

刚才的一幕林帅宇也看到了，这是他最不愿看到的。心变得沉重起来，直往下掉，牵动了五脏六腑，胸口痛得像被撕裂开来。真是他自以为是的想法，他以为她不抗拒他的吻就是把他放在心里，但刚才看到的，打碎了他最后一丝幻想。该……死心了！

车驶出了建中，停在路边，林帅宇的头无力地垂落在方向盘上，胸口的痛令他咧开了嘴。虽然建希会使她怕，令她感到累，但她选择的始终都是建希，不是吗？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他不能再自欺欺人了。如果他曾对方紫宁还抱有任何幻想的，那么，这一刻全都烟消云灭了。

校园内的两人未曾觉察到有人来过。当方紫宁感觉到陈建希的舌头企图探进自己的口中时，连忙退出了他的怀抱。她还不习惯和陈建希有更深的接触。

“我申请的移民已经批下来了，明天我将会到英国定居。”陈建希感觉到方紫宁的抗拒和逃避，虽然她的

人在他怀中，但她的心并不在他身上。他曾想过留在国内和方紫宁一起升大，和她一起成长。可看到她并不是那么在乎他，那么现在，就等她一句话。如果她开口留他，他会为她留下来，在国内完成他的学业。

“听说英国的教育很好。”不知为什么，听到陈建希要移民，她居然有松口气的感觉。这是不该有的呀，男朋友要出国定居她居然有松口气的感觉？

答案已经出来了，其实陈建希早就料到会是这样的答案，但他还是抱了一丝的希望，希望她会挽留他，如果让他看到她有丝毫不舍的表情，他会留下来，争取她的心。

陈建希欲言又止。他想告诉她，如果她开口留他，他会为她留下来，在国内完成学业。可是，一切都已成定局，他如何说出口呢？

今夜的月色不美，惨白得像贫血少女的面色。

7

放假了，建希也应该走了。对于陈建希，方紫宁总觉得自己辜负了他。他是女生梦寐以求的白马王子

啊！她为什么不曾为他心动过？

“为什么会心痛？”那天在餐厅楚琳问的话令她困扰起来。不愿被这个问题困扰，方紫宁决定去中日大厦，她答应过唐悦会帮帅宇恢复正常的。

到了办公室，林帅宇却不在。方紫宁心中暗叫不妙，他肯定又在楼上与他的情人卿卿我我了。她转身快步往楼上去，不愿看着他越陷越深。

楼上的林帅宇宿醉醒来，头痛得几乎像要裂开，张开眼，几乎忘了今夕是何夕。四周看看，原来是在自己的居室中，也记起了昨晚与子平、唐悦喝了一夜的酒。

“你醒来了就好，记得付我衣服的费用。”何子平从浴室出来，光裸着上身，下身只穿了一条运动短裤。昨晚林帅宇把他的衣服吐得像垃圾堆捡回来的一样，他干脆在路上就把外套扔了，免得带回来弄臭屋子。

“你最好起来冲个凉，我只是帮你脱了衣服。”何子平拨着湿发对床上的林帅宇说。然后去翻他的衣柜找衣服。

林帅宇跳下床，刚要去浴室洗干净身上的异味，就听到有个声音吼了起来：“你们在干什么？”

两个几乎赤裸的男人同时望向方紫宁。何子平的想法是又让她捉奸在床了，而林帅宇则是暗自低咒何子平出入总是不锁门。

方紫宁看着眼前两个几乎赤裸的男人，林帅宇身上还有些紫青，肯定是他们昨晚做了什么好事。

林帅宇全身上下就只得一条小裤裤，尴尬地看着方紫宁，她从来就不懂什么叫非视勿视。幸好何子平适时抛过来一件浴袍化解了他的难堪，感激地看了何子平一眼，他抱着一堆衣服向浴室走去。

何子平换好了衣服赶紧开溜。他可以想象，眼前的小妮子对他和林帅宇存在着误会。

穿好衣服，林帅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昨晚就决定放手了。如果一个人不学会放弃，那他就只能痛苦。

接触到方紫宁指责的目光，林帅宇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天！他的头更痛了。身上的味道令他非常不舒服，他拿了衣服往浴室走去。

林帅宇生气了，不想理她了。方紫宁伤心地看着浴室的门，做错事的人是他耶。至少在她眼中是他的错，他不应该，也不可以喜欢男人。为什么他不可以是同性恋者呢？方紫宁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对他是同性恋者产生排斥。

林帅宇冲完凉出来，却见方紫宁还保持着原来的姿势站着，正在发呆。她那一脸的迷惘的样子令他感到心痛。

“紫宁。”林帅宇停下擦头发的动作，伸出手想碰

碰她的脸，唤回她的意识。

方紫宁被林帅宇的动作吓了一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出到来的。突然间她很想哭，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躲开他的手，转身跑了出去，在转身的一刹那，眼泪止不住地滑了下来。

林帅宇的手停在半空，看着方紫宁消失的背影，颓然地垂下手，心像被车轮碾过一样痛，痛得像碎开来，令他几乎无法站稳。也许，她就这样走出了他的生命。

眼泪模糊了双眼的方紫宁只顾着往前跑，跑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好好地痛哭一番。

“对不起。”方紫宁口齿不清地道歉。她在电梯口撞上了唐悦。

“紫宁。”唐悦奇怪一向快乐至上的方紫宁居然哭得这么伤心。不会是他的玩笑开得太大了吧？如果出了什么乱子，那他就真的没脸见帅宇了。

见到唐悦，方紫宁像在溺水的人抓到了浮木一样，趴在他肩上放心地哭，把心里的委屈全化为泛滥的眼泪。

拥着方紫宁入办公室，唐悦庆幸没有人看到。要不然不要说跳入黄河，恐怕就算跳入长江也洗不清了。

“拜托，请别将鼻涕擦在我的衣服上。”唐悦边说边拉了一大把纸巾递给方紫宁。

接过唐悦递过来的纸巾，方紫宁转过身很快整理干净自己，然后试着平复自己起伏的情绪。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突然就哭了起来。

“为什么哭？”唐悦看着平静下来的方紫宁问。

“不知道。”方紫宁在办公桌前面的椅子坐下来，玩弄着唐悦办公桌上的笔筒，不愿去细想为什么要哭。

“紫宁，答应我用心去想想。”唐悦把手放在方紫宁的肩上，用坚定的语气说。昨天晚上帅宇痛苦的表情现在还深刻在他的脑海中，他不忍心看他如此痛苦。如果他没看错，眼前刚哭完的女孩是对帅宇有情的，只是她太迷糊了。

方紫宁被动地回过头来，抬头望进唐悦的眼中，他少有的严肃令她点点头，答应他用心去想想为什么要哭。

出了中日大厦，方紫宁去了山顶，她要找清静的地方把以往所有的不明白都想清楚，她已经有太多的想不明了。

在石凳坐下来，感觉身边少了一个人，而这个人正是林帅宇。她好像已经习惯了林帅宇在身边。

第一次看到帅宇，她就被他吻了。那时候她不理解吻所代表的意义，只知道，她喜欢他的吻；然后，他接她上学，到公园吃早餐，帮她撒谎，带她去日本看樱花。可她一直把一切看作理所当然的，她在理所

当然地接受他为她的付出。

自从建希宣告她是他女朋友后，她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只有建希在她身边，帅宇不再出现。她曾感到失落了什么，现在回想起来，是她习惯了帅宇在身边的日子，没有他的日子，她没有被关心呵护的安心感，原来建希的关心并不能代替帅宇给她的关心。

当她害怕升大考试的时候，她渴望的是帅宇的鼓励和支持；当她考试超常发挥时，她希望的是帅宇分享她的喜悦；当她被吼感到委屈时，她只想靠在帅宇的怀中倾诉哭泣……她的生活一切，都希望在帅宇在身边，希望有他参与她的喜怒哀乐。她早已经习惯了对帅宇的依赖。

当她知道帅宇有同性恋倾向的时候，她很生气，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生气，她下决心要帮他恢复正常，她一直以为这是朋友应该做的事，但如果换了另外一个人，她会不会这样去帮他呢？答案是否定的。

“你会怎样？心痛？为什么心痛？”当日在餐厅楚琳曾问过她为什么会心痛，当时她不愿去细想为什么会心痛，因为她用意识去抗拒，她怕知道答案。为什么会心痛？只因她在乎他，不愿看到他流泪，即使是只为她流，她也不愿看到。

“为什么哭？”为什么？因为她喜欢他，因为她一直都喜欢他。迟钝的她现在才发觉自己喜欢的人是帅

宇，一个被她当成哥哥一样的好朋友。

原来她依赖他，信任他，只因自己一直喜欢他。她的快乐想与他分享，她的委屈愿意向他倾诉，一切只因为她喜欢他。

怎么办，自己喜欢上一个大她十岁的男人，喜欢上一个她从来都认为不会看上自己的男人，喜欢上一个完美的男人，喜欢上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男人……想到这里，她的眼泪又开始涌了出来。她感到好孤独好无助，天！她该怎么办？她怎么会喜欢了他那么久才发现自己的心意，她怎么可以喜欢上一个有同性恋倾向的男人？

她该不该让他知道，她喜欢他，希望与他共度以后人生的每一天；希望每天张开眼看到的会是他的脸，入睡前看到的还是他。她该不该告诉他？谁来告诉她，该不该说。

方紫宁屈起双腿，双臂揽住小腿，把脸埋进双膝中痛快地哭着。从来没有这一刻令她感到孤独和无助，只因她爱上一个不该爱的男人。

不知何时，有个老伯叫醒了她，告诉她该下山回家去了，晚了家人会担心。

方紫宁抬头看看天色已晚，谢过老伯下了山。

走在大街上，在橱窗的玻璃前，方紫宁看到自己肿得像桃子的双眼。她不想回家面对着四面墙。方霖

服兵役了，父母回了乡下。

经过一间乐声喧嚣的酒吧，抬头看看名称——“忘情吧”，好名字！方紫宁跟着人群进去。里面的装潢很有格调，都是一些很夸张的抽象画。一个将长发染成红色的男人正在台上一边弹吉他一边唱着摇滚，台下有人在跳舞、有人在喝酒、有人在猜拳。整个酒吧弥漫着青春的放纵气息。

“请给我一杯威士忌。”方紫宁坐上吧台前的高脚椅，对调酒师说。

又是一个为情所困而想借酒消愁的买醉人。调酒师笑笑地给了方紫宁一杯威士忌，并在里面多加了几块冰块，以免得她一下子就醉了。

方紫宁端起酒杯一口气喝了下去，呛得她剧烈地咳嗽起来。这酒比起在日本喝的清酒难喝多了。想起日本的清酒便想起了林帅宇，想起了林帅宇便想起了他们共度日本樱花之旅。怎么现在才觉得那些共度的日子那么美好？干么要想起他。方紫用力地摇头，拒绝林帅宇进入她的脑海中，而此时，下肚的酒像火一样自腹中烧了上来。

“小女孩，喝酒不是这样喝的。”调酒师对脸红得像火烧一样的方紫宁说。哪有人像她这样喝酒的，不醉才怪。

“喝酒不是端起来就喝的吗？难不成还有一套喝酒

的学问？”方紫宁笑自己的孤陋寡闻，把空酒杯推过去，示意再来一杯。她已经感到有些飘飘然了，不知是不是心理作用。

调酒师再给方紫宁的杯子注满了酒，道：“慢慢喝。”然后去招呼其他的客人。其实他也很想去安慰眼前的小女生别喝太多，对身体不好，但哪有人这样做生意的呢？

这一次，方紫宁慢慢喝着，一口一口地品尝着酒的苦辣。舌头开始发麻了，意识也开始模糊，她真的不胜酒力。

林帅宇踏进酒吧，穿过人群准备到吧台。如果昨晚坐的位置没有人坐，那么他还想坐回昨晚的那个位置。来到吧台，却见方紫宁正坐在他昨晚的位置上喝着酒，从她的脸色及动作来看，想必已经醉得不知东西南北了。日本的两小杯清酒都可以醉倒她，更何况是她手中的金黄色威士忌。想起日本又想起了那段美好的日子，虽然短暂，却教人难以忘怀。不应再想以前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为什么她会在这里买醉？她看起来那么孤寂无助，该不会是为他那个建中的骄傲吧？不该再想了，林帅宇向正叫着再来一杯的方紫宁走去。

方紫要猛然抬头，她看到了一个很像林帅宇的男人在身边俯低头看着自己。不是又做梦吧？帅宇怎么

会出现在这里呢？方紫宁，你已经醉了，不可以再无法自拔地陷进去了。居然将路人也看成了他！用力地摇头，笑着向眼前的男人举起杯子，管他是谁，反正同是天涯沦落人，举杯何必曾相识。

林帅宇夺过她手中的酒杯。看到她这个样子令他好心痛，只是她不会理解他的心痛。他不知道眼前的人为谁颓废成这个样子，才一天不见，难道发生了他意料之外的事吗？

面前的人应该是帅宇吧？要不然为何夺去她的酒杯。方紫宁努力地张开朦胧的醉眼问：“你是帅宇吗？”在得到面前的人肯定的回答后，她跳下来扑向他怀中，她很累了，想找个地方好好休息。抱着他，方紫宁低声说：“我好累。”

林帅宇及时圈住方紫宁下滑的身体，把钱放在吧台上，拥着她出了“忘情吧”。柔声对怀中说：“我送你回家。”

“家里没人，我不要回家，我要和你在一起。”方紫宁害怕又是她孤单的一个人，她推开林帅宇叫着不要回家。

“好，我们不回家。”林帅宇把站也站不稳的她抱进怀中，把她带回了中日大厦。今晚，又会是一个难熬的漫漫长夜。

“好好睡一觉就天亮了。”林帅宇把方紫宁放在床

上，不知是对她说还是对自己说。

“帅宇。”方紫宁举起手圈住林帅宇的颈，拉下他的头，印上自己的红唇。她渴望他的怀抱，渴望他的吻。只想他像以前那样抱着她，让她安心。

林帅宇很快地化被动为主动，双手支撑着床垫，热烈地回吻着身下的人，唇摩挲着她的幼嫩的唇瓣，舌头滑进她的口中纠缠着她的舌头嬉戏。他是如此地爱她，爱到心痛又心酸。她那半张的双眼此时看起来万般的风情，何时，她坦然纯净的双眸已经染上了风花雪月的情愫？

方紫宁热烈地回应着林帅宇的吻，她不记得他有多久没有这样吻她了，真的好怀念他的吻。用力地拉下他，她渴求接触到他的身体。

林帅宇的吻由她的唇滑落至她的颈侧，又吸又啃的，令方紫宁感到全身上下都燥热起来，像被大火燃烧着一样。不行，太热了，她要去冲凉降低温度。推开林帅宇叫着“好热”地的爬起来，摇摇摆摆地向浴室的方向走去。

林帅宇被推开，平躺在床上。他差点就失控了，如果她没有推开他，那么明天早上，他真的不知该如何面对她的指责了。她醉了，但他没醉，他怎么可以在她最失意的时候，而且还是在她醉酒的情况下侵犯她。

正在自责的林帅宇没有发觉方紫宁进浴室是为了冲凉。此时她正打开水洒淋着自己，好舒服！那燃烧的火苗也该熄了，关上水出来，地板太滑，她站不好地摔了下来，和地板来个亲密接触。

林帅宇听到浴室传来“砰”的一声，跳起来冲了进去，也顾不上合不合宜的问题。只见方紫宁正躺在地板上。她居然是跑进浴来冲凉！看着她一身的湿衣，事情变得越来越难收拾了。林帅宇拍着额头叫苦。

拉她站起来，扯了条大毛巾罩在她头上她拭去，秀发上的水滴，然后用大浴巾把曲线若隐若现的方紫宁包住带出浴室。

找了件浴袍递给她，要她自己换上。然后自己很君子地转进身等着。

方紫宁很合作地换上了浴袍，然后来到林帅宇面前问：“我可以睡了吗？”

林帅宇看着换好衣服的方紫宁。衣服太大使她看起来像偷了大人衣服穿的顽皮的小女孩，按住她的肩让她在床上坐下，他蹲下来帮她把浴袍的袖子往上卷了几折，然后帮她吹干头发。

方紫宁困倦地打着呵欠，把头靠在林帅宇的胸前，结果吹干头发又花了林帅宇的不少时间，只因她的不合作。

“睡吧。”吹干了头发，林帅宇对昏昏欲睡的方紫

宁说。

“我要抱着你睡。”骤然失去林帅宇温暖的胸膛，方紫宁张开眼道。

忆起在日本的那一晚，她也是喝醉了，也要求他抱着她入睡。折腾了大半夜的林帅宇也累了，看方紫宁的样子，现在如果他不抱着她睡，她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了。吐了口气拉她躺下来。

方紫宁立即偎进林帅宇的怀中，脸贴着他的胸膛，听着他的心跳，低声说：“帅宇，我好喜欢你。”

林帅宇听到了她的低语。刚在她叫的是他的名字，她说好喜欢他，是不是真的？喝醉的人说的话可不可信？都说酒后吐真言。只是，她的喜欢定义是什么？她可以喜欢一样东西，可以喜欢一件事，可以喜欢她身边所有的人。她喜欢他的界限到底在哪里？

“紫宁，再说一遍。”林帅宇对方紫宁说。她的一句话就轻而易举地又点燃了他的希望。

“我喜欢你好久好久了，我现在才知道，可你为什么不喜欢……”下面的话没有了，因为她已经去梦周公了。“女人”两个字说在梦里。

林帅宇狂喜。她说她喜欢他好久好久了，她到现在才知道。是否代表她已经认清他在她心目中的地位？林帅宇感觉死去的心正慢慢地活过来，只因为她一句酒醉后的话。抱着她，林帅宇也疲倦地睡去。

夜温馨而宁静。



方紫宁首先醒来，张开眼对上的是林帅宇的胸膛。被他这样抱着的感觉真好，帅宇的怀抱好温暖，好舒服。她真希望永远被他这样抱在怀中。

可是现实就是现实，她无论如何也忘不了他是同性恋的事实。他可以这样抱着她，应该把她当成同类吧？在乍然明白自己心中所爱后，她更痛恨他是个同性恋的事实了。

小手玩弄着他睡衣的扣子，方紫宁在思考是不是该上演一场激情戏码。毕竟书上都说，男人在清晨的欲望比较强烈，如果她现在挑逗他，不知会不会收到少许效果。她希望他可以尽快恢复正常。因为她爱上了他，她希望他也可以爱上自己。

一颗，二颗，三颗……方紫宁颤着手解开林帅宇睡衣的扣子，有着心虚的感觉。偷偷看了一眼林帅宇，看到他还在睡，放心地把所有的扣子全部解开，敞开他的睡衣。

男人的身体也这么有看头，不是说女人的身体才会让人流口水的吗？看着林帅宇宽厚的胸膛，倏然想起他昨天早上几乎全裸的样子，她竟然感到口干，使劲吞了吞口水。怪不得男人会喜欢男人，原来男人的

身体就也很有吸引力，至少林帅宇的身体就很有吸引力。

手着迷地轻抚上他的胸膛，却惊醒了林帅宇，张开眼，却见方紫宁正在对他上下其手。不过，他喜欢她的触摸就是了。她最近好像很喜欢撩拨他到失控，这是为什么呢？

对上林帅宇深沉的双眼，方紫宁有做小偷被当场抓获的感觉，心虚地抬起头堵住林帅宇的口，不让他有异议。

林帅宇惊愕地瞪着眼，她到底知不知自己在干什么？酒醉这么久也该醒了吧？

她身上穿的浴袍领口很大，胸前的风景一览无遗。虽然她曾抱怨它很平，但他觉得还可以，风景秀丽怡人得很——等等，他该死的想到哪里去了。

回过神来，方紫宁的唇已经停在他的胸前，那温热的舌头正在他胸前像吃冰淇淋一样地吮着，寸寸点燃了他的身体。她从哪里学来的如此撩人的动作？呻吟一声，他坐起来捧住方紫宁的头，让她面对着自己。

“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林帅宇沙哑地问。

“挑逗你。”方紫宁眨眨眼睛。事实不都摆在眼前，他还用问？他不会比她还少经验吧？至少昨晚他有和他的情人共度。

“我是谁？”林帅宇要证实她是不是酒醉未醒。要

不然她怎么做出如是举动来，这些几乎燃烧了他，也让他的心脏难以负荷。

“帅宇，林帅宇。”他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吗？还需她来告诉他？还是他当自己发癫了，她可是清醒得很。挣开他的手，她决心与他耗到底地跨坐到他腰上，圈住他的颈把他拉向自己，身体紧贴着他胸膛把舌头送进他的口中。

她胸前的柔软正隔着那薄薄的浴袍抵着他赤裸的胸膛，修长的双腿正压着他的腿，臀部正靠着他的……天！他惊觉自己身体的某个部分起了惊人的反应，身体叫嚣着要纾解，但理智却不肯屈服地叫着要逃离。

“停。”林帅宇叫住自己和方紫宁，推开她直奔浴室，再多呆一秒钟，他的理智就要弃甲投降了，在他还有能力控制之前，还是赶紧逃离的好。

他又逃跑了，这次的试验到此结束，应该有少许效果吧？看他的俊脸红成那个样子，表情看起来好像很痛苦，但却又很愉悦。或许这个药用对了，只是要慢慢下药对他治疗，应该还是有得救的。她提醒自己下次要把他缚住，不让他有机会逃走。只是，如果方紫宁知道得再多一点，就会知道被她压在身下的男人绝对是正常的。

她要搬过来与他同住，以便可以每日下药，也可以不让他有机会带他的情人回来卿卿我我——就这样

决定了。

林帅宇从浴室出来，身上的睡衣还在滴着水，肩上搭着毛巾，一手用毛巾擦试着湿漉漉的头发，一手打开衣柜找衣服。

他这么大人还不会脱了衣服才冲凉？方紫宁看着地板上的水。看着林帅宇拿了衣服进浴室，方紫宁发现地板上那堆湿的衣服好像是自己的，昨天下雨了吗？要不然她的衣服怎么会湿？

“再睡一觉，中午上来带你吃饭。”林帅宇换好衣服出来，一边扣袖扣一边说。

“帅宇，我搬过来和你一起住，好不好。”方紫宁跳下床，站在林帅宇面前认真地说。他一向不会拒绝她的要求，希望这次不会例外。不过，她有足够的把握让他答应就是了。

“不好。”林帅宇反射性地大声回答。开玩笑，让她过来住，那他不被欲望折磨致死才怪，要知道欲求不满会很伤身的。谁知道她还会做出一些什么意想不到的举动来。

他回答得太快令方紫宁感到他在欲盖弥彰，当然，那会坏了他的好事。然后，眼泪迅速地涌了上来，蒙上双眼，她低下头委屈地说：“你很讨厌我？”

看着她委屈的神情，林帅宇真是不忍心，但如果对她心软，就是对自己残忍。清清喉咙试图着和她讲

理：“你一个女孩子搬过来和我同住，别人会说闲话的。”

“可是大哥去服兵役了，老爸和老妈回了乡下，我一个人在家里会怕。我怕黑，我不会使用石油气，说不定那天会发生火灾或煤气中毒。”方紫宁把所想到的最惨不忍睹的事都列举出来，满意地看着林帅宇苍白的俊脸，她知道自己的话收到了效果。

如果林帅宇用心去想一想就该知道。如果她在家这么的不安全，方家父母又岂会放心留她一个人在家呢？更何况还让她一个人和朋友去日本。只是，听到她列举的可能性已经把他吓得心跳几乎骤停了，哪还会有余力去思考其中可能有诈，只有点头的份。

“我帮你打领带。”方紫宁拿过林帅宇手上的领带帮他系上，她打领带的功夫可不是盖的，建中的校服是配有领带，以前在学校经常帮同学打。一边结着领带，她一边得意地笑。

林帅宇看着给自己系领带的方紫宁，交待：“冰箱里有牛奶和点心，记得要吃早点。”他多希望每一个清晨她都会帮他整装，然后送他上班。

林帅宇走后，方紫宁很快收拾好房间里的衣服洗了烘干。下班时间一到，不等林帅宇上来，方紫宁就直接下去了。

吃完午餐，方紫宁要求去百货公司购物。

买了生活用品后，方紫宁居然拖住林帅宇去专卖睡衣和内衣的一区，她想知道他到底会喜欢怎样的内衣，是保守型的，可爱型的，还是性感型的，让她好投其所好。

“我在这里等你。”林帅宇死活不肯去，一个大男人陪着小女孩逛内衣部，就算自己的脸皮厚，恐怕别的女生也会不好意思吧。

“去嘛。”方紫宁的耍赖工夫可是到家的，双手拉住林帅宇往那一边去。

“紫宁，别任性。”林帅宇站着纹风不动，责怪她又舍不得，只有好言相劝。

方紫宁从不是轻易放弃的人，而且对象是林帅宇，她绝对有信心动摇他的决定，因为他没有一次能成功拒绝她的要求的。

结果，方紫宁又赢了。林帅宇陪着她去挑那些贴身衣物，周围的顾客都看着他们俩，不是奇怪的眼光，而是羡慕和赞赏的眼光，肯陪女朋友来逛百货已经很好了，还陪着逛这区的好男人真是少之又少了。

方紫宁挽住林帅宇开心地接下别人的微笑。如果林帅宇不是同性恋该多好。想到这，方紫宁不禁低叹了一口气。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断继续努力。

“为什么叹气？”林帅宇听到她的叹息。

“如果你不是同……”话说了一半，方紫宁惊觉自

己说漏了口，连忙打住了下面的话，瞟了一眼林帅宇，他正等着她的下文，她心虚地拿起一套白纱的睡衣在身上比量着，“好不好看？”

林帅宇感到方紫宁有事瞒着他。“如果你不是同……”下面会是什么呢？同志？同性恋？不会吧？他虽然不是很喜欢脂粉，但绝对不会去喜欢男人，两个男人袒裨相对，想想就恶心。他不反对同性恋，皆因那些同志们喜欢男人就像一般男人喜欢女人一样，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这是无可非议的。但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他还是喜欢女人多一点。

“帅宇，魂归来。”方紫宁的手在林帅宇面前晃着，嘴里像招魂一样叫着。他又神游到哪里了？叫了半天都没有响应。

“什么？”林帅宇回过神来，看着方紫宁拿在手上的睡衣。穿这种睡衣简直就跟没穿一样，如果她今晚穿上考验他，可能会把他燃成灰。为了安全起见，林帅宇拿过睡衣把它挂回去，随手拿了套棉质的长袖睡衣递给她。

不会吧？穿这种印有卡通图案的怎么可以？看到林帅宇又在思考，便不再理会他。方紫宁独自去挑选，一眼看中了模特身上穿的银白色那一套。

林帅宇正在回想方紫宁应该是从她看到子平帮他推拿的那天起，就经常做出一些让他意想不到也无力

招架的举动来。天！她不会真地把他当成了同性恋者吧？是谁误导了她？他相信以方紫宁本人的个性，绝对不会想到那方面边去，她的思想是呈直线走的。

“好了。”方紫宁提着袋子进来打断了林帅宇的沉思。

8

夜幕降临，林帅宇和方紫宁回到中日大厦的顶楼。方紫宁进浴室去冲凉。林帅宇不以为意地倒了杯水坐下来开电视。

“帅宇，这套睡衣好看吗？”方紫宁冲完凉出来，换上那套银白色的睡衣走过来问。

林帅宇回过头来，却见方紫宁穿着一件银白色的吊带睡衣走向他。那吊带不长，而且布料也不透明，照理说应该不是很性感才对，但那软软的丝质料子加上流畅的线条裁剪，随着方紫宁的行走轻轻地贴在她身上，把身体的曲线完整地勾勒出来，比起那些低胸露背的透明睡衣还要引人遐思，令人迫切地想解下睡衣看看被包围住的胴体是怎样的曼妙。

收回目光，林帅宇借冲凉逃到浴室去，不理睬方紫宁的诱惑。他最近好像只有逃的份儿。他大概明白了几分，她可能是想帮他，但为什么愿意牺牲得这样彻底呢？在她未明确到她的感情归属之前，他不会指染她，即使全身的细胞联合起来叫嚣着要她，但理智绝不放松地管住了那些叫嚣的细胞。

看到林帅宇进了浴室，方紫宁偷偷把一片安睡药放进他的杯中。反正明天是星期天，他不用上班，睡到什么时候都可以。

冲完凉出来的林帅宇在沙发坐下来，把那杯特别加料的水喝了。

方紫宁看着林帅宇喝了那杯水，偷偷地笑。

“你笑得好奸诈。”林帅宇捕捉到方紫宁的笑意说。他怎么好像有种被设计的感觉。

“没有——帅宇，建希去了英国。”方紫宁急急否认，然后偎着他告诉他建希走了。不知为什么，现在她想把她和建希的关系说清楚。她不愿意让帅宇以为她和建希还是情侣关系，在明白自己所爱的人是他之后，她不愿帅宇还在误会。

“那个建中的骄傲。”林帅宇重复了一句。在毕业晚会上看到的那一幕，应该是他们之间的吻别了。为什么那个建中的骄傲早知道自己要移民，却还要来招惹紫宁，就只因为他喜欢她？爱原来可以这样自私，

为什么他总是学不来呢？

“以后他会是英国某间大学的骄傲了。他永远要做最瞩目的，最出色的。”提起建希，方紫宁感觉以前发生的事仿佛已经离她好远了。

“你……”林帅宇想问她有什么想法，方紫宁却打断了他的话。

“他告诉我的时候，我居然有松一口气的感觉，是不是很不应该？作为男朋友，他对我很好，很关心我，一向都是他在为我付出，而我却辜负了他。”方紫宁知道林帅宇想问什么，不等他说完就直接把答案说了出来。

爱情不应该存在着谁欠谁的问题，也不是在计算谁付出的比较多，谁辜负了谁，如果分得这么清楚，那就不叫爱情，倒像交易了。林帅宇笑着把方紫宁揽进怀中，她的自责和不知所措他都看在眼里，也为自己之前的痛苦而叹息。

“我觉得我比较适合做建希的朋友，站在旁边为他的成功加油喝彩。他很优秀，我很平凡，和他在一起我会自卑，我不会是他成功背后的女人。只是当他说要我做他女朋友时候，我已经习惯他的学生会主席的身份，盲目去听从。”方紫宁的头枕着林帅宇的肩膀，把心里的想法全部说了出来，人感觉轻松了不少。

“平凡是福。”林帅宇轻声地说。他放飞的人儿现

在又靠在他的怀中和他说着心里的话。难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

安眠药开始起作用，林帅宇惊讶自己居然会这么困，入睡前他告诉自己，今晚会是平安夜。他还不知道红色危机正在等着他呢！

看着床上沉睡的林帅宇，方紫宁得逞地笑了笑，一切都按计划进行得很顺利。从衣柜中取出两条领带，把林帅宇的手绑在床头的木柱上。看他明天怎么逃！

把准备工作做足后，方紫宁了也爬上床对熟睡的林帅宇说了句：“Good night my baby”。然后开始入睡。

林帅宇醒来，想伸伸懒腰，却发觉自己的手被绑在床头的柱子上不能动弹。方紫宁正等他醒来。

“紫宁，放开我，别玩了！”林帅宇感到大事不妙，用警告的语气叫着。

“嘘，别说话好吗？”方紫宁俯首吻住林帅宇的口，不让他出声，开始“下重药”治疗林帅宇的病情。他的警告对她一向没有任何威胁性。

方紫宁从他的薄唇开始，轻咬着他，动作慢得令人心急。手解开林帅宇的衣服探去触摸着他绷紧的胸肌，感受他的心跳和紧张，放慢速度在他胸前来回拂动。

林帅宇被她滑腻的手撩起了火花，她还真会选时间哪！用力地吻住方紫宁的唇，那力度吓坏了方紫宁，

她急急地移开自己的唇，却发觉林帅宇正狂怒地盯着自己。心虚地收回目光，她不敢再碰到他的唇，低下头，开始对他不能动的身体下手。舌头从喉结一路向下滑，一寸一寸地燃烧着林帅宇的理智。

“紫宁。”林帅宇呻吟，那种任人予取予求的处境让他感到无力，他不喜欢这种感觉，他喜欢凡事在自己的掌控中。

方紫宁的手越过他平坦的小腹，向下探去，在触到他的裤头时停了下来，突然感到害怕。她用力地吞吞口水，该不该再往下去呢？

“紫宁，住手。”林帅宇怒吼。用力地拉扯着双手，把床震得剧烈地摇了起来，一反他平时温文尔雅的形象，现在眼前的他很狂野。

方紫宁被吓到了，决定今日到此为止。看到林帅宇被绑住的手因为用力拉扯而磨损了皮，不忍心地解开绑住他手的领带，根本就没想到放他自由的后果。

林帅宇得到自由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把方紫宁扳过身，让她趴在床上打屁股。她太任性了，居然这样也敢玩。

方紫宁挣扎着躲开，睡衣的带子因为她的动作而滑落，要抢救已经来不及了，四只眼看着它下滑。

林帅宇一把将发愣的方紫宁抱进怀中，以抢救下落的睡衣，也拯救自己远离的理智。把她压向床榻，

用力地吻住她的唇以示惩罚。

冷气坏了吗？怎么突然变得这么热？方紫宁失去思考能力，只是本能地抱着林帅宇，感觉他的重量与火热，热量从他身上一波波传来，像火一样烧着她，而她希望这火再大一些，把自己燃烧成灰，能让全身不明所以的渴求得到全部的释放。

天！要命！跳下床，林帅宇再度跑向浴室。

方紫宁不明白自己的体温为何烫得如此吓人，她渴望与林帅宇的身体接触，这样才会让她好过一点，虽然他的体温比她的还要高。

可能是天太热了吧。方紫宁很想找个地方清凉一下，想到了林帅宇家里的泳池，那是个消暑的好地方。

看着林帅宇全身湿漉漉地出来，方紫宁责怪地说：“你洗澡不会先脱衣服哪？”

还不是拜你所赐，林帅宇低哼了声。拿了干衣服进浴室，不再理会方紫宁，真是要命，她只懂得点火，却不知道燃烧的过程。外表如火焰，内心却如清泉。她为什么不多懂一点，那么他就可以说服自己的理智。

“紫宁，你是不是听了什么关于我的流言？”换好衣服出来的林帅宇决心问个明白，不受这种不白之冤。

“没……没有。”他不会是对他是同性恋的事有传闻产生怀疑了吧？方紫宁急急否认。

她不会撒谎，看她低头脸红的样子，林帅宇就知

道她在撒谎。说道：“好女孩不应随便挑逗男人的。”

我知道，方紫宁在心里说，我只是为了你才这样牺牲的，而且打算治好你的病后让你爱上我，她没想过会与他以外的男人共度一生。



“她看我的样子好像我是第三者似的，两次看到她，我都有种被捉奸在床的感觉。”

唐悦的办公室里，何子平找上门来，想要解开心中的疑团。他实在想不透那个小女生到底把他当成了什么样的人。

唐悦一边听一边大笑着瘫在椅子上，事情越来越好玩了，越来越精彩了。何子平成了他这个计谋的牺牲者？没想到天都在帮他。

“唐悦？”何子平一早下了夜班赶来这里可不是来看他唐悦发神经，当然，如果他可以一笑倾城，那么他牺牲了宝贵的时间也是值得的，可惜他不是。

“你是同性恋。”唐悦想着何子平所描述的情形，指着何子平好不容易吐出这几个字。

何子平捉住唐悦指向他的手，握住手腕查探了一下脉象，没有异常啊？还是让他到权威性的精神医院检查过再下定夺。真可惜，这么一个英俊潇洒，风流倜傥的男人就这样毁了！

“我很正常。”唐悦努力收住笑容说。

通常声明自己正常的人都不怎么正常。何子平决定带他去医院检查一下，希望及时发现，及早诊断，及早治疗还可以有挽回的余地。

“我跟紫宁说，宇是同性恋，所以她肯定是把你当成宇的情人知己了。”唐悦看到何子平坚决的表情赶紧申明，免得被带上精神病院。想到子平是帅宇的情人知己，又忍不住笑得趴在台面上直喘气。

原来是这样，他何子平做了一回“同志”，而且还是万人迷帅宇的情人知己，想到这他也忍俊不禁了。

“唐悦，我想你实在是太闲了，真的应该派你去非洲拓展市场。”林帅宇走进来。现在一切都证实了，害他受了这么多煎熬的罪魁祸首正是唐悦。

啊？他什么时候出现的，怎么他们一点都没有察觉到呢？都怪何子平，他出入不关门的习惯现在都还未改进过来，不知帅宇有没有听到他刚才的话？看他一脸平静的笑容，唐悦在想，可不可以当作他还不知情呢？

“你知道，老同学过来总得招待一下嘛。”唐悦权当他没有听到地打着哈哈。

何子平也看着林帅宇。林帅宇虽然很俊，但如果想和他一起卿卿我我，何子平还是忍不住要恶心。他比较喜欢穿著护士装，露出两条美腿的小护士，他的

风流一向只用在女人身上，对男人实在提不起任何兴致。

“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我对你没兴趣。”林帅宇瞄了一眼何子平说。

幸好我对你也没兴趣，何子平收回了目光。

“帅宇，你可知道我的用心良苦，我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下，唐悦知道林帅宇把他刚才的话都听进去了，真想一掌毙了自己，干嘛那么不小心说了出来，要说也不应该在帅宇的地头上说呀。看着林帅宇平静的脸，唐悦心里直发毛，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就是这样平静的。

“你该死的还跟她说了些什么？”林帅宇低吼。

“没有……”在林帅宇的注视下，唐悦又唯唯诺诺地说，“我只是说女人的身体比男人的有吸引力……我只是轻点她，让她利用女性天生的优点。”

近日来的欲求不满，导致林帅宇的火气足以燎原。现在看着唐悦的唯唯诺诺，林帅宇想扑过去揍他一顿，居然拿他的声誉来开玩笑，如果传了出去，后果会不堪设想。

何子平及时把想扑向唐悦的林帅宇抱住，害怕伤了兄弟感情。不明白他为何如此生气，不就是开个玩笑吗？也没有捅出什么大漏子。他们交住了十几年，从未见他如此失控过。

“是不是欲求不满才生这么大的气。”唐悦肯定，以林帅宇的性格，即使“美食”摆在眼前他也不会吃的。所以一边躲避他的拳头，一边消遣他。

“干么气成这个样子？”何子平说。他都是被误会的人哩，也没有生一点气，做人嘛，不用太计较啦！但想想林帅宇每次只能看却不能吃的窘境，如果是他，相信他会买杀手杀了唐悦方解心头之恨。不过话说回来，他何子平看到的就吃，绝不会只摆在眼前望梅止渴的。

“林帅宇。”门口传来狮吼，河东的小母狮正气得发抖地看着眼前抱成一团的男人。

何子平反射性地迅速收回手，怎么又让她看到了？看着眼前气得发狂的女生，他竟然有罪恶感。等等，他又没有做什么，难不成真的以为自己是“同志”不成？

林帅宇看着方紫宁，她对他是同性恋者的事这么生气，是否代表着她已经正视到他在她心里的地位了？

这边的方紫宁看着两个发愣的男人，气得掉头就跑。实在太过分了，鬼混居然到唐悦的办公室来，而且急切得连门都不关，她以往的努力都是白费了。看来搬过来与他同住，还不能阻止他与何子平的热恋。不可以到顶楼鬼混，他居然精明到不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亲热，而转移到唐悦的办公室。

混账唐悦，为什么不阻止他们，还把办公室让给他们“方便”？方紫宁一面走一面在心里骂。最混账的还是林帅宇，臭林帅宇，害她白白浪费了这么多的心血去帮他，也让她的心受到伤害。

早知道自己会爱上这么一个男人，当初就不应该太放纵自己接受他的关怀。多可笑，她现在的情敌居然是男人，让她连努力抢回他的机会都没有，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争同一个男人，真是骇人听闻。

当初和建希在一起，她感到苦，那只是辛苦，现在发觉自己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方紫宁也觉得苦，但那是痛苦。

方紫宁决定去找楚琳。她想找个人明确告诉她该怎么办。不知可不可以把林帅宇是同性恋倾向的事告诉楚琳，让她帮自己出个主意。不管了，林帅宇自己都不自觉地和他的情人在办公室里鬼混，而且连门也不关，那她还为他瞒什么。

来到楚琳的家，紫宁拼命地按门铃，手都不松一下。她肯定楚琳还在和周公下棋，敢如此放肆按铃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她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你发什么神经。”楚琳穿着睡衣，顶着鸟窝头打开门就朝方紫宁大吼。管他是谁，扰人清梦已经够可恶的了，还敢如此的嚣张就更可恶。

打开门，楚琳正想给门外的人一顿海 K，却在看到

方紫宁脸上的两行清泪住了口。一向单纯快乐的方紫宁哭了，其中必定有很大的原因。闪开身，让紫宁进来。

“喝茶。”楚琳递了茶过去。

“谢谢。”方紫宁接过了。

“抽烟。”楚琳又把手伸过去说道。

“谢谢。”方紫宁没有神经地伸出手去接，却什么也没有，不由得被楚琳逗笑了。

“现在可以把心事说出来了吧？”楚琳在方紫宁对面的沙发坐下来。

“帅宇是同性恋，而我却发觉自己爱上了这个同性恋倾向的男人，我该怎么办？”方紫宁双手捧着茶杯，看着茶叶在水中漂浮，一如她的感情般无处停泊。

没有听错吧？林帅宇有同性恋倾向？打死她，她都不会相信。楚琳可是看得很清楚，林帅宇在看着对面那个感情笨蛋时，眼里全部是疼惜爱恋，怎么会是同性恋者呢？

“你怎么知道的？”楚琳问。她不会又是从谁的口中听说，然后就深信不疑了吧？这年头，太单纯的人通常都很容易受骗，像方紫宁这种单纯得没救的女人，最好丢给林帅宇去忙，免得时时来烦她。

“唐悦说的。”

是那天在餐厅里提着两千万现金的笨男人，更可

悲的是个花痴，还是一个老花痴。他到底安了什么心？居然这样邸毁林帅宇，不会是他也看上了紫宁吧？说真的，眼前笨笨的女孩还真是挺惹人怜爱的，但只适合林帅宇来怜爱，那个花痴，还是算了吧。

不行，她绝对不会让那个花痴破坏林帅宇与方紫宁。他俩是楚琳最看好的，一个单纯得需要别人的全心呵护，一个活在虚伪的上流社会需要方紫宁的单纯净化他的人生，这不是最佳拍档是什么？

“他说你就相信？”你自己瞎了没眼看？前一句话楚琳痛快地说了出来，后一句话吞进肚子里消化。唉！都是为了顾及朋友的情谊。

“他没有理由会骗我的……而且我也亲自试过他了。”一开始以为唐悦可能骗自己，一股希望即刻升华，但想到自己那么多努力的结果都是零，希望随即变成水滴住下掉。唐悦为什么要骗她？没有可能的嘛，就算是耳听为虚，但她都眼见为实了，还有什么可怀疑的。死心吧。

“怎样试？”楚琳可不认为方紫宁会想到试探林帅宇，肯定又是那个花痴出的主意。像紫宁这种没脑筋的人，会用什么方法去试他呢？

方紫宁把几次的试验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楚琳。

楚琳一边听一边在心里叫苦，当然，这苦是为林帅宇叫的。他到底是个怎样的男人？摆在眼前的美食

都能抗拒？相信方紫宁带给他的简直就是如炼狱般的煎熬吧？他是个好男人，楚琳决定给他打个满分。

想来想去，楚琳也不知该说什么。她虽然是建中的才女，但感情之于她，还是一门待修课程呀。

“楚琳，陪我去逛逛好不好？”方紫宁也没有要求楚琳为她解答，她和自己是同龄人，对感情的了解也许跟她一样吧。她不能要求过高。

“紫宁，有时听来的或看到的也未必是事实。”楚琳丢下一句话，进房去换衣服。

她是否还可以抱有一丝希望？方紫宁一直在想。



天色已晚，林帅宇左等右等，始终不见要等的人归来，她家里的电话几乎被他打爆了也没人接。不知她又跑到哪里去了？

回想她为他做的每一件事，她对他亦是有情哪，一路走来并不是他在唱独角戏。对感情迟钝的她什么时候才会告诉他，他期待了许久的三个字？

夜色越来越浓，林帅宇的心也越来越惆怅。她到底去了哪里？不想再作无谓的等待，林帅宇拿了车匙，决定出去找她。

打开门，方紫宁正站在门口，两双眼对上，却无法看到对方眼底的深情。恋爱中的人啊！总是迟钝得

有如初生的婴孩。

“为什么不进来？”林帅宇问门外的方紫宁。她是否已经回来多时，却只有门外徘徊而不进来，难道她怕面对他吗？

方紫宁低着头进屋，现在她已经没有当初誓言要帮林帅宇恢复正常的雄心壮志了。今天上午，一切都明朗了他是同性恋者的事实已经摆在眼前了，她再努力也枉然。她怕再面对他，但楚琳的话又给了她一丝期待。在门口徘徊了半天却无法确定是否该进去面对他。

“去了哪里，电话也不打一个，你知道我会担心的。”林帅宇关上门对坐在沙发的方紫宁薄责。

“要你管。”方紫宁看着他手里的车匙怒吼。想到他又是要出去找他的情人知己，她抑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地怒吼。

“我是同性恋你很生气？”林帅宇在茶几上坐下，对着方紫宁问，仔细观察着她的表情。

如果她中午因为楚琳的话对他还有一丝期待。唐悦是骗着她玩，一直告诉自己林帅宇和何子平并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只是让她撞见个暧昧场面而已，现在，这些借口全部都粉碎了。由林帅宇亲口说出来，还有什么好质疑的，还能期待有一天他会恢复正常吗？他的话间接承认了自己是同性恋者的事实。

人啊，在不愿意或不敢而对事实的时候，总是编织一些借口让自己宽心；总是幻想事情或许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糟，或许还有转变的希望；而当事实就摆在眼前的时候，他就会变得不知所措而无法面对了。

“我要去睡觉，我好累。”方紫宁站起来想要冲向大床，以此躲避自己无法面对的事实。她什么时候也变得不敢勇于面对现实了？

“紫宁，看着我。”林帅宇挡住想要逃的方紫宁，按着她的肩让她再度坐回沙发，注视着她的双眼。

方紫宁被动地抬起头望进林帅宇的眼中。

“看到了什么？”林帅宇柔声问。为什么她总是对他的深情视而不见。

“我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方紫宁大吼地站起来冲出林帅宇的包围，拿了衣服进浴室以躲开林帅宇。

早知道等她成长会是一件艰苦的事情，林帅宇看着方紫宁的背影苦笑。

第一次见到她，他就对她一见钟情，抗拒不了强烈的欲望地攫夺了她的红唇。当她告诉他，她好喜欢他的吻的时候，他便知道，毫不矫情造作的她夺去了他的全副心神。

在她跑来告诉他：我恋爱了。他的心是怎么的苦涩。只为了放飞她年轻的心去体会人生，他怕如果自己独占了她的青春，她会埋怨他。

在经历那么一场恋爱后，她还未明白她的情归何处吗？她所表现出来的，是对他有情。为什么她还不正视自己的感情？

她对感情迟钝他早就知道，最难挨的日子已经告一段落，他何必急。林帅宇在心里安慰自己。

躺回床上，林帅宇感到方紫宁的刻意躲避，她背对着他，而且还睡到床缘。

深夜，床上的两人只是徒然地闭着眼睛。

林帅宇忽然记起，自己从未向她表明过自己的心意，他以为他的付出她会看到，会慢慢地明白。可是，身边的人都知道了，她却什么也不知道。他对她的期待是否过高了，对感情迟钝如她，要读懂他的心事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他几乎已经确定了她的心，可是他自己都未曾说出那几个字，却在等她说？如果她永远不说，那他真的会永远等下去吗？他好像总是在等待。现在一切都变在如他所愿，她对他有情。而他还在作什么无谓的等待呢？那三个字如果真的重要，那么就让他先说吧。

林帅宇理好自己凌乱的思绪。明天他会告诉她，他爱她，也请她嫁给他，与他共度一生。方紫宁的身体在睡眠中靠了过来，林帅宇抱她入怀。

9

当方紫宁醒来的时候，第一个跃入脑海中的念头是：她什么时候又睡到他怀中去了？经过昨夜，他间接承认自己是同性恋后，她便对自己说，死心吧！可是，在面对他的睡容时，她却又止不住地心动，他现在可能是把她当成“姐妹”吧。方紫宁苦涩地想。爱上一个人的感觉一点也不好。

拿开他的手起床。她虽然渴望他一直这样抱着自己，可是，现在他是以什么身份抱着她？

林帅宇被方紫宁的动作惊醒，又把她拥回怀中，张开眼说：“早安。”

“你是同性恋，发什么神经这样抱着我。”方紫宁很讨厌他的温柔。以前温柔是他身上的一大优点，现在看到他的温柔却是那么的憎厌。他的温柔与他是同性恋有关吧？这时候，方紫宁真的希望他像陈建希那样大男人主义。

“紫宁，我爱你！”林帅宇注视着她茫然的双眼说出了心里的话，故意忽略她的怒气。

他在说什么？说他爱她？她有没有听错，林帅宇的话拉回方紫宁远去的思绪。

“我爱你，请你答应嫁给我。”林帅宇看着她的表情，知道她又没听过他的话。是的，她还到未到适婚年龄，但他迫不及待地希望与她共度人生的每一天。

他要娶她为妻，他想顺从自己的心一次，一次就够了。他只求每天可以看到她，让她冠上他的姓，宣告她为他的所有。他不会限制她的喜好，他会放任她去过自己的生活。

他知道他在说什么吗？方紫宁像看怪物一样看着林帅宇。他在说他爱她，请她嫁给他？如果在昨天之前他这样说，她一定会欣喜若狂地答应，只因她发现自己也爱他。但现在……她觉得他的求婚有点欲盖弥彰的意味了。他的求婚实在太不合理了，是否他只是为了自己的声誉而向她求婚以杜绝流言？不，不是流言，应该是传言。

“紫宁。”林帅宇叫。她干么用这种眼光看着他？

“你要我嫁给你，我理解你是为他杜绝传言，但不必说爱了，你猥亵了爱的神圣。”方紫宁好像一下子长大了。

“我不是同性恋。”林帅宇认真地重申一次。

“放心，我不会传出去的，你也不必三令五申的，换点新鲜的来说吧。”方紫宁叹气。他何必说呢，这样

只会令她感到他在为自己开脱而已。

“我真的不是。”这女人的脑袋是用来干什么的。唐悦骗她倒相信，而他告诉她实话她却不信。难道她宁愿相信唐悦也不相信自己吗？林帅宇几乎怒火冲冠。

“我相信你就是了。”方紫宁拍拍林帅宇安慰他，然后起床去更衣。

林帅宇以自己的人头担保，她绝对没有相信他，只是在敷衍他。拿起电话拨到唐悦的办公室，接通后怒吼：“唐悦，你给我滚上来。”看来，解铃还须系铃人了。

办公室的唐悦听到林帅宇的怒吼，开始思考该不该“滚”上去。单听他的声音，就知道他想把自己碎尸万段，还是不上去送死呢！但逃得了一时，逃不了一世呀。唐悦一副上断头台的样子上了顶楼，鼓起勇气敲门。

“还不滚进来，要我去迎接你吗？”林帅宇坐在沙发上吼。

“早晨。”唐悦进来点头哈腰地对林帅宇道早安，然后又说，“因为在楼上，所以不能滚，只能用走的上来了，不知总裁有什么吩咐？”即使是死到临头，唐悦仍是不改吊儿郎当的模样。这叫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你给我收拾好你搞的烂摊子。”林帅宇看着正走过来的方紫宁说。

“你怎么上来了？”方紫宁看到唐悦。

“我专程上来向你解释，关于帅宇是同性恋者一事，是我编造出来的，请原谅我的欺骗。”唐悦认真地对方紫宁说。希望她会相信，这样他才能得到林帅宇的从宽处理。

“不用说，肯定又是他要你上来解释的吧？”方紫宁指着林帅宇说。

“是我良心发现，特意上来向你澄清事实的。”唐悦也不敢看林帅宇，低着头一副忏悔的样子。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

“我是……”唐悦顿了一顿，他该不该实话实说呢？帅宇在旁边耶。正在思考着该如何回答才不惹怒帅宇的时候，方紫宁打断了他的思考。

“我相信了。”方紫宁挥挥手说。看着唐悦一副为难的表情，她决定说相信他，免得他难做。

林帅宇和唐悦同时看着方紫宁。她这么快就相信？看她的表情，失望还是失望，只因她脸上仍是一副“我不相信”的表情。她说相信只是把两个男人当小孩哄吧？

这个女人，真是拿她没办法。假话她相信得十足，真话她却不屑一顾。

“帅宇，虽然你是同性恋，但我还是答应嫁给你。”方紫宁深吸一口气，然后很正经地告诉林帅宇，她答

应嫁给他。因为她爱他，所以愿意为了帮他掩饰他是同性恋的事实而嫁给他。

“为什么？”林帅宇问。他想要的答案是否就要出来了。瞪了一眼唐悦，示意他可以混蛋。

唐悦却装作没有看到。他要留下来看好戏，这可是他一手策划的好戏，导演如何能退场？

“因为我不想看着你被人唾弃——不过先声明，结了婚后，如果你要找情人，最好别让我看到。”方紫宁丑话说在前，

“还有其他原因吗？”林帅宇又追问。

“你答不答应我的条件？”方紫宁凶巴巴地问，以掩饰自己的真心。她不希望他知道她喜欢他，那样会令她感到无力和难堪。

“相信我，我不是同性恋，而且我爱你，爱了好久好久。”林帅宇走向她，拨开她垂落在脸上的秀发，捧住她的脸认真地说。

方紫宁不相信现在她所看到的，她居然从他的眼中看到了爱恋，不会吧？一定是她眼花看错了。

“我已经相信你了。”方紫宁被林帅宇的魅力所迷惑，她不想让自己的心陷得更深而不可自拔，挣开他的手叫道。想叫唐悦一起去吃早餐以逃开这地方，却不知唐悦已离去。

“你很希望我是同性恋吗？”林帅宇真的被她打败

了。她为什么就是不肯相信他？难道她很希望他是同性恋吗？

“我想我还是回去住好了。事情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我也无须再耍赖住在这里。”方紫宁走向大床，收拾换下来的衣服。她怎么会希望他是同性恋呢，他没看到她在为帮他恢复正常而努力吗？

“我可以证明我是清白的。”林帅宇走向她，扳过她的脸吻住了她的唇。既然她已经答应嫁给他，他何必再压抑自己想要她的欲望。如果她没有爱上他，又何以答应嫁给他呢？反正她迟早都会是他的人。

把她放在床上，林帅宇开始用行动证明他的清白。



楼下办公室，林帅宇的秘书正在找林帅宇，要得到他的签名才能把文件发出去。

“唐经理，你知道总裁去了哪里吗？”秘书捧着文件过来问唐悦。

“有什么事吗？”唐悦正坐在椅子上享受着咖啡。

“这文件要他的签名才可以发出去的。”秘书扬扬手中的文件。

“等一下吧。他现在可能正在‘忙。”唐悦嘻笑着说。

忙就忙嘛，还在什么可能正在忙的，而且唐经理

的笑容看起来好暧昧。秘书一边往外走一边想着唐悦的话，想破头了没得出什么结论。

楼上已经‘忙完的人正在说着话。

“我不明白唐悦为什么要骗我，说你是同性恋，是不是你做上司太失败了？”事实胜于雄辩，方紫宁终于相信林帅不是同性恋了。

“后悔吗？”林帅宇抱着方紫宁，手指轻抚着激情在她身上所造成的青紫。

“才不会呢——怪不得漫画上经常有这种画面，原来做这种事真是很欢愉的。”方紫宁食髓知味。虽然一开始有点痛，但后来变得非常的愉快。那种感觉，不是任何词能形容出来的。

听着她的话，看着她认真的表情，林帅宇不禁哑然失笑道，“我很高兴你喜欢。”不由得想起他们的第一次见面，她也是用这种表情的告诉他，她好喜欢他的吻。

“怎么说？”

“紫宁，我爱你。当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的心就被你俘虏了，平静了二十八年的心为你而沦陷，只为你。你以为我送你上学，带你去日本看樱花是为了什么？因为我爱你，渴望与你共度美好的日子。你那么小，那么纯，我不敢贸然向你表白，我只能等，等你长大，等你看懂我眼中深深的爱恋。你知不知道？

当你和那个建中骄傲在一起的时候，我的心是如何的苦涩。”林帅宇细说他的全部爱恋，“你问我什么是恋爱，当你告诉我，你好像有点怕他，和他一起你会变得战战兢兢，你不敢提出自己观点，没有自己的爱好，不可以有自己的思想；如果他要说地球是方的，你也不会说是圆的。你说你不知道别人的恋爱是不是像你这样的。”看来林帅宇对方紫宁说过的话记得一字不漏，“那时候我好想告诉你，恋爱就是一个人深深地眷恋着你，以你的喜好为第一，希望时时可以看着你，把你当成他生命的全部。你笑，他会陪你笑；你哭，他会把你抱进怀中任你哭。他会只爱着你，不让你伤心，不让你困惑，会等你，会想你想到天荒地老，会夜夜在梦中见你……”

“我是不是应该相信你？”方紫宁调皮地问。原来她并不是爱上一个不该爱的人啊！她爱上的是一个难得的好男人。眼前的男人把她所说的每一句话都记在心里，把他的爱全部都化为关怀呵护。

第一次见面就夺去了她初吻的男人，她以为是很主动，很有侵略性的，却不知，他原来是这样的含蓄。

林帅宇放开她，下床来到书桌前，把抽屉里的东西拿了过来，他要向她证实自己的爱。

方紫宁看着光身裸体的林帅宇。他的身材简直可以媲美瑞奇·马丁。不知羞那方紫宁，居然盯着男人

的身体垂涎。她的粉脸不由得飞上红云。

“看到了吗，我爱的见证。”林帅宇把东西递到方紫宁面前说。看到她双颊绯红不禁问，“你怎么了？”

“不害臊，光着身子在大姑娘面前晃。”方紫宁捂住发烫的脸说。

“大姑娘？不是了吧？”林帅宇邪笑地戏谑。她何时也变得如此矜持起来了？

方紫宁气得玉腿飞向林帅宇，准备给他一记飞毛腿。行动没成功的她让林帅宇捉抓了纤细雪白的脚踝，大手一寸一寸地沿着脚踝往上探。

“喂，你干什么？”方紫宁叫。明知他在干什么，却还是装作纯情的叫？哎！只因找不到什么说话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他的抚触让她不由得颤抖。

“现在才问是不是太矫情了？”林帅宇的手断续往上爬。现在可以证实一个真理：再正经的男人在“出事”后都会变得很邪恶。

“我爱不爱你呢？”方紫宁拿着那些爱的见证，自言自语地说，成功地让林帅宇不规矩的手停了下来，抬头看着她。

“你是爱我的。”林帅宇给她肯定的答案。

“是的，我爱你。”方紫宁拉低林帅宇的头，在他额上印下几个细碎的吻。一个对她一见钟情的男人，一个深深地眷恋着她，以她的喜好为第一，希望时时

可以看着她，把她当成他生命的全部的男人。她笑，他会陪她笑，她哭，他会把她抱进怀中任她哭。他会只爱着她，不让她伤心，不让她困惑，会一直等着她，会想她想到天明，会夜夜在梦中见她，这么一个男人，教她如何不去爱他哪！更主要的是——她也爱他！

“第一次见到你就注定我要爱上你，因为我的初吻已经为你付出，虽然当时我并不是很懂吻的含义，但你的吻让我喜欢到不可自拔。你还是很会利用自身的优点的嘛。”说着很感性的话，方紫宁还是忍不住地要糗林帅宇的出卖色相。

“喜欢是吗？”话说完，林帅宇再次封住了方紫宁的口。

以吻为誓，他们的日子会这样甜蜜下去，永远永远。

“我们的婚礼定在你入学前，好吗？”林帅宇征求方紫宁的意见。

“你肯定我会考上大学？”瞧他说的，好像她一定会考上C大似的。

“我对你很有信心，况且如果真的没考上，你可以复读一年，还不是照样要入学。”林帅宇早就计算得一清二楚了。

“我现在觉得自己还小，不应该那么早结婚，我觉得我应该乘自己年轻时多学点知识。”在知道他不是

“同志”后，在他令她曾经那么伤心后，方紫宁可不想乖乖地顺从他心意。她要让他焦急一下，虽然她爱惨了他。他还未见过自己的父母，更主要的是，他没有认真地向她求婚。结婚？不急！

“可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小了。”林帅宇焦急地说。明明她答应了嫁给他的，为什么突然又变卦了？他真的不想再过这种等待的日子。

“放心，再过五年，你才33岁。你没听说过‘男人三十一枝花’吗？”看着林帅宇焦急的表情，方紫宁在心里偷偷地笑着。方紫宁，你有虐待狂啊，居然这样虐待一个爱你爱到发狂的男人？！

“紫宁，你答应过嫁给我的。”林帅宇无奈地说，她还要虐待他到什么时候啊？

“我是答应过嫁给你，可没说什么时候嫁给你。”方紫宁无辜地眨着她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你想要我怎样做？”林帅宇妥协地问。

“你自己想想吧！”

10

在方家父母回来之前，方紫宁搬回家。要是让父

母知道她做了“坏事”，不知会有什么不堪想象的后果，相信任何人的父母都不愿看到自己的女儿“被骗”。还是生儿子好，生儿子可以去骗别人家的闺女，生女儿却担心哪一天女儿被浑小子给骗了。

“女儿，我们在我们回乡的时候去了哪里？”方母开始审问。每次打电话回来都没有人接，白天出去玩还说得过去，但半夜三更还不在家就可疑了。

“我没有去哪里。”方紫宁掩饰性地大口扒饭。

“真的没去哪里？”方母盯着努力扒饭得忘了挟菜的方紫宁问。

“老婆，你干嘛用审问的语气和女儿说话，女儿出去玩玩很正常啦。”方父可没有那方母那种危险意识，他认为女儿考完升大出去玩玩很正常。

“我去洗碗。”方紫宁站起来收拾碗筷，紧张得把碗碟碰得“砰砰”作响。

“女儿有问题。”方母看着女儿的背影说。

“你一向多心。”方父不以为意说。

门铃此时响了起来，方父走过去开门。

“你好。”打开门，迎来这么一句话。方父看着门外的棒小伙，他手上还提着一大堆礼物。会不会是敲错门了？是别家女儿的男朋友吧？真是好条件！上下打量着眼前的男人，方父不由得羡慕起邻居来了，邻居家的女儿肯定是倾城倾国，才能钓到如此“乘龙快婿”吧。

门外的林帅宇倒是大大方方地让方父评头论足地打量着，希望未来岳父会让自己顺利的过关。

看到门外的男人大方地让自己评头论足的，方父不由得更喜欢了。不管他是谁家的女婿，方父决定让他进来，最好误闯误撞成为他的乘龙快婿。

“请进。”方父欠身让他进来。

“谢谢！”林帅宇进来，把那堆东西放下，向方父方母弯弯腰，“伯父伯母，冒昧打扰真不好意思，我叫林帅宇，你们叫我帅宇就可以了。”

“别客气，请坐。”方母笑着说。这男人与她女儿的“问题”肯定脱离不了关系。左看右看，真是越看越满意，十足丈母娘看女婿的心理。

“谁来了？”方紫宁身上围着围裙，手上拿着抹巾出来问。

看着方紫宁一副入得厨房出得厅堂的主妇样子，林帅宇真的希望立即宣告，她为他所有。

方父开心地看着林帅宇，他似乎对自己的女儿很有兴趣，终于体会到“吾家有女初长成”的骄傲了，好欣慰啊！

“你怎么来了？”方紫宁走过来问。他没有跟她打声招呼就直闯进来，也不怕别人拒绝他入屋。不过话说回来，应该不会有人拒绝他就是了。

“原来你是来找我女儿的。”方父看着眼前的两人叫。

“老爸，你不知道人家是谁的就让他进来了？”方紫宁不可置信地盯着方父，他一向说治安不好，不要随便让陌生人进屋。虽然林帅宇不像坏人，但谁听说过坏人的脸上写着“我是坏人”的字样的？现在老爸真是要自掌嘴巴了。

方母看着丈夫一副有苦说不出的样子不禁偷笑，她岂不知他的心事？

“紫宁，去完成你的工作。”方母吩咐，她有话要盘问眼前的男人。

方紫宁倒了杯茶给林帅宇，便听话地进厨房洗碗，临走前朝林帅宇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别把他们之间的亲密接触泄露出来。

林帅宇回她一个坏坏的笑容，气得方紫宁牙痒痒的，又不敢发作地再警告他地瞥了一眼。

“我女儿这两个星期都和你在一起吧？”方母单刀直入地问。

“是的。我今天来，是想请两位把你们的女儿嫁给我。”林帅宇倒也爽快。

“我凭什么把女儿嫁给你？”方父这下高姿势了，终于可以一雪当年恨了。

“凭我爱她，我可以给她幸福，我会照顾呵护她。这些都是一辈子的事。”林帅宇庄重地承诺。

“好吧。”好感动啊！当初他怎么没想到这么感人的台词去感动他女儿的外公呢？

好一个至情至性的好男人，方母真是越来越欣赏他了。哪像当年方父的回答：因为你女儿喜欢我，我也喜欢她，我认为我们很合适。一点创意也没有，未来女婿的台词虽然有点老土，却是很感人的。

“我们对你一点都不了解，如何可以放心地把女儿交给你？”满意归满意，方母还是要问个清楚。

“我大紫宁十岁，家里父母健康。这是我的名片。”林帅宇简单地自我介绍，然后把名片递了过去。

嘎！他的女儿真的给他钓了个“金龟婿”：“中日集团总裁”？方父接过名片大吃一惊，他会看上她女儿？虽然他的女儿是最可爱、最乖巧、最贴心她的女儿——好吧，贴心是有点夸张了，不过为人父嘛，总认为自己的子女是最好的。眼前的青年是那种上流社会的人，理应找个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为何独独找上他们这种小康人家的小家碧玉？

“你大我女儿很多。”方母盯着林帅宇，看他的反应。

“所以我懂得照顾、疼爱她。”林帅宇镇定自若地回答。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上我们这种小康人家的女儿？”方父问。

“因为我对你们的女儿一见钟情，而所有的感情皆因来自她身上坦率的气质，毫不矫情造作的举止，扯动了我不平静了二十八年的心。”

活在上流社会也是一种悲哀啊！方父在心里叹息。像他们这种小康人家，生活平平淡淡的多幸福。知足常乐啊！

这男人毫不介意把他对自己女儿的爱说出来，方母也被折服了，她说道：“我答应把女儿嫁给你，也请你记住你今天说过的话。”

“我珍爱她如同珍爱自己的生命一样，一辈子都如此。”



双方家长见面，决定结婚细节。日子定了下来，方紫宁就快为八月新娘了。

她要嫁人了吗？在一年前，她连找个男朋友的想法都没有，没想到一年后就要嫁为人妇了。

方紫宁想不到林帅宇是用什么办法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说服了自己的父母，让他们决定把一个刚过完十九岁生日的女儿嫁给他为妻的。

“你到底用了什么办法让我老爸老妈答应？”方紫宁上到中日大厦的顶楼问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搬回家住的林帅宇。

“我花了两千万把你买过来的。”林帅宇说着笑。

“你说不说？”方紫宁夺过林帅宇手上的衣物扔在床上问。

“我不是说了吗？”林帅宇一副无辜的样子，眨着眼睛看着方紫宁。

“告诉你，你的婚礼只有新郎，我不会出现的。”方紫宁赌气地说。

“这样啊。”林帅宇说了一句方紫宁猜不了他想法的话来，然后脱下身上的睡衣翻衣柜找衣服。

方紫宁盯着林帅宇的背，不由得吞吞口水。她竟然开始怀念起他的身体来了，不会吧？她可不是女色狼，怎么会贪恋男人的身体呢？

“帅宇。”方紫宁控制不了自己的脚步走了过去，从背后环住林帅宇的腰，把脸贴在他的背上轻唤。

林帅宇感受到她的曲线正紧贴着他，拉开她的手回头来，托起她的下巴给她一记热情似火的吻，将方紫宁迷得七荤八素。

把方紫宁压在床上，林帅宇的唇沿着她雪白纤细的颈项而下，一路向下，在她雪白细致的肌肤上印下青紫，来到她总是抱怨不够“雄伟”的前胸啃咬。

天，她好想念他的身体。方紫宁无措地抓住床单，感受着林帅宇的热情挑逗。全身像着了火般燃烧起来。

“不可以。”林帅宇突然停住了所有的动作在方紫宁的身边平躺下来。

“为什么？”方紫宁风情万种地问突然停下来林帅宇，她感觉得到身体有一股难言的渴望，就像极度口渴的人看着水而不能喝那样痛苦。

“我们还未结婚，这是不可以的。”林帅宇吊着方紫宁的胃口，却也让自己难受得要命。为了顺利讨到老婆，他必须咬牙忍住自己的欲望。

“可之前我们也是没结婚就让它发生了的。”方紫宁趴到林帅宇身上说。

“我怕你会有孩子，到时该怎么办呢？”

“那么，我答应你了。”方紫宁如果知道这是林帅宇的诡计，打死她都不会答应。但谁叫她从迷恋他的吻开始，到现在迷恋上他的身体，所以，她只有投降地举白旗了。

林帅宇计谋得逞地覆上她，开始满足她和满足自己的欲望。

诱婚成功！方紫宁曾经说过他很会利用自身的优点，如果可以抱得美人归，自身优点何不好好地善加利用呢？想来也可悲，他林帅宇什么时候变成一个利用色相达到目的的卑鄙男人了？

没关系，只因她爱他，所以也爱他的身体，这有何不可呢？

“为什么要拒绝嫁给我？”林帅宇抱着像被喂饱的小猫一样的方紫宁问。能让自己的女人满足，应是任何一个男人都引以自豪的事。

“讨厌，你都没有向我求婚，就只会利用自身优点的诱惑我。”方紫宁痛恨自己经不起考验，只要林帅宇轻轻用身体诱惑她一下，她就投降了。

“我已经向你求过婚了。”

“那一次不算数。”她那时候是把他当同性恋，才答应他的，不算数啦。

原来是为这个，幸好他昨天看中了一个精致的钻戒并买了下来，现在正好派上用场。原来她在意的是自己没有正式向她求婚，这让他焦急了好些日子。

“亲爱的紫宁小姐，请你嫁给我，我愿意像珍爱自己的生命那样珍爱你。答应我，因为我会令你幸福一辈子。”林帅宇拿过床头柜上的钻戒认真地对怀中的人说。

“我答应你，我会让你幸福一生。”方紫宁终于达到要求地伸出手，让林帅宇把钻戒套到她的手指上，也顺带套牢了她的心，她的情。她相信他会像珍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珍爱她，会令她幸福一辈子，爱人与被爱真幸福！

“谢谢！”林帅宇动情地吻上她的红唇。

以吻为证，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开始的吻，就是他们互相倾心的见证，他爱她，而她也爱他，这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

爱与被爱的话题永远都是不老的焦点，小心地看看你身边的人，说不定会有另一个林帅宇正在用泛滥着爱情的眼神注视着你，仔细看清楚他眼底的深情喔！

尾 声

“帅宇，我报名参加秋季运动会的跳高和跳远项目，到时你一定要到场为我加油哦！”方紫宁高兴地对林帅宇说。C大的生活好精彩，而且运动高手如云，她要老公去为她加油。

“紫宁，你不能参加。”林帅宇手上拿着检查报告说。

“为什么？你说过我可以有自己的生活的。”方紫宁抗议地大叫。

“但你是否该为我们的孩子着想一下呢？”林帅宇拥爱妻入怀，安抚她的怒气。怀孕的人不适合发这么大的脾气。

“你说什么？什么我们的孩子着想？”方紫宁傻傻的问。

“你没感到孩子正在你身体内成长吗？”真是迟钝的母亲！

“你说我有孩子了？”方紫宁开心得几乎跳了起来。

“小心哪，爱妻。”林帅宇提醒得意忘形的方紫宁。

“我还在想为什么我的平原也开始争气了呢。”无

论是腰还是平坦的前胸，她变得丰满起来。原来，她的身体内居然有一个小东西正在成长呢。

“那是我的功劳。”林帅宇瞄了一眼她所谓的开始“争气”的前胸，邪气地笑道。

“你好讨厌。”方紫宁害羞地推开他。她的老公说话越来越露骨了。



秋季运动会开始，方紫宁只好站在跑道边为短跑的楚琳加油，身边站着她的帅老公。有孩子的事只让她高兴了半天，接下来的种种限制令她想发飙。今天林帅宇跟着来的原因就是怕比赛太激烈，方紫宁又会忍不住地又叫又跳，他可以在身边适时提醒她：快做妈妈的人要小心身体。

“唐悦，你来干什么？”方紫宁发现跑道对面的唐悦，大声地问，也使正在做准备运动的楚琳看到了唐悦。

唐悦投给楚琳一个自以为最帅的笑容，却被楚琳当成“花痴”。

“他们俩个是不是有火花？”方紫宁问身边的林帅宇。

“管好自己的事，别理太多。”林帅宇兴趣缺缺地说。他现在关注的，是这个就快做妈妈却没有一点像妈妈样的妻子。

“如果我没猜错，你当初的情人子平和那个长腿护士好像有一腿哩。”方紫宁又说。

不一定春天才是恋爱的好季节，若是有情，每一个季节都适合恋爱。就如唐悦与楚琳的恋爱发生在秋天，而何子平和他的小护士的恋爱却发生在冬天，愿林帅宇的好友可以抱得美人归。

“我们努力一点，说不定还可以生两个孩子做他们的花童。”林帅宇笑着说。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他那样喜欢婚姻生活，要楚琳嫁给唐悦做黄面婆或是子平娶长腿护士入围城，那还是很久以后的事。

让我们期待吧！

—完—